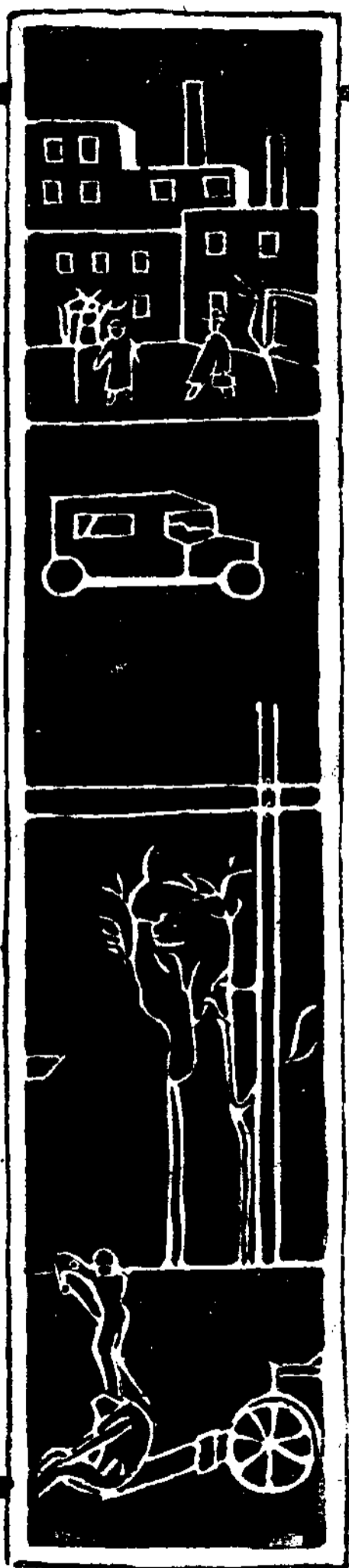


燕京月刊

第八卷

第三期



投稿簡章

1. 本刊以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文學三者並重。
2. 來稿不拘同學師長及校外友人皆一體歡迎。
3. 本刊以語體文為主但亦酌登文言文。
4. 來稿須示知真姓名及住址至發表時如何署名聽作者自便。
5. 來稿本部有增刪權其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6. 翻譯之稿須將原著之作者，書名，出版者及出版日期示知若可能時請將原文寄來。
7. 來稿請用方格紙橫寫，其無方格紙者亦請祇寫一面，抄寫須清楚，標點符號加於格內。
8. 登錄之稿以本刊為酬。
9. 來稿在五千字以上如不登錄時願退還者，請預先聲明。
10. 來稿請寄北平燕京大學月刊部。

——本刊備有稿紙，函索即寄。

燕京月刊第八卷第三期目錄

編者言		
爲東北事件告我全國民衆	公 武	1
蘇聯與東省事變	力 耕	11
化學肥料的製造和應用上的新發展	林卓園譯	20
化學肥料工業	林 卓 園	28
民族問題的新考察	S. F. 譯	35
論民權獨裁	烏梁諾夫	45
馬克斯底農業理論與實施	可 濁 譯	53
統治階級的說教者	樂 人	63
日本民族文學之概況及其民族性	傅 仲 濤	71
勝利的明天	冰 凌	84
晚秋西原道上寄葆章	胡 卡 遠	97
街頭漂泊的人(獨幕劇)	仲 剛 譯	98
洶 潮	和 泰	111
教 堂	漱	120
張資平戀愛小說概觀(續)	黃 煥 文	121
青年的進行曲	赫 赫 譯	128
寄給Ketsue	集 紅	129
滬游雜詩	屏 黛	131
湖濱詩稿	還	132

編者言

歷史的齒輪，永是向前推動的，我們須要把握着時代的潮流，而後方能走上正確的路途。現在已是轉變的時代，需要我們努力了，所以本刊爰以力之所及，盡量作此貢獻。

在過渡的時代裏，舊的意識，仍是反映着的。我們為求尋求各方之言論，所以各種本稿都盡量容納。資本主義內存的矛盾，日益銳化，已陷全世界於極度經濟恐慌之中，現在更由經濟的恐慌而動搖了政治基礎。主義者已失其欺騙的效能，所以反動政治適逢其時，重新登台，因而造成了東省事變。在進攻蘇聯，宰割中國的共同立場上，也不約而同的與日本帝國主義取同一步驟，所以從事變以來，日本得以步步進迫。中國的統治階級，也為了自身利益，與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以致世界現世界的分化，已成為兩大營壘了。一方面有少數的壓迫者的威權，一方面有大多數的被壓迫者的反抗。本刊謹執此觀點，應時代之需要，對東省事變，略作闡發。

事實的現象是最真實的，我們在帝國主義和統治階級的壓迫之下，我們為同情大多數民眾起見，願盡量描寫被壓迫者的呼聲，冀求時代轉來，人類進入真實的過程。

自東省事變以來，為忙於反日工作，碌碌奔跑，常日無暇，且原期於出自然科學專號者，至十一月底止，只收到林君稿件一份，所以只得將已收之他種稿件，彙集付印，以至延遲至今始克出版，不得已之處，尚祈同學諒之，至關於本刊之辦理，在何方面如有不適之處，亦望同學指教。

爲東北事件告我全國民衆

公 武

日本處心侵略，已積有年數，最近由萬寶山事件的挑撥，朝鮮的屠殺，以至中村事件的誣捏，現在竟悍然出兵佔領東北了。驚耗傳來，本月十八下午十時半，日軍突然進攻，佔領瀋陽，襲擊北大營，炮轟兵工廠，軍警繳械，官吏捕殺。砲聲隆隆不絕，糧秣場的大火，澈日澈夜未息。中國軍兵爲避免事件之擴大起見，一彈不發，着着退讓，而日軍反肆無忌憚，縱兵追逐，以至日軍二萬，進駐新民縣，打虎山，砲火轟擊，機槍掃射。同時并進兵佔領長春，安東，營口，遼陽，溝邦子，延吉五縣，相繼侵佔，洮昂，打通，通遼，洮索，瀋陽各路，均被佔據，破壞之鉅，甚難恢復。海軍則出旅順，取葫蘆島，連山灣，海港要塞，均被炸燬。南進更襲擊青島，而入濰縣。海陸兇兵，浩然數萬，砲火連天，碧血遍地，我民何辜，竟罹此浩劫！所以我全國民衆們，請驚起自覺罷！我們不能再徘徊歧途，我們不能再沉迷不醒！我們要看明東北的重要，我們要認清目前的事實，然後再來堅苦惕勵，以應付我們的環境罷！

東省面積，三十六萬三千七百方里，日本本部的面積，一十四萬七千方哩，相差幾及三倍。東省的人口三千萬，日本的人口六千二百萬，以日德二國的人口密度爲比例，則東省尚可再容七千萬人。

東省的原料，滿洲的產鐵量爲十二億噸，滿洲的產煤量爲二十五億噸，以此數估計，滿洲年可產熟鐵三億五千萬噸，足供日本五十年

至七十年之用，其價值，每噸百元，可值三百五十億元。撫順煤礦有油岩一種，產量約五十二億噸，含油量有百分之六，即以五十億噸，每噸含油量百分之五計算，亦可產煤油二億五千萬噸。東省的豆產，為世界第一，每年的產額為三千二百三十八萬餘石，佔世界總產額的半數以上。東省的木材，森林的面積為五億七千九百六十八萬畝，積蓄量達一百五十億石。數化的松林，森鬱蔽天，縱廣可達數百里。東省的農產，高粱，穀子，玉蜀黍，豆，大麥，小麥，水稻，旱稻，總共計之，種植的面積有一億四千四百餘萬畝收獲額一億八千三百餘萬石。東省的肥料——硫酸亞等，由滿洲製造，年可產一萬噸。其餘如棉蠶在東省亦佔重要位置，年產額可達數千萬元。

以上只以鐵，撫順油岩和肥料的產額計算，日人即可得五百億元，再加其他產物，當不下數千億元。

試再看東省貿易對日本的重要，民十五的調查，全中國總貿易額，十九億八千八百餘萬兩，內有六億四千八百餘萬兩為東三省的貿易，幾佔全國三分之一，這些東省的貿易有大半為日人所攫取。民十五的調查，東省全部輸出三億七十餘萬兩之中，南滿三港（大連，安東，營口）佔有二億九千九百餘萬兩，為東省全部輸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東省全部輸入二億七千六百餘萬兩之中，南滿三港佔二億四千八百餘萬兩，為東省全部輸入的百分之九十。南滿三港實都是操於日人之手的，尤以大連為重要。

再看日本在滿蒙的投資，依民十四的統計，日本國內銀行的存款和儲蓄，全部的總額不過八十八億三千五百萬元，民十六的統計，日本海外投資總額為十億九百四十萬元，其中投於中國的有八億五千六百萬元，為日本對外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五，其中東省佔有六億九千七百五十餘萬元，佔日本對中國投資的百分之八十，佔日本對外投

資的百分之六十。若再加日本對中國的政治借款，日本對華投資共有十三億之多，可知在貿易上日本對中國的關切了。

吉會鐵路，日人朝夕懸念，武力修築，現已全路動工，限三月完成。吉會路成，則滿蒙全土的軍事，經濟，政治都操於日帝國主義者之手了。我們可由田中內閣自己的口中看吉會路的重要。田中對滿蒙積極政策的奏摺中說：『且我固然必須實行新大陸政策故非急成吉會路不爲功，蓋滿蒙爲極東政治未完成之區域，我國終須與赤俄角逐於北滿平野者，就以吉林爲中心也。到時欲實行明治大帝第三期之遺策時，則以福岡，廣島二地之國軍，由朝鮮而入南滿，以制支那軍之北上，由名古屋關西地方之國軍，取敦賀海路而進清津，經吉會路而入北滿，另以關東地方之國軍，由新瀉出港，直至清津或羅津，仍依吉會路而猛進北滿地方，另以北滿道仙台各地之國軍，由清森及函館二港爲出口，而急進浦鹽，占領西比利亞鐵路，以直至北滿哈爾濱而南下，直迫奉天及佔領蒙古等地，亦可阻俄軍之南下，終於關西軍，廣島及福岡軍三面會合，分派爲兩大軍，南則把守山海關，以防支那軍北上，北則把守齊齊哈爾，以阻俄軍南下，則滿蒙之食料及原料等，皆可聽我自由取用，依吉會路而運內地，夫如是雖戰十年，我亦不恐食料及原料有不足之憂也。』『且大連港非我領土，如滿蒙尙未爲我新大陸之時，其經營上設施上頗多費手。萬一最近時期中實現戰爭之時，我日本須求滿蒙之富源，當由大連爲出口。如敵艦由對馬及千島兩海峽封鎖之時，我則不能攝取滿蒙之富源終必爲戰敗國。殊不知歐戰後之美國與英國暗合，每一舉一動而欲牽制我國對支那之施爲，然我國爲獨立計，不得不與美一戰，以警示支那及世界，且美有呂宋艦隊，與我對馬千島乃一葦水之遙，朝發夕至，如以潛水艦而遊曳於我對馬及千島之間，則滿蒙之食料及原料必不能供我益我。如吉會路可成，在南

滿北滿成爲大循環鐵路，其長春到洮南，長春到大齊到洮南，成爲小循環鐵路，可以四通八達，利我軍旅及食料運輸之便，是北滿富源之征服亦可確定矣。且其北滿之富源，經吉會路越海而運至我敦賀，新瀉等港者，敵潛水艇必無有能力侵入我朝鮮及日本海峽，從而戰時之交通經濟皆可自由獨立，所論日本海爲中心國策者此也。』『我日本爲欲自保而保他人，必欲以鐵與血方能拔除東亞之難局，然欲實以鐵與血主義而保東三省；則第三國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動起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向之日俄戰爭，實際即日支戰爭，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與日俄戰爭之意，大同小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反。』『蓋我日本唯望吉會長大二路速成，則食料與原料便可自給自足，不論與誰戰皆可自由自在。斯時也我之對滿蒙交涉，不論何事，支那政府懼我設備之周至，必然畏我而從我。如欲完成明治大帝第三期滅亡滿蒙之計畫者，唯此吉會長大二路之成功耳。』我們夙夜驚心，豈敢忘懷！吉會鐵路沿線的權利，也有非吾人所能想像得及的，田中的奏摺內說，『更將其沿線之權利而言，乃吉會路如成，皆可自然附隨爲我國之權益者，如吉林至會寧間在敦化方面之木材產額，依我參謀部與南滿鐵路之調查，確有二億萬噸之鉅，雖每年伐採百萬噸，由吉會路輸入我國，則二百年繼續伐之，亦不能盡。此雄大之森林，足可救我日本二百年間不受木材饑饉之危，亦可驅逐美國產松材輸入我國也。我國現時每年消用美國木材，均須八千萬元至一億二千萬元，在該吉林有如此之森林，我國雖詳細調查至再，皆不敢公表世界，因恐美國每年供我如此多額之木材，如被赤俄或支那知我

利用吉會路線，欲開發吉林間島間之木材庫之時，必然煽動美國，出而干涉我吉會路之成，亦恐美國材木家必能重金買奉天政府，先買定其吉林森林權，以保其美國材木對我輸出之保護策，亦可制東亞材木之權能，不啻制我製紙界之死命，故我國既將其調查之真相，不敢出表於世界矣。……且吉林之森林，如以至少爲二億萬噸而計算，每噸得利益五元而論，則吉會路之成立，我國可以不勞而得十億元之森林利權……另有新邱大炭礦，其埋藏量有十四億之多，其質駕撫順炭之上，而土層多爲硬石質所成，便於開採，且頗合骸炭抽收之用，我可取之爲抽收煤油，農肥，化學各用藥，以供我用并可擴販路於支那全國。是吉會路之成，則此新大炭礦，我不勞而得之權利甚多，足與撫順炭礦相呼應。且藉此大炭礦之勢力，而征服全支那之工業決非難事，單以新邱大炭礦而論，如以吉會路取其良煤炭於日本者，每噸至少亦有五元之利益，如用之以化學工業，抽收其副產者，每噸至少亦有十六元之利益。蓋新邱炭質頗合骸炭抽副產之用，按每噸平均以十五元爲利益計，共可得二百億元之利權，此莫不因吉會路而副帶之利權也。其他如牡丹江流域之大金礦，以及其附近之森林，亦可依吉會路之交通而開拓之也。』吉會路有如此的重要，含如許的寶藏，所以日人急急侵略，而中國人竟淡漠視之，殊可痛惜。按清津至會寧只三小時，會寧至上峯只三小時，豆滿江岸至龍井村也只三小時，晨發日本海岸，夕可到間島中心，所說六十餘小時，可將北滿富源突破的，都是吉會鐵路之力，所以吉會路若完成，則滿蒙全土淪亡了。

南滿鐵路，全線共長六九八·四英里，爲吉遼二省的陸運中樞，其經理機關滿鐵會社，掌理南滿一切政治，經濟，社會事宜，和東京取直接的聯絡，并直接統轄撫順煤礦和鞍山製鐵所。日本對於滿鐵會社的投資至民國十七年三月底止，總額共爲日金四億四千萬元；民國十七

年的獲利達四千萬元，較遼寧全省的收入尚超過一千萬元。田中奏摺中對於南滿鐵路的關心曾作如下的申說，『奉天政府，邇來首以軍事的見地而開通打通路及吉海路，然在支那政府雖不曉經濟的，而專以軍事的建築打虎山至通遼及吉海路者，在我國則因此二路之完成，其對滿蒙之國防及經濟則受多大之打擊，而南滿鐵道之利益亦頗受損，是故對支那提出強硬之反對也。然此二路之被支那所完成者，初因出先官憲及滿鐵當局等，誤算奉天政府乏力可及此，故事前未甚注意，及後欲強阻之，其路線已成矣。加之又有美國人利用英國資本家，欲投資開築葫蘆島港，因此第恐支那政府受迫，將打通，吉海二線牽入英國資本，反增長我在滿蒙之勁敵，故付之似有似無，唯待有機會時，而再向支那政府解決打通吉海二線問題也。拾聞奉天政府之計畫，欲由打虎山起至通遼，更至扶餘而至哈爾濱為終點，使在北京出發，不由南滿及東清二路，由自己之路線可達北滿之哈爾濱，更為最恐人之計畫者，由奉天起點至海龍，由海龍至吉林經五常而至哈爾濱，依如上之計畫，用左右二線包圍我南滿鐵道，而我南滿鐵道受支那此二線之包圍，幾成為小區域，因之我對滿蒙支那政治經濟之發展，悉被制限及減少。』睹此可知日人此次佔據滿蒙，將打通，通遼，洮昂，吉海，瀋海等路嚴破壞的意義了。

大連港為中國第二港灣，地位僅僅次於上海，其內部既可以和南滿鐵路網相聯絡，外則可以和中國沿岸，朝鮮和日本各口岸通航，大連的定期航線三十餘路，每月平均配船三十萬噸，加遠洋航線可達五十萬噸。其中的貿易幾全操於日人之手，據民國十七年度的統計，大連港出入船舶共七千七百四十九隻，載重一千二百四十五萬噸，內中五千三百一十三隻，八百三十三萬四千餘噸為日本所有，約佔全數三分之二。

以上是由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觀察東省地位，對中國對世界

的重要，而爲吾人所不能輕視的。

六、帝國主義者以資本主義內含的矛盾，對內榨取既盡，勢不得不向外侵略，以維持牠自身的生存，這是列強侵略中國的原因。我們先由日本觀察，日本失業者日漸增加，最近可達一萬萬人，今年皇家人口統計，日本極貧人民達二千萬，佔全人口四分之一，而土地統計，皇家可佔農田之泰半。資本急遽集中，全國一百數十家銀行，經吞融合併而爲數十家，工業的資本多集於三井三稜之手。大正九年「一九二〇」調查，日本總人口五千五百八十四萬九千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被統治者。日本耕地面積，六百〇四萬九千九百〇五町又十分之七（每町約合中十六畝），其中百分之四五，八三爲佃戶地，百分之五四，一七爲自耕地，佃農的戶數佔總戶口的百分之六二，所有的土地却只有百分之八，九。自耕農的生活也非常困苦，目前的趨勢，自耕農和土地日少，而大地之主義中，租米佔收穫之半。所以農民生活困難，負債者多。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調查，日本農民不動產的抵押債務有二十五億元，動產的抵押債務也有二十五億元，日本農民人口二千五百萬，每人負債二百元，所以農民和地主爭議的案件日益加多。日本全國的智識階級也不能謀出路，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日本主要府縣的畢業生共五千一百〇九人，就業者只有千分之三十九，同年全國大學專門學校畢業生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一人，就業者只千分之五十九。他們的俸給，大正十四年的調查，五十元以下的佔百分之七十，五十元以上的佔百分之十四，七十元以上的佔百分之十六，似此社會基礎動搖，國家焉能安定。所以年來日本經濟恐慌，金融大緊縮，統治階級爲苟延其殘喘，乃加大國內之壓迫，而對外則實行大陸政策，滅高麗侵滿蒙，武力佔領，強迫築路，以至於今，滿蒙殆盡入於日人之手。但事實之進展并能不盡如其意，日本苦蓄經

營，侵略數十年，對東北的移民，鼓勵，誘迫，連朝鮮境內間接的移植，至今不過三十萬，而冀魯豫的人民，移徙避難而去者，自民十六至民十八，三年之間即超越二百萬人，日人所得的只是表面的政治地位，經濟基礎則全操於中國人之手。且近年來東北軍人，為個人的利益，亦開闢葫蘆港，修築吉海，瀋海，打通，通遼等鐵路，京平航空，平吉通車，美國資本，源源輸入，致使日人利益岌岌可危，南滿路和大連港，無形中失其效用。且國人猛醒，羣起自為，日人雖悉力經營，滿鐵會社實行產業合理化，舉行經濟大緊縮，但仍不能少煞其不景之氣，所以國內政治乃由中立緩和而趨極端反動，最近武人當政，文治派退出，於是狼子逞野心，東北的殘殺便暴發了。——這是此次事件由日本方面觀察所形成的原因。

帝國主義者的內部矛盾，和帝國主義間的相互衝突，有如物體的加速運動，是日益深刻化的，十九世紀之末，歐美各國，國內的榨取既盡，弱小的民族分割亦完，他們便轉而東向，揭破清代的腐敗，而爭相割據。迫至歐戰，各國因經濟的衝突無法解決，所以便又舉行殖民的重分割，而訴諸武力。大撕殺已過之後，各帝國主義者為恢復其原狀，為扶植其勢力，對內則加甚對勞動者的榨取，厲行其理化運動，使同時間內，每一勞動者的生產力加大三倍，取其剩餘價值，用以對外競爭，以維持他們資本主義者的階級利益。對外則互相勾結，準備作再一次的大撕殺，所以從歐戰以後，有英法的聯合，有意美的聯合，有英日的聯合；有德法的衝突，有意法的衝突，有英美的衝突，日有美的衝突，最近意德聯合欲攻法，而日本的東北侵兵，勢將引起日美戰爭。軍兵兇兇，風雲萬變，第二次的世界大戰又在目前了。

各國的經濟，經歐戰的鉅創以後，產業破壞殆盡，德奧破產，英法亦喘喘未息，獨美國以債權的資格，擁新興的資本主義，數年之間，浸

浸陵駕英國而上，如坎拿大，南美，印度，南洋，滿洲和中國內部，都遍有美國金元的足跡，儼然侵及英國的霸權，所以英法轉有聯合之勢，而法國爲防德國的報復，乃急急組織歐洲經濟大聯盟，金融資本日見集中。所以近年來擾攘於歐陸之上的，軍縮問題之外，卽爲德國的賠款。但經濟的演進，至於二十世紀，已成爲世界經濟，德國的經濟恐慌，誓必波及於英美的金融，所以對德戰債初則有道威斯計畫，再則有揚格計畫，終因爲今年的經濟大緊縮，而暫停繳付一年。美國雖以新興的資本主義國，也無法維持，一九二九年冬，芝加哥市政無款處理，紐約街股票大暴落，商業凋蔽，失業者增多，美政府及胡佛都失其應付的對策。以至於一九三一年，全世界的經濟都普遍的恐慌了，帝國主義者的兇焰，不能不作最後的拚殺，以謀基崑崙，所以意德對法岌岌備戰，而日本竟對東北出兵了。

各國的政局，自歐戰以後，因經濟的恐慌，失業的加多，統治階級不得不持妥協政策，以社會民主主義者出而緩和急進的羣衆，但時代是急轉直下的，階級的衝突，也只有日益加深，社會民主主義者，既失其妥協的效能，又露其欺騙的面目，而統治階級又不能不維持其本身利益，所以反動政治，迴光反照，保守主義者，便代社會民主主義者起而作最後的掙扎了。如德，意，西，奧，及中國皆有法西斯蒂化的傾向，英國政治也由工黨之手而轉入保守黨之手，日本武人派代文治派而對中國出兵，政治銳化，日趨激烈。這就是國際的情勢，所現示於吾人之前的。

中國國內，從外資侵入以後，政治即現二層化，有軍閥官僚的政治，有指使軍閥官僚的帝國主義的政治。民國以來，一切的政變和戰爭，無一不有帝國主義爲其後幕，所以今日的中國，東北西南和中原，都有日英美的政治爲背景，保護着各該地的官僚軍閥，以維持他們的

利益。中國的軍閥官僚，實與各帝國主義者有相同的利害，他們已不是代表民衆的利益，而是代表資產階級本身的利益，所以外交部長重正廷，因締結密約，而被學生所敲擊；失地的長官，以不願作戰，而受民衆的申責；東北的土地人民，被日人侵略屠殺殆盡了，而政府尚巧言鎮靜，取無抵抗主義。頻年內戰，屠殺的都是勞苦民衆，軍閥只造成了自己的地位，冰是爲災，民衆已輾轉於溝壑之中了，而苛稅雜捐，官僚仍極盡其揮霍。我們可知民衆的利益，只有民衆自己去擁護；軍閥官僚已不顧及民衆的利益，而走向帝國主義的戰線了。這是目前的事實所照示於我們的。

所以我全國的民衆們，請驚起自覺罷！東省是我們的富源，我們數千萬民衆維持生活的場所，不能讓日帝國主義者任意宰割的。我們要團結民衆，組織民衆，以與萬惡的日帝國主義者作爭鬥。列強的壓迫，日日加甚，豪紳軍閥，也都走入剝削階級，爲今後計，只有聯合全世界被壓迫民衆，起來反抗統治階級，是不能得到出路的。我們反抗日本，同時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要打倒一切帝國主義，須先推翻國內豪紳軍閥資產階級的統治，然後再以我們自己的力量，建立民衆自己的國家，這是我們當前的責任，是不容忽緩的。

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蘇聯與東省事變

力 耕

自從東省事件發生之後，世界各帝國主義者已深切地注意，并且對日本帝國主義取一種暗地監視的態度。然而，世界上唯一異體性的蘇聯對這事件又取什麼態度，作怎麼觀察呢？這確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固然，在我們這思想與言論受着重重東縛的國度裏，關於這方面直接的消息與材料還極不易得到，但是只就我們已有的材料，稍加一番分析，也不是無益的事吧。

二十八日北平晨報載：『某機關接莫斯科電訊，廿四日我國莫代表晤加拉罕，談及日本此次對華舉動，加氏頗不謂然。……大致謂係帝國主義計劃之實現。……認為帝國主義陰謀之表現，且謂日本已準備多年，藉詞出兵，意在握得東三省政治經濟實權，並向蒙古方面擴張勢力云云』

又伯利太平洋星報二十一日載『日本佔據北滿案』一事，謂日本并未向中國宣戰，竟派兵佔據瀋陽等處，其目的不僅佔據北滿，且亦擬進佔內蒙。……』

同報廿九日載：『南京廿七日電，莫斯科電，日本侵佔東省後，蘇聯黨政各報，連日均有評論，茲特彙摘如下：日本帝國主義對滿洲軍事行動，準備已數年，並非意外之舉。…日本帝國主義（一）欲使中國放棄競爭路線之建築而易以日本新建築權，（二）欲解決商租權，（三）

欲使滿洲形勢上脫離中國。故日本今日之行動，無非欲達到其帝國主義獨佔之目的耳。』

總括以上幾段消息，我們可以看出蘇聯對於此次事件的觀察有之點：(一)是帝國主義陰謀之表現，(二)是日本帝國主義準備多年的計劃，(三)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握得東省之省政治上經濟上的實權。

三

自從世界資本主義走入戰後第三期，資本主義經濟恐慌，迅速地由『繁榮』的美國，傳遍了全部資本主義世界；它再明顯沒有地表現資本主義沒落的趨勢，表現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極端尖銳化。

日本帝國主義自從金解以後，通貨急激地減少，物價顯明地低落；這一面是一九二七年經濟恐慌的繼續，一面也是受了全世界經濟恐慌。尤其美國經濟恐慌急劇的影響。隨着工業危機進展的，更有農業恐慌；農業生產久已入于停滯狀態，農業人口不但不見增加，反而有時現出減少。

這樣全國普遍的危機，在失業上表現得更加明顯。失業已經不是暫時的週期的現象，而成了永久的慢性的病態。經常的有百餘萬產業預備軍輪流着在街頭上徘徊，費盡了力量也找不出半點工作。一面有大批賣不出的貨物存積在堆棧內，任其腐爛，任其破壞；一面却有百萬的人口生活在飢餓線下，找不到職業，日本帝國主義本身已無力克服這致命的矛盾。

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制度必有的現象，在戰後資本主義恐慌的第三期中東瀛種恐慌，却深入了資本主義的骨髓，撼動了資本主義最下層的基礎。因資本主義當然也逃不出這一個法則。

當日本資本主義走入全國普遍的危機，它也未嘗不尋求解決的辦法。它一面步着其他帝國主義後塵，迅速地實行產業合理化，以擴緊

向國內無產階級剝削，一面更急激地向殖民地侵略，吸吮殖民地勞動大眾底血汗。國內工人底工作時間提多了，工作強度加強了，工資降低了；同時朝鮮台灣底主要經濟機關也壟斷在日本帝國主義手中了。但是仍然解決不了國內的危機，仍然克服不了國內矛盾；而且結果適得其反。

產業合理化的結果，使佔人口最大多數的勞動大眾底生活更加惡劣化，更加貧窮化；同時大批工人從生產過程中掃蕩出來，形成廣大的產業預備軍。因而羣衆的購買力益發減低，市場的含量益發縮小，生產力與購買力間的矛盾也益發深刻尖銳。另一方面，因資本進攻的加緊，失業工人的擴大，大多數工人都生活在飢寒交迫之下，不能不走鬥爭的路上，使階級對立更加激烈緊張。無論統治階級怎樣施行白色恐怖，怎樣向革命運動壓迫，但是經濟罷工以及政治罷工的次數與範圍却不斷地增加擴大。在農業方面，地主因資本主義合理化帝國主義政策之結果，蒙受了損失，他們想從佃農身上更多的榨取，來轉移其租稅的担負，這樣隨農業危機的發展，日本農村中的階級鬥爭也呈現了從來未有的緊張與尖銳。主佃的爭議，常帶有暴動化之傾向。到處的農民暴動，不但佃農參加，幾乎把全部農民捲進來。日本帝國主義國內的階級鬥爭，已經伸張到極窮僻的鄉村，已經達到極端的緊張！

日本帝國主義向殖民地進攻與榨取的加緊，固然暫時地維持其寄生的頹廢的生活，然而同時也引起殖民地民衆——尤其站在革命前線的無產階級——更激烈的反抗。朝鮮自從轟烈的偉大的光州學生事件發生以後，革命運動已經蔓延于工人及農民。紡織會社數千工人的罷工示威，南韓全州各地農民暴動，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工農漸漸成爲革命的主力，革命的勢力迅速地澎漲進展。台灣工農的左傾，更是非常明顯的事實。前年碼頭工人的罷工，煤礦織布廠的工人鬥爭，農民

的抗稅運動，以及去年堅持經月的農民大暴動，在在都表示在白色恐怖下的台灣工農的鬥爭，正在一天一天向前進展。

日本帝國主義在這兩種威脅之下，感到極端恐懼與不安！當然，它不會因此放棄國內無產階級的剝削與殖民地的侵略，但是它也不能不在另一方面尋求新的獨佔市場，新的剝削對象，好使它在國內有喘息的工夫。這一次東省事件，就是在這一目標之下產生的。因此事件而蒙受最大不利的，自然是中國勞動羣衆，他們將要受更大的壓迫與剝削！

正在這全世界資本主義普遍危機的當兒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却一天比一天鞏固。五年計劃已經順利地過去二年半，在這二年半中，大部成績都超出原來計劃，最近更有「五年計劃四年實現」的成功。集體農業也迅速的發展，并且大大地顯現出它的優越性；大部農民對於社會主義已經有了極堅決的信仰。這樣偉大的成功，無疑地給與世界無產階級——尤其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以極大的刺激，使他們認清了自己的使命。蘇聯的存在，于世界帝國主義有直接的不利；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功與發展，愈使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困難。所以，世界帝國主義經濟恐慌愈加擴大深刻，進攻蘇聯的要求則愈加迫切。一面他們要把這佔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變成他們獨佔的市場，一面他們要破壞了這世界革命的策源地！日本帝國主義是進攻蘇聯的東方主力軍，在這一世界帝國主義總目標之下，也當然更有佔據東三省，以爲進攻蘇聯之準備的絕對必要！

所以，這次東省事件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帝國主義陰謀的表現。是資本主義走到沒落階段，在進攻蘇聯與重新分割殖民地兩大目標下必然發生的現象。

自從東省事件發生以來，中國政府一面持着「鎮靜」與「無抵抗」的政策，一面向國聯求援，向美帝國主義乞憐。中國底名流教授也三日一向國聯宣言，五日一向美帝國主義通電，請他們趕快出來作這一筆好生意。但是，蘇聯對於這一方面的觀察如何呢？

據大公報載：『莫斯科九月廿一日蘇聯社電，『消息報』評日次侵略滿州事件稱：『日軍佔領滿洲，並未引起國聯大會或華盛頓方面絲毫抗議的形式，頗足表示一種特性。日內瓦方面認日代表之宣言為滿意，而美外部則聲明日軍隊之行動，與非戰公約并無任何抵觸。觀此便得一種印象，以為日本舉動事先曾得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同意。』據『真理報』稱，發起非戰公約各國對日本帝國主義之舉動無隻字反對，故對於自身之工作，不啻自睡其面。國聯為和平工具之價值何在，以及非戰公約為新戰爭之保障如何，今已使全世界得一明白的警告矣！』

又載：『莫斯科九月廿八日合衆社電，『真理報』稱，『在國聯會員國領土為另一會員國軍力佔領時，國聯機關當局竟擁護強有力方面。』

北平晨報廿七日載：『莫斯科廿五日電，蘇聯真理報對日兵侵佔滿洲，本日發表評論云：『國際聯盟有通告兩國撤兵之決議，乃係對弱小民族及被壓迫之國家一種掠奪之武器。國聯如此不顧羞恥之舉動，可與日本帝國主義者之答復同為一邱之貉。在國聯會議中西西爾爵士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武力侵略之動作，不自隱其同情之流露，』

表面上，國際聯盟是維持國際和平，防止國際紛爭的機關，然而在骨子裏，它却是世界帝國主義者底分贓機關，是這世界帝國主義掠奪的合法組織。在這裏面，因為各帝國主義間勢力的均衡或競爭準備的不充分，有時也保持暫時的和平；但是，當各帝國主義間分贓不均，

就立時顯現出不可掩避的裂痕。國聯除了欺騙與蒙蔽而外，不能更給弱小民族任何東西！在世界帝國主義積極準備進攻蘇聯的目前，它更作了這件任務下的掩護機關。這樣醜惡的國際組織，讓我們底大人先生，名流以及教授們去崇拜，擁護，跪下求援，我們却沒有這些空閒時間！

甚至所謂「非戰公約」，也是與國聯等價的鬼把戲！它不過是美法各帝國主義者在「和平」假面具掩護下準備更大的戰爭的一種手段。它除了表示着各帝國主義間，更緊張的錯綜的矛盾與欺騙國內無產大眾而外，再無其他意義和用處！

非戰公約發起者與擁護者的美帝國主義怎樣呢？

美帝國主義自從本身也遭遇了危機，尋覓獨佔市場的勢力益加急進，打破其他帝國主義者勢力範圍的企圖也益加緊張。這種努力與企圖的最好對象，自然落在我們這老大的中國身上。然而，中國已經有英日各帝國主義者正在角逐，他們決不能再容進美帝國主義者的發展，於是形成美帝國主義者與英日帝國主義者間在華的衝突——日美在滿洲的衝突就是這些矛盾中最明顯的一面！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公然武裝佔據東三省無疑地要給美帝國主義者很大威脅，給使她在滿蒙大量投資的企圖完全破滅，所以美國對這次事件的極端注意，是勢所必然的。就目前情勢來看，美國雖不馬上出而實力干涉，但正可利用過剩的資本供給我們政府的『對日宣戰』，時機至時，便可更出面正式『援助』中國，反正『非戰公約的旗子早就做好的。』

三

國際經濟生產力日益加大，但是販賣市場，原料供給地，投資的範圍却已瓜分殆盡，因此資本主義在發展上更加感到困難，更要求而且企圖將全世界殖民地重新分割一番，換言之，也就是準備着新的掠

奪殖民地戰爭。帝國主義的經濟競爭，無疑地要反映到軍備擴張的角逐。

此次日本帝國主義者武裝佔據東三省，就是帝國主義進行重新分割世界殖民地的信號，也就是準備大斯殺的先聲。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戰爭當中直接蒙受犧牲的是世界勞動大眾：數百萬在戰場上犧牲了性命毫無代價地——二千多萬在戰場上受傷殘廢，要終身在痛苦與貧窮中討生活！戰爭終結了，一切生產與財富都破壞不堪了。而負起這恢復生產的重担的也是勞動大眾。他們受着更緊張的剝削，他們底生活更加惡劣，大戰的一切損失與破壞，都轉嫁在他們身上！

帝國主義者經過了這幾年的休養與準備，戰具與戰術都有了更新的發明與改革，無疑的，這一次大戰的損失與破壞更要千百倍的厲害。換言之，世界勞動大眾遭受的痛苦也要更加深刻，他們底地位要更加惡劣！

于，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她當然要堅決地反對這掠奪殖民地的，于無產階級本利的戰爭。

所以九月三日大公報載：『莫斯科九月廿八日合衆社電，……滿洲發生之事件，除謂爲確切的戰爭外，不能加以任何其他名詞。蘇俄公衆愛好和平，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者對弱國施行強暴。……』

又回報廿八日載：『莫斯科九月廿六日合衆社電，蘇俄政府機關報「真理報」社評稱，蘇俄人民對日本軍侵略滿洲行動，完全與中國同情！』

北平晨報廿六日載：『莫斯科電蘇聯工人視日本佔據滿洲，爲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壓迫。並謂中國工人在日鐵蹄之下，全世界工人莫不表同情。……』

周報二十七日載：『莫斯科二十五日電，……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正圖謀毀滅中國之時，全世必羣起維護中國之革命。蘇聯勞工時時注意中國工人奮鬥，表示萬分同情去。』

蘇聯的存在和發展，總使世界帝國主義者提心吊胆，不獨他日安寧。爲奪取世界革命的權力中心，各帝國主義于開始戰爭以前，必然的要努力顛覆蘇聯無產階級政權。換句話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營陣敵對的世界大戰，必然爆發在各帝國主義相互間的世界大戰之前。我們看見這次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再地向蘇聯挑撥，更證明這一個分析的正確。

東省事件發生之初，蘇聯即加以極大的注意與戒心。例如：

大公報載：『莫斯科蘇聯社電，……但此舉將使在華各帝國主義者之敵意，更臻綿密化。……則彼等之衝突亦將愈甚。蘇聯對今後遠東戰爭危機新舞台之發展，將予以密切之觀察。帝國主義者爲掩藏其侵略策計，或將取反俄挑戰之威脅：』

又載：『……蘇聯對於中國甚表同情，認爲此事關係重大，于遠東現在之局面，蘇聯有重大戒備心。』

九月二十八日北平晨報載：『海參威電，……蘇聯現在責任惟在嚴重注意滿洲事件之發展，與本國疆界之防衛云。』

又同報二十三日載：『東京二十日路透社電，滿洲里傳來消息，謂蘇俄軍隊，因此次中日紛糾(?)事件，爲增厚邊防起見，已漸有移動。』

四

北平晨報九月二十七日載稱：『莫斯科二十五日電，日本帝國主義決定以槍砲利刃施之于非其屬地……中國與日本之勞工階級徒供其使用，使其取得新租借地，以增進日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掠奪，可剝削

中國之主權。……蓋英帝國主義亦有與日同樣之野心，欲保持其取得在中國之特殊權利，國際聯盟會會員固欲一試捲入滿洲問題之旋渦，藉參與掠奪行爲。……因美國資產階級原欲中國全部成爲美國之殖民地，美國現正準備引起太平洋上之世界第二次大戰。中國國民黨政府在蔣介石及其他黨員領導之下，願忍住極度之屈服，誤與日本妥協，此種政策之結果，必致飢荒貧困屈服，受帝國主義之暴行，種種干涉，實施軍事行動，以致中國之瓜分爲止……』

事情已經萬分嚴重，以中國爲戰場的世界帝國主義掠奪戰即要爆發！

最近，在日帝國主義直接揮之下，吉林與遼寧的新政府已經宣告成立了，這證明着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已經公開地與帝國主義者勾結，出賣民族的利益！我們熱血的青年應當堅決反對！

爲求我們民族的解放，我們要喚起佔人口大多數的勞苦同胞，內致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任何帝國主義者都靠不住！——同時肅清國內的帝國主義工具走狗！

熱血的青年朋友們，重擔已經放在我們底肩上，我們有沒有負起的勇氣和決心？！

10,4,1931。

化學肥料的 [製造和應用] 上的新發展

林卓園譯

「寫在譯文前面：我國食糧缺乏，危險萬分，稍知國內情形者，莫不以增加生產為吾國目前刻不容緩之圖。孫中山先生對於農業問題，曾提出增加生產方法七項，其第二項即肥料問題也。吾國每年由英德日等國輸入化學肥料甚多，不但漏卮甚大，並且異常危險（另為文論之），是以化學肥料之研究，乃國人習化學者重要工作之一。此文為美國化學家洛斯氏 William H. Ross 所作，所論各種方法，頗為新穎，爰譯之，以供實業家之參考。」

銨化過磷酸鹽類 Ammoniated Superphosphates 肥料工業最近的最有趣味的發展就是過磷酸鹽類的銨化。過磷酸鹽能夠吸收銨，不是新近發明的，不過最近才把這種道理應用在過磷酸混合肥料上面罷了。近來綜合銨氣價值低廉，所以才有銨化過磷酸混合肥料的可能，否則成本過重，不很合算。

過磷酸鹽類吸收銨氣的化學作用，華盛頓化學土壤局的雅各 Ta_cob, 喜爾 Hill. 洛斯 Ross, 累得 Rader 和杜蓬忒銨氣公司 Du Pont Ammonia Corporation 的淇內 Keenen 諸人都已研究過，照這些人研究的結果，銨化後的過磷酸鹽包含着硫酸銨，一銨磷酸鹽，一種或一種以上的磷酸鈣或者一點在過磷酸鹽裏原來有的鐵，鋁磷酸鹽和沒有分解的岩石。銨化過磷酸鹽所包含的一鈣，二鈣，三鈣磷酸鹽（註一的多少，同過磷酸鹽所吸收的銨氣的多少很有關係；如果所吸收的

變氣是2%，那末所包含的，是一鈣，二鈣磷酸鹽，三鈣磷酸鹽很少，或者沒有；如果是4%，那末所包含的是二鈣，三鈣磷酸鹽，一鈣磷酸鹽很少，或者沒有；如果是到最高限度的6%，那末所包含的多是三鈣磷酸鹽，也許有一點輕養鈣磷酸鹽，至於一鈣磷酸鹽，那就很少，或者完全沒有。

鈣化過磷酸鹽所吸收的鎂如在2%左右，牠在官定的檸檬酸鈣溶液（註二）裏的溶化度，只減低一點，溶化度的減低，我們由牠的組織可以看得出來；如所吸收的鎂漸漸增加，牠的溶化度也跟鎂漸漸減低，到最高限度的6%的時候，「不溶解於檸檬酸鹽」磷酸，就差不多有6%或者多於6%。

照豪斯Howes和雅各Jacob研究的結果，在高度鈣化過磷酸鹽類裏頭所包含的「不溶解於檸檬酸鹽」磷酸的分量的多少，跟着下面三個原因，變遷得很厲害，這三個原因就是：（1）分析用的樣物的多少，（2）檸檬酸鈣溶液的酸度，（3）浸漬 Digestion 時間的長短。溶解度跟着分析用的樣物的多少而變遷，對於這個分析，有特殊的意義，比如分析用的樣物由二克減至一克時，在高度鈣化過磷酸鹽裏頭所包含的「不溶解於檸檬酸鹽」磷酸的分量可以減少一半以上，假如過磷酸鹽沒有鈣化或者轉換的話，那末分析用的樣物雖然由二克減至一克甚至減至半克，對於「不溶解於檸檬酸鹽」磷酸的分量也不會有重要的影響。

混合肥料裏平均包含50%的過磷酸鹽，由此推算，兩克的樣物大概有一克的過磷酸鹽。假如此種混合肥料裏的過磷酸鹽是鈣化的，那末「不溶解於檸檬酸鹽」磷酸同磷酸總量的比例，要比由原來的鈣化過磷酸鹽所得來的比例低，這種比例並且跟着混合肥料裏的鈣化過磷酸鹽的分量的多少而變遷。這樣看來，這種方法應用在這種東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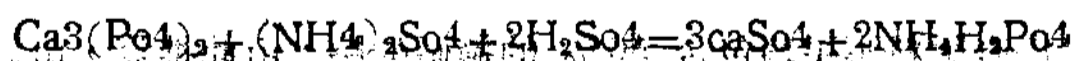
面，似乎不很妥當。

前季有好些個州立農事試驗場做了很多和植物生長有關係的試驗，照他們的報告，這種用官定方法分析，認為是鈣化過磷酸鹽類裏頭的「不溶解於檸檬酸鹽」磷酸，有一鈣磷酸鹽的75%的實在效用率，這個效用率，同溶解度相同組織相同的其餘的物質的已知用率相符合。

用現在官定的方法測量磷酸鹽類的效用率，所得的結果，不但是跟着在肥料混合物裏的鈣化過磷酸鹽的分量的多少而變遷，并且分析類似的物質所得的結果，也不能十分同農事試驗場實地試驗所得的結果相符合，所以有人提議改變現在的官定方法，使牠能夠很準確地定量過磷酸鹽類和他們的鈣化物和組織相類似的其餘的物質，這個問題，現在正在共同研究中。

磷酸鈣的製法

用鈣來製造能溶的鹽類如磷酸鈣之屬，前幾年人家沒有多大注意。用這個方法來製造不純淨的一鈣磷酸鹽，非常簡單：磷酸岩石放在開口的器皿裏，起初倒硫酸進去，然後用鈣中和之，最後把所得半流動體放在旋轉灶裏蒸乾。英國最近發明一種方法，就是用硫酸鈣來代替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硫酸，所得結果是一鈣磷酸鹽的硫酸溶液。用一當量的硫酸鈣，和二當量的硫酸，加在磷酸岩石上面，所生的化學反應，可用下式表明之：



先把溶液中淤泥似的硫酸鈣濾去，然後用鈣中和其中的流磷酸，濾去所洗滌的鐵，鋁磷酸鹽，蒸發濾液使之濃厚，然後讓一鈣磷酸鹽或牠同磷酸鈣的混合物結晶出來，在這混合物裏（一鈣磷酸鹽和硫酸鈣），我們可以隨意改變這種鹽或那種鹽的分量，因為牠是跟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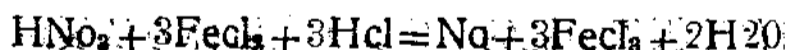
在酸岩石上面的藥品（硫酸錳和硫酸）的分量的多少而變遷的。

鐵、鋁磷酸鹽洗滌物（可以賣給人家做肥料的原料）淤泥似的硫酸鈣，可以使之變成半流動體，再用錳和碳酸氣處理之，就可以變成碳酸鈣和硫酸錳，這樣成功的硫酸錳，又可以用來製造磷酸錳；碳酸鈣可以製造「硝白堊」Nitrochalk（見後）也有別的用處。

除却洛斯，麥爾次 Merz 和雅谷諸人所發表的方法外，各國近來發明了不少大規模製造二銻磷酸鹽的新方法，但是因為專利權的關係，這些方法都守着秘密。

製造硝酸鉀的新方法

綜合銻的價格低，牠的養化物如過養化氮（ NO_2 ）和硝酸之類的價格，也因之減低，所以近來人家很注意用氯化鉀和過養化氮製造硝酸鉀的新方法，而不注意用硝酸鈉複分解的舊方法了。照製鉀股份公司 Kali-Industrie Aktiengesellschaft 的托撒爾 Thorssell 和寇立斯騰孫 Kristensson 所發明的方法，把氯化鉀溶解在 35% 的硝酸裏，酸的温度是 30°C ，牠的分量同氯化鉀相當 equivalent，把所得的溶液冷到 -10°C 或者再低一點，使硝酸鉀結晶出來，把母液熱到 $60-70^\circ\text{C}$ 再用相當分量的氫化第一鐵處理之，使溶液中的硝酸還原，變成養化氮：



這個溶液用蒸汽熱到沸騰，使驅逐出來的養化氮再變成硝酸，剩下來的氯化第二鐵，可以用鐵屑使牠還原為所成功的氫化第二鐵，又可以用来處理母液中的硝酸。

這個方法也可以變通，就是硝酸鉀結晶出來後，所剩下的母液，用錳中和，再蒸發使牠濃厚，這樣可以得到氫化錳，市上需要這兩種

東西。KNO₃ 同 NH₄Cl。如果只限於肥料工業，那末這個方法就沒有甚麼好處；在某地方因為需要氮化鹽的緣故，牠的價值能夠超過牠的肥料價值，用這個方法，就經濟一點。

製造硝酸鉀的許多方法中，要算化學土壤局的槐塔刻 Whittaker 和倫德斯特綸 Lundstrom 兩人所發明的，最有好處。這個方法的第一步，就是用過養化氮，通過放在柱狀物裏的固體氮化鉀，牠的化學反應，可以用下面的方程式表明之：



由這反應，成功一種化合物，叫做氮化亞氮養基 Nitrosyl Chloride NOCl，牠的氮氣可以用下列諸法變成養化氮，供第二次應用：(1) 熱分解 (2) 接觸養化 (3) 同鐵一類的東西起化學反應或者用別的方法處理。這種方法，不用溶液，所以器具的腐蝕，可以大大的減少。

處理硝酸鹽的方法

銨的氮和硝的氮，取之銨氣和硝酸，價值最廉，所以由這兩種氮，所造成的硝酸鹽的價格，比包含這兩種氮的任何物質或混合物，都要低廉。不過這種東西，很容易潮濕；用來做肥料，有一種很嚴重的妨礙，現在還沒有找到好方法，能夠造出在潮濕情形之下可以列播的產物；到現在止，在許多方法中，只有一個方法最有功效，就是用差不多一份的沈澱碳酸鈣或石灰石粉，同兩份的熱硝酸鹽飽和溶液混合，然後把混合物散佈在地板很粗糙的室裏，用這種方法製造的產物，在德國叫做『石灰鹽硝』 Kalkammon salpeter；在英國製造的叫『硝白堊』 Nitro-Chalk；在美國就叫做『銨硝石灰石』 Ammonium Nitrate—Limest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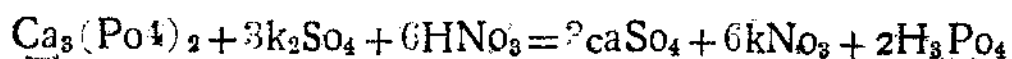
在德國製造的，有着上綠顏色，很容易識別，運去東方各國的各種磷肥和台粉 Nitrophoska 有黑，藍，紅，綠，褐等色。許多著名

的產物，都着上不同的顏色，來分別貨物的等級，這種習慣，現在頗為普遍。

硝酸銨在 35°C 時能溶解在差不多等於牠本身重量四分之一的無水銨，所得溶液清淨透明，銨蒸氣壓是 1.6 氣壓，在同溫度時，無水銨的蒸氣壓力，是十三氣壓。銨化過磷酸鹽時用無水銨比用有水銨為優為優，但是貯藏的危險又大得很多了，所以有人提議用硝酸銨的銨溶液來代替無水銨，以供銨化過磷酸鹽之用。加硝酸銨固然可以大大的減少無水銨的蒸氣壓力，可是在平常溫度時，這種壓力還是不能低於大氣壓，所以為免除銨的損失起見，貯藏時有加壓力的必要。

完全的肥料混合物

近來發明了很多方法，製造完全的肥料混合物，混合物裏頭的各成分，可以不必分開來製造，其中有一個方法，是用相當分量的硫酸鉀和硝酸，分解磷酸岩石，反應後，生成硫酸鈣，硝酸鉀，和流離磷酸，其方程式如下：



硝酸的濃度，以能夠使所成功的硝酸鉀仍在溶液狀態為宜。不溶解的殘餘中，包含硫酸鈣，濾出來後，再加洗滌，所得濾液，用銨處理之，結果是三分子量硝酸鉀比一分子量的一銨磷酸鹽的半流動體的混合物。此種半流動體，可以蒸之使乾，或者散佈使乾，化學土壤局的「肥料和固定氮氣實驗室」所用的，是第二法。這種製造完全的肥料混合物的方法，在那個實驗室工作的人們，正在細心研究中。

使肥料混合物變成粒狀物的方法

使肥料變成粒狀物，也是肥料工業最近的重要進展。七年前土壤局的肥料實驗室第一次研究這個問題。這種工作，起初只限於可溶解的物質的處理，如尿素等，現在已經應用到完全的肥料混合物來了。

很容易鎔解的物質，把鎔解後的液體，倒進冷塔裏去，就可以變成粒狀物，非常便利。大半的肥料原料和肥料混合物，鎔解後就要分解，要使這一類的東西變成粒狀物，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用旋轉乾燥法或者把牠散佈在乾塔裏，把潮濕的物質的水除去。經過製造的肥料，通常在未出售以前，已經弄乾，假使製造這些肥料和使這些肥料變成混合物的器械是相同的話，那末當處理牠們，使變成粒狀物時，就可以不必再加水了。用散佈和旋轉乾燥法去水，據說是最便宜的乾燥法，假使是真的，那末使肥料混合物變成粒狀物，所費也是很少。

把肥料混合物變成粒狀物，可以避免分離，改良列播的可能性，並且大大的減少結成一團或變成膠黏的傾向。混合肥料分離的程度，跟着顆粒的大小和比重的差異的程度而變遷，所以沒有變成粒狀的混合肥料，會因為混合物裏所包含的物質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分離。研成粉末的肥料，沒有變成粒狀的肥料那樣容易列播，並且牠的均勻程度，一天一天跟着濕度變遷，比粒狀的快得很多。

影響肥料的效力的各種原因

植物食料的要素的均勻的散佈，同豐富的收穫，有很大的關係，化學土壤局「肥料和固定氮氣組」，農業工程部，公路局，南卡羅來納Carolina 農事試驗場，和許多肥料商和農業界人們所組織的肥料應用聯合委員會，等等機關最近共同研究的結果，已經把牠很明白地證明了。這些試驗，舉行於 1920 年的夏天，所用的植物是棉，所用的肥料是 4—S—1 和 12—2—12。商用分配器用了二十二種，也有用手均勻地分配的。用分配器來施用肥料，沿行，多少總要不均勻。一切分配器都是這樣。別的情形一樣，分配均勻的肥料，所出產的棉，要比用機器分配的肥料的平均產量多 20% 至 50%，六種試驗中，結果都差不多，並且分配愈不均勻，收成也愈不好。

由這些實驗和其餘的許多農田實地試驗，我們知道肥料和種子的位置，也同肥料的效力很有關係，肥料應當些微集中在一處，不應當很廣闊地散佈在土壤中。牠應當放在牠同種子的最高限度的距離裏，但是不要同種子接觸。

近來市上所出售的綜合混合物的效力太低了，我們不能用肥料不均勻的分派和不適宜的位置來解釋牠。這種壞結果，常常得自沙地，並且也只限於包含鹼性鹽類的混合物。「烟草和植物營養」辦公處，植物工業局等機關，曾經細心的研究這個問題，他們說這些肥料的壞結果，是因鈣的分量不適當，不能反抗鹼鹽類的有毒的作用，並且缺少鈣和鎂，不能滿足植物的需要。假使把這些東西加進去，所得收成，就可一如尋常。加進我們現在知道對於收穫很關緊要的原質如鐵，硫之類，也可以增加綜合肥料混合物的效力，如果土壤裏是缺乏這些原質的話。

總之肥料的效力可以用下列諸法使之增加：(1)增加牠的均勻程度。(2)使肥料對於種子有適當的位置，牠對於植物根的燃燒影響和效用率，要有最適當的平衡。(3)供給適宜分量的一切必要成分，以改良肥料的性質。

肥料工業的許多變化，使肥料的有效的施用，在這個時候，變成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這方面，作進一步的研究，因肥料施用得法，所得到的利益，可以比減少肥料成本所得到的利益，來得更大。

(註一)一鈣磷酸鹽 $\text{Ca}(\text{H}_2\text{PO}_4)_2$ 能溶解於水

二鈣磷酸鹽 CaHPO_4 只些微溶解於水，可是能溶解於檸檬酸鈣溶液

三鈣磷酸鹽 $\text{Ca}_3(\text{PO}_4)_2$ 就是平常的磷酸鹽，不溶解於水。

(註二)參看 Official and Tentative Methods of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of official agricultural chemists P:4. (原文見 Ind. Eng. Chem. Vol. 23 No.1 January, 1931)

化學肥料工業

林 卓 園

『一年耕必有三年之食，』這是我們中國的一句古話，可見古代人民，生產豐富，食糧充足。現在呢？中國每年向外國購買的米糧，價值式萬萬元之多，並且有加無已！

中國食糧缺乏得這樣厲害，其原因有二：

- 1•水旱兵匪之災
- 2•地力告罄，糞肥缺乏

前者是政治學家，經濟學家，教育家和全國民衆的責任，後者是化學家和農學家的問題。現在已不是神童才子的世界，而是百工分職，各司其事的專門家世界。每一個人，尤其是專門家，如果能夠盡自己的本分，秉着大公無私的精神，百折不撓的志氣，努力爲民衆謀幸福，那末要改進國人的生活，增高民族的地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美國發明家愛迪生氏在他同新聞記者關於人造橡皮的談話中，有這樣一段：『……我還自己種着產生橡汁的樹木，常叫他保持一定的汁量，但是費用很大，不合於商業上的買賣，不過一旦美國橡皮來源斷絕之時，却能自行供給，不會再起恐慌』斯洛生氏在他的創造化學裏也盡量的宣傳化學，描寫美國不能生產的物品一旦受人限制進口時的可憐和恐慌情形，和指示出增加本國生產的各種方法，使國人注意『自給』和『獨立』，以避免『依靠別人』的危險。可見人家的實用科學家對於他們本國的生產問題都非常注意。

我國人民享受物質文明的慾望，一天一天的增進，所以外國貨也一批一批的輸入，漏卮之大，言之驚人。我國地大物博，原料到處都是，如能注意研究，設法利用，那末除却自己享受極豐富的物質生活以外，還可以剩下來供給別人，舉例來說，從前台灣是我國的領土時，毫無出產，自日人佔領後，樟腦工業，竟能操縱全世界的市場；其蔗糖的種植，尤為可驚。所以，同是一種的原料或土地，我國不能利用，所以毫無出產，日人注重研究，用之得法，所以獲利無窮！

『化學工業者，使一種較賤或全無用處之原料，經化學製造手續後，變為有用而有價值之物品之事業也』輸入中國的一批一批洋貨中，十之八九是化學工業品，所以要抵制外貨，振興本國實業，研究化學的人，就應該實實在在的盡自己的本分，替國人做點事！

為甚麼要提倡化學肥料？

增加農業生產的方法有二：(1)改良品種(2)提倡肥料。改良品種需要很長的時間，收效較難；肥料的施用，輕而易舉，功用迅速。我國農民所用肥料，多是人畜糞尿，可是要增加生產，還非急於提倡化學肥料不可，其理由如下：

1•糞尿分量的多少，同戶口的密疏成正比例：近城市處，耕地少，糞尿多(現在南京全市的糞尿每日有四千担以上)；鄉村僻壤，耕地多而糞尿少，轉運又很不便。所以自然肥料，不能適應農田的需要。

2•人畜糞尿很容易傳染疾病。

3•天然肥料大半是有機的，作物對於無機的人造化學肥料也很需要

4•植物的重要食料是氮，磷，鉀(如 NH_4^+ ， NO_3^- ， HPO_4^{2-} ， H_2PO_4^- ， $\text{P}_2\text{O}_4^{3-}$ ， K^+ 等)植物的種類不同，所需的食料亦異，有些植物需要很

多的磷，有些植物需要很多的氮，化學肥料可以就此三要素中隨意配合，以適應某種植物的特殊需要，不會浪費了那種植物所不需要的食料。

5. 化學肥料容積小，使用簡便，并且無臭味

德國用化學肥料多，所以麥的收穫每畝由十九羅增至三十五羅；番薯每畝可收 223 羅，美國只收 113 羅，因為美國所用的化學肥料比德國少，（不過化學肥料如果用之不得其法，是有害的。指導農民使用肥料，是研究農學者的問題和責任。）孫中山先生早已見到肥料的重要，他解決民生問題，首先提及民食，而增加食糧生產方法，第二項即提出肥料問題，他主張採用科學方法發生水電，製造化學肥料，豈是深謀遠慮！

化學肥料既然是很好并且是不能不用的東西，所以將來必有大形發達的趨勢。數年以前，不但我國農民不知道有化學肥料，就是農校試驗場也很少用牠。近來因受外商的提倡，每年輸入的化學肥料價值二千餘萬元。美國於 1923 年用了 177,226,967 元的化學肥料，中國比美國大，并且是農業國，將來需要多少萬萬元的化學肥料，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現在所用的化學肥料，完全由外國輸入，施用這些外國輸入的化學肥料非常危險，其理由如下：

1. 外國輸入的化學肥料，包含真正要素——淡磷鉀——很少，其中雜質很多，這些雜質能夠使土壤變壞。（有事實證明，並非空談）外商輸入肥料的目的完全在賺錢，中國人的死活，於他們有甚麼關係呢？

2. 化學肥料在中國的需要是一天一天的增加，假如推廣到全國，有「非用不可」的習慣時，供給者就可以隨時提高價格，并且一旦國際間有甚麼事情發生，就有來源斷絕的危險，比歐戰時，美國因為橡皮缺乏，受英國政府的限制和壓迫的可憐和恐慌情形，還要厲害千古

萬倍呢！那時中國人民的「飽餓存亡」都操在外商的掌握了，險哉！

3. 漏卮太大。農民辛苦得來的收穫，都被外國商人吸收去。

外國化學肥料，品質的惡劣，和施用後的危險，國人也漸漸的覺到了，所以抵制之聲，時常可以聽見。湖南農民甚至有『不讓伸足於洞庭以南』的悲壯聲調。但是抵制是消滅的，根本辦法，還是在『提倡國貨化學肥料』浙江建設廳的取締意見書中有這樣一段：『本國人民製造優良人造肥料者，應請明定規章，特予獎勵』南京亦有創辦化學肥料製造廠的消息。從此以後，化學肥料工業，也許會漸漸的發展了。

原料問題

淡 中國產硝之地，各省都有，都就地刮取，隨刮隨結，也隨結隨刮，並不成為礦床。主要的成分是硝酸鉀 (KNO_3)，由百分之六七十至百分之九十以上不等。聽說甘肅有巨量的硝礦，不過還沒有經過地質學家的勘驗，詳細情形，不得而知。

磷 湖北西北鄭縣等處產土耳其玉，用為飾品，其成分為磷酸鋁，微含銅質。

江蘇東海縣胥山有磷灰石礦 $\text{Apatite } \text{Ca}_5(\text{Cl.F})(\text{PO}_4)_3$ 由錦屏公司開採，從民國八年春至九年秋共採六千噸，每噸售日金三十九元。此礦所含磷酸 P_2O_5 是由 33% 至 49%。

廣東西沙羣島中有金銀島，林島等產海鳥糞。由中國商人承辦，經營者實為日人，在過去八九年間採去三萬六千餘噸。依照兩廣地質調查所民國十七年的估計，僅就林島言，可供開採的，還有二十萬噸。此礦曾經廣東省政府收回，交中山大學保管，十八年又由建設廳索還，由商人每年繳款二萬元承辦，不過還是脫不了外人的經營關係。這種海鳥糞含淡氣和加里很少，可稱為磷質海鳥糞，全磷酸平均為 15.8

21%。世界各處所產著名磷質海鳥糞，上等的約含磷酸30%以上，普通的約20%左右，西沙鳥糞所含磷酸最高達31.1%，不能算為劣品，最少的祇2.78%，品質參差不齊，製造上感覺不便。鳥糞色黃，褐，黑，粉狀或土塊狀，存於地表，開採很容易，（參看農聲139, P. 41）

鉀 四川自流井之鹽水中含氯化鉀百分之十三，不過由氯化鉀製成碳酸鉀要用羅柏朗 (Le Blanc) 製鹼法，費用很大，至於自然碳酸鉀的來源，則為糖場之膠蜜，羊毛工場之洗液，及木炭之灰。北方農人多畜馬，馬糞中也含有少量的碳酸鉀。中國農民利用植物灰和馬糞中的碳酸鉀，含鉀肥料問題，也就可以馬馬虎虎的解決了。

製 造 問 題

硫酸 硫酸和鹼是『工業之母』。每年所用硫酸的分量的多少可以測定某國物質文明程度的高下，其重要可知。我國產硫不少（參看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Series B No.1, 1919*），然而硫酸廠據我所知道的只有一所（在梧州），所以要解決磷肥問題，實在不很容易，因為磷酸石灰 $\text{Ca}_3(\text{PO}_4)_2$ 要經過硫酸處理後，才能夠用作肥料的緣故。至於獸骨雖然不一定要用硫酸，但是用別種方法處理，需時費力，不能適應規模比較大一點的農田的需要。西沙羣島海鳥糞中磷質大部分為不溶解質，植物難於利用，因為國內不產硫酸，所以不得不設法直接利用。其法將海鳥糞同硫黃有機質等堆積，使不溶解的磷酸，變為可溶性，這種轉化的有效磷酸，雖然隨時間而增進，可是最多只到8.193%（農聲139；BROWN, P.E., and A. R. GWINN—*Effect of Sulphur And Manure ON Availability of ROCK Phosphate in Soil*）

綜合鹼和製造硫酸鹼問題。關於綜合鹼的文章，歐美各種化學雜誌上面登載了很多，有心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參考資料，倒不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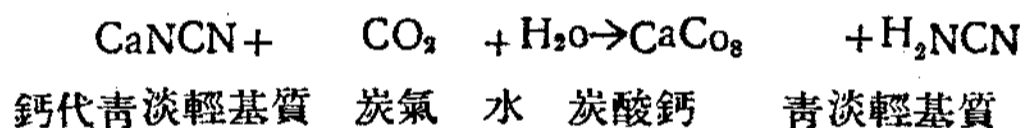
缺乏。美國因為綜合方法改善的結果，硫的價格非常低廉，我國淡質肥料缺乏，所以這個問題也很值得研究。至於製造硫酸銨的問題，最近波蘭人已把牠完全解決。照他的新方法，用碳酸氣和蒸氣通過石膏 (gypsum $\text{CaSO}_4 \cdot 2\text{H}_2\text{O}$) 懸粒 (Suspension) 鹼精溶液中，能夠連續不斷的產生硫酸銨。

固定空中淡氣問題

關於固定淡氣的方法如

Birkeland-Eyde Process, Badische Process, Pauliuy Pprocess……在普通教科書中，都有提到，念過點化學的人，當可以知道。除此之外，也還有別的方法，比如用純淡同炭化鈣 Calcium Carbide 燒至 $700^\circ - 800^\circ$ ，可以成功鈣代青淡輕基質 Calcium Cyanamide，再由這種化合物變成

尿精 (Urea $\text{CO} \begin{matrix} \text{NH}_2 \\ \text{NH}_2 \end{matrix}$) 或碳酸銨，其方程式如下：



尿精



碳酸銨

方法很多，不必盡述，新的方法，也時常出現，不過這些方法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溫度高，成本大』我們知道，豆科植物如金花菜 (Clover)，荳 (Beans) 豌豆 (Peas) 等的根上有一種黴菌能夠固定空中的游離淡，這種現象，引起化學家極大的興趣，因為這種化學反應是在平常溫度裏，比我們所用的方法好得很多，所以假如我們能夠想出一個在平常溫度裏能夠固定空中的游離淡的化學方法，那末對於人類的貢獻，真大極了！

結 論

化學肥料問題是如此這般的重要，可是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寥寥無幾！某大學有一位教授是專門研究肥料的，可是因為待遇優渥的緣故，他去外國人在中國所辦的某肥料公司，做推廣營業的勾當了！我們現在要研究這個問題，也不很容易，一則因為沒有適當的地方和指導人，二則因為吾國不注重調查，原料問題無確實統計材料可資參考。但是，「事在人為」，「志定志向」，「奮勇前進」，我想一定可以成功的！

民族問題的新考察

S. F. 譯

民族問題必須在兩個主要部門中討論 a. 問題底一般的陳述 b. 被壓迫民族獲得自由運動以及這種運動和普羅列特利亞特革命的關係。

a. 問題底一般的陳述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民族問題經過了很重要的變更。這個問題在今天無論是就其範圍和其性質上說都是和第一國際盛年時代大不相同了。

在那個時代，當人們談到民族問題，還不過是指那些西方世界中文明民族的種種問題罷了。只有愛爾蘭人，匈牙利人，波蘭人，芬蘭人，塞爾維亞人以及一些其他的歐洲民族，當他們還沒有享受到完全民族自決權的時候，是當時第一國際的關心的所在。那些被壓制在最凶殘的壓迫形態之下的無慮數萬萬的亞細亞人以及非洲人，大部分是沒有進到他們的眼裏去的。白種人和黑種人，文明人和不文明人是歸屬於不同的範疇的。第一國際在這方面的活動是局限於那些空疏寡味的議決案，由此，關於殖民和半殖民地民族地位的基本東西就可寫虎敷衍過去。可是，到了今天，這種關於民族問題的淡然不顧已經陳腐得不行了。列寧主義已經顯示了這種舊形勢底鮮明的矛盾了。在列寧主義的陽光之下，是不去分別什麼白種人和黑種人，亞洲人和歐洲人，文明人和帝國主義的文明的奴隸的，民族問題是要和殖民地問題聯繫起來的。如此，民族問題就被擴大起來，它再也不是對於任何一個民族的私的關係，而是一般的國際的考慮。它現在是看做殖民地和半

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從帝國主義的羈扼之下解放出來的一個廣大的世界問題。

在從先的時候，所謂民族自決權常只是限於國內自治權（The Right of Home Rule）。第二國際首領中有些分子認為應把民族自決權限制到文化自治權這就是說，被壓迫的民族只能有設立和處理它自己的文化機關的權力，至於政治方面的事務是應服從壓迫國家的統治的。如此解釋起來，「自決」這個觀念，不但做不了反抗「吞併」的武器，反之到保證了「吞併」的合理！這種名詞的淆混到現在是一掃而空了。按照列寧主義，民族自決應在較廣大的意義中去理解。它應該這樣被理解才是對的，就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人民應該有完全脫離他國的羈絆的權力，應該有獨立的國民生存權。在「民族自決」即是「國內自治」的理論根據上被認為合理的土地吞併，在列寧主義的犀利的光芒之下，是變作不可能了。因此民族自決權再也不能利用來作欺哄民衆的工具，（在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在武力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手中，它確是這樣被利用過的。）它變成了一個偵察帝國主義傾向及狹義愛國主義者陰謀的試金石，更變成一種在國際主義的精神中去開展民衆政治認識的手段。

在從先的時候，被壓迫民族的問題常是看作合法的，並不把它當作別的什麼東西看待。和第三國際有關係的那些政黨雖然屢次發表什麼「民族權平等」的莊重的宣言，什麼「民族平等」的主張，但這不過是用來去遮蓋這種事實就是在帝國主義的情況下（在這種情況下，少數的民族是依賴榨取大多數的民族而生活的。）「民族平等」的這個名詞不過是對被壓迫民族的一個嘲笑罷了。民族問題的布爾喬亞法學觀到現在已不受人信用了。列寧主義把這個問題從空中拉到地下來，它認為一切關於「民族平等」的議論都是空談，假如沒有真正的事

實來支持，假如這些被壓迫民族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沒有得到普羅列特利亞黨的直接援助。如此「被壓迫民族問題」就變成了「被壓迫階級在他們反對帝國主義，戰取真正的民族獨立和分別的政治主權的存在的鬥爭中」如何去給與他們以真正的有效的幫助這個問題了。

改良主義者把民族問題只看作它自己獨立的一個問題，與那些什麼資本的權力，帝國主義的壓迫以及普羅列特利亞革命等等一般問題無關的。他們暗中假想：歐洲普羅列特利亞特可以無須和殖民地民族自由運動聯繫起來就能獲勝的，殖民地民族問題將會解決他們自己，用不着什麼反帝國主義的戰爭，用不着什麼普羅列特利亞革命。這種反革命的情勢到現在也大失其信用了。帝國主義的戰爭和俄國革命已經充分證實了列寧主義的這種認識：民族的問題只有在普羅列特利亞革命的戰場中才能解決；假如這種問題是和這種革命聯繫起來的話；這種革命要是在西方世界裏發生哩，其成功勝利的途徑就不外在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締結革命的聯盟。民族問題是普羅列特利亞革命的一般問題的一部分——是普羅列特利亞獨裁的問題的一部分。

這個問題必須如此陳述：被壓迫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的革命可能性都消滅了嗎？如沒有消滅，又是否有能轉用為普羅列特利亞革命之用的機會呢？又是否有能把殖民地和半殖民的土地從布爾喬亞的後備軍的地位中轉變為普羅列特利亞特後備軍的機會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能變為革命普羅列特利亞特的同盟嗎？

對於這些問題的列寧主義者的回答是這樣：被壓迫國家的脫離帝國主義羈絆的自由解放的國民運動是包含了沒有消滅的革命可能性的。這些革命可能性可利用得來去推翻我們的共同敵人，去摧毀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發展的機構，帝國主義戰爭的機構，以及俄國革命的機

構都充分證明列寧主義在這方面的結論。

由這些思考看來，下面的乃是當然的結論：普羅列特利亞特必須堅決地支持一切被壓迫民族自謀解放的國民運動。

當然，這並不是說，普羅列特利亞特，在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對於任何及一切的國民運動都應該支持，不管具體的情況如何。普羅列特利亞應該幫助那些足以微弱和顛覆帝國主義的國民運動，並不是幫助那些能維持甚至於要强化帝國主義的國民運動。在一些被壓迫的國家裏，國民運動常與普羅列特利亞運動的一般利益相衝突的。很顯然的，對於這種國民運動是無須幫助。民族權利問題並不能獨自站立起來，它是普羅列特利亞革命的一般問題的一部，因此也是一個次級的問題，同時也只能由普羅列特利亞特由那個視角去考慮。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馬克斯擁護波蘭和匈牙利的國民運動而反對捷克和巨哥斯拉夫的國民運動。爲什麼有這種分別呢？裏個理由是這樣：在那個時候，捷克和南斯拉夫都是反動的民族，都是俄國絕對主義的前衛，而波蘭同匈牙利民族呢，他們是革命的民族，他們反對絕對主義。在那個時代，支持捷克的國民運動，支持巨哥斯拉夫的國民運動就是給沙皇專制以間接的幫助。而沙皇專制在那個時候的歐洲是革命運動的最危險的敵人。

列寧說：

「德莫克拉西的各種要求，民族自決權也是其中之一，並沒有什麼絕對的價值，不過形成了世界規模的德莫克拉西運動的各種部分罷了。在具體的情況中，部分的利益是可與全體的利益衝突的。如果是這樣，我們必須捨棄部分。」

這些話可以應用到各種不同的國民運動。只要現實地思考，不要從形式的和抽象的權利那種方面去思考，同時並着眼革命運動的全

般利益，在這種場合，一個國民運動也許是反動的。

在同樣的情形下，雖然大多數的國民運動無疑的帶有革命的性質，可是這種性質並不見得會比其他各種國民運動的反動性質減少其相對性和特性。在帝國主義羈扼下的國民運動是可以有革命的趨向的，雖然既即使它沒有包含任何普羅列特利亞特的成分，雖然即使它的綱領既不是民主的又不是共和的，雖然甚至於它缺乏了民主的基礎。客觀的考慮的話，阿富汗王所引導的國家獨立鬥爭是一個革命的鬥爭，不管阿富汗王和他的追隨者都是一些君主主義者的這個事實，因為阿富汗的獨立運動可以招來使帝國主義衰弱，崩解，和倒場的可能的緣故。在另一方面看呢，在大戰時候，Kerensky, Tsertelli, Renaudel, Scheidemann, Chernoff, Dau, Henderson, Clynes 這些勇敢的民主黨，『社會主義者』，『革命家』，共和黨先生們的活動都是反動的，因為他們的活動的結果遮蓋了帝國主義的陰謀，增高了帝國主義的勝利。用同樣的推理，我們可以說，那些贊助埃及獨立的埃及商人和布爾喬亞智識分子，客觀的講來，都是革命的，雖然埃及國民運動的領袖們都是布爾喬亞出身，雖然他們都是反社會主義者。在另一方面呢，英國勞工政府之維持埃及隸屬地位的決心是反動的，雖然政府中分子都是普羅出身，雖然他們自己宣稱為社會主義者。在這裏，我再就便提一提與都斯坦和中國這些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的國民運動。這些運動的每前一步的進展都是革命的，即使這種運動多少沾染一點形式德莫克西的意味，因為他們這種每前一步的進展都是對帝國主義者的一個嚴重的打擊。

列寧說，國民運動，被壓迫國家的國民運動，不要從形式的德莫克西的情勢去考慮，它只應該從反帝國主義鬥爭中的實際結果上去考慮；他還說，國民運動不應該認作是一個孤立的東西，應該看做是

世界過程中的部分。

b. 被壓迫民族獲得自由的運動以及這種運動和普羅列特利亞革命的關係。

爲解決民族問題，列寧主義是從下面這些命題出發的。

1. 全世界是分爲兩個陣營：一個是文明民族的陣營，這個陣營只包含全人類的一極小部分，雖然他們控制金融資本，榨取地球上的極大部分的民衆。另一個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壓迫被榨取民族的陣營。在數量上較之榨取者是多得很多的。

2. 被金融資本壓迫和榨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形成了帝國主義吸引其貯藏力量的主要領域。

3. 只有用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的手段，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才能達到從壓迫和榨取之下把自己解放出來的希望。

4. 主要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已經開始了國民解放運動，這個必然地會對世界資本主義帶來嚴重的危機。

5. 先進國裏的普羅列特利亞運動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自由解放運動都是革命的運動，或者可以說是同樣大革命運動中的不同的方面，要是兩者聯合起來，形成反共同敵人——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這是對於他們兩者都很有利益的。

6. 先進國裏的工人階級運動和被壓迫民族脫離帝國主義束縛的鬥爭只有由聯合革命戰線的形成和鞏固才能發生效果。

7. 聯合革命戰線的形成是不可能的，假如壓迫國家裏的普羅列特利亞特對於反帝國主義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不給以直接的有效的幫助。壓迫國家的普羅列特利亞特應該如此做，不要顧到壓迫者就是我們自己國家裏的帝國主義這件事。應該記得「一個壓迫別個民族的民族它自己也不能自由的」(馬克斯)。

8. 這種幫助是在於擁護下面的這種原則並求其有效的實現。這個原則是：被壓迫民族有完全與壓迫民族脫離關係的權利——有組織獨立的政治主權的權利。

9. 只有由這種原則的有效的實現，才能使各民族聯合起來而在一統一的世界規模的經濟體系之下共同協作。這，當作社會主義勝利的物質基礎，是很重要的。

10. 這種聯合必須是隨意的自動的，必須建設在各民族間友愛的關係和相互的信任上的。

所以，在目前的國民運動中，有兩個很顯明可別的主要潮流。第一是脫離帝國主義枷鎖形成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潮流，這種潮流是由反帝國主義壓迫和反殖民地榨取的鬥爭決定的。第二是各民族經濟聯合的潮流，這種潮流是由世界市場的形成和世界規模的經濟組織決定的。

把這種說法和列寧所說的比較看看。

他說：

「在資本主義發達的行程中，在民族問題裏是表現了兩種歷史的潮流的。第一，我們看見了國民運動的民族生命的覺醒，看見了反抗一切形態的民族壓迫的鬪爭，又看見了民族國家的創造。第二，我們看見了各民族間的各種聯繫的形成和其強化；那些分隔他們的障礙的崩頹；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科學領域裏的國際統一的建設等等。這兩種潮流都是資本主義的一般法則。第一個潮流在資本主義初期的時候是盛行的，第二個潮流是資本主義成熟期的特色，是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推移的轉換時代的特色」。

對於帝國主義，這兩種潮流表現了難以調和的矛盾。帝國主義是決不能存在的，假如它不榨取殖民地，假如它不用武力把他們聯合起來。

來成爲一個「統一的全體」，它只有用併吞土地的政策和侵略政策才能把各民族連結在一起。不然的話，帝國主義就變得不能思議了。

對於社會主義，這兩種潮流只是一個偉大運動的兩個不同的方面，或者是單一過程——帝國主義羈扼下的民族解放過程——的兩種形態。社會主義者十分明瞭：把各民族在世界規模的經濟體系之下聯繫起來的這件事是只有在相互的信任和自願的協定的基礎之上才能完成的。他們也知道，要想各民族自願地聯合起來，必須先得使各民族從帝國主義者用武力形成的「統一的全體」中脫離開來，必須先得使殖民地變爲獨立的政治主體。

因此，在目前，對於那些統治國家（英，法，日，美，意等）裏「所謂社會主義者」的侵略主義必須有堅決的，不停的，和有效的鬥爭。這些「所謂社會主義者」在每一個國家裏都不願意去反對自己國內的帝國主義政府，都不願意幫助自己國內的被壓迫被擄取殖民地的脫離帝國主義束縛的運動。

對於這些「所謂社會主義者」要沒有鬥爭，那是不能在真國際主義精神中去教育統治國家的工人階級的，也不能使壓迫國家的工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勞動大眾親切地聯絡起來，也不能散布普羅列特利亞革命的心理。俄國的革命也許不會成功，高爾恰克和鄧尼金的反革命勢力也不會失敗，假如俄國的普羅列特利亞特沒有得到所有帝俄時代的各地方民族的同情和援助。可是要得到他們的同情和援助，俄國的普羅列特利亞特必須首先破壞俄國帝國主義所加於他們的鎖練，必須得首先把他們從沙皇的羈扼之下解放出來。否則，什麼鞏固蘇維埃權力，宣揚正真國際主義，創造各民族共同協作的組織（這種組織在現在是一般都知道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形成未來的世界規模的全民族的經濟聯盟的先驅。）都是空談。

此外，對於被壓迫國家裏的那些社會主義者的狹隘和偏見的鬥爭也是需要的。他們的眼光看不到他們所生長的鄉村的境界以外，因此他們也觀察不到他們自己國內的自由解放運動和統治國家裏的普羅列特利亞運動間的密切的關聯。

沒有這種鬥爭，被壓迫民族的普羅列特利亞特就不能追求一個獨立的政策，不能與統治國內的普羅列特利亞特共同聯合起來去實行反共同敵人的鬥爭，去實行摧毀帝國主義。沒有這種鬥爭，國際主義是不可能的。

只有由這種鬥爭，我們才能夠在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精神中去教育統治國裏和被統治國裏的勞動大眾。

列寧說這裏有兩種工作須待工人前衛黨員去實行，他們必須在工人之中散布國際主義的精神——一種教育的工作。

「這種教育能是一種而且是一樣嗎，在那些大的壓迫人的國家和小的被人壓迫的國家？在那些吞併別人土地的國家，和被人吞併的那些國家？

當然是不能的！他們都是趨向於同一的目的地，趨向民族平權，趨向於各民族的親密的聯絡以及最後的混合。但是他們必須從不同的方向去達到這個共同的目的地，正如我們在書頁上從書邊到中間一點畫線一樣，要是從左邊劃呢，鉛筆就應向右方移，要是從右邊劃呢，鉛筆就應向左邊移。假如一個社會主義者他是屬於大的，壓迫的，吞併的國家，他要主張各民族混合的話呢，那，他是忘記了『他的』尼古拉第二，『他的』威廉第二，『他的』喬治第五，他的模加資 (Poincaré)。這都是『民族混合』（用併吞土地的方法。）的主張者——尼古拉第二主張混合加里西亞，威廉第二贊成與比利時混合等等——要是這樣的話，這些社會主

年鬥義者在理論領域裏就變成書呆子？在實踐方面（無形地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

民族在壓迫國家裏的工人中的國際主義教育的重心應該採取這種形態：即極力主張被壓迫國家有脫離壓迫國家而建樹自己的那種權利。沒有這個，就沒有國際主義。每一個壓迫國家裏的社會主義者不能做這樣的宣傳，必須看做是一個帝國主義者和匪類。脫離權是原理的，即使是（在社會主義未到以前。）在現在是非常以實行的。

在另一方面，小的被壓迫的國家裏的社會主義者必須着重這種定式的第二部——民族的『自由聯合』。只要不侵犯了常作國際主義者的他的責任，按着實際的情形，他可隨便主張他的國家獨立，也可主張同鄰近的國家混合。可是，在一切的情形之下，他必須和民族主義的狹隘觀念如什麼特殊情況，閉關自守等觀念奮鬥，他必須極力主張『較大的關心』的重要；並且還應贊助各別利益對一般利益之隸屬。

那些對於這些問題不曾深究的人們一定很容易這樣想：壓迫國家的社會主義者要主張『脫離權』，而被壓迫國家的社會主義者要喊『混合權』的口號，這不是很矛盾嗎？可是一個簡單的反省就會表明：除了上述的那一條道，這裏實在沒有走到國際主義和『民族混合』的其他的途徑了。

五日，十二月，一九三〇。

論 民 權 獨 裁

烏梁諾夫著

超 麟譯

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問題，事變的進程所提出來的，與社會民主黨一派的理論上推論所提出來的，並不一致。我們在本報（『前進報』——譯者）第十三期和第十四期中，已經分析過了馬丁諾夫的推論，他是第一個提出這個問題的。但對於這個問題，馬丁諾夫似乎是很重視的。而他的推論中又含有很大的誤解。這又迫得我們不得不再討論這個問題。不管社會民主黨人怎麼沒有看到我們於最近將來從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的必要，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明瞭他的切近的目的。沒有明瞭解答這個問題，就不能免除宣傳和鼓動上的動搖或缺陷。

我們試略述這個問題的要點。我們如果不僅需要專制制度對我們的讓步，而且需要確實的推翻他，那麼我們就應該努力拿臨時革命政府來代替沙皇政府。臨時革命政府一方面根據無名記投票的普通的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權為原則召集『建國會議』，他方面事實上確能保證選舉時的完全自由。這樣，試問：社會民主黨參加這種臨時革命政府，是可以允許的嗎？這個問題，是還在二月九日以前本黨內機會主義派的代表者，亦即是馬丁諾夫第一次提出的。他及『火花報』（利寧退出編輯部以後的『火花報』）——當即以否定的態度解決了這個問題。馬丁諾夫極力反對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的見解，他說他們還主張：在我們組織革命的工作有成效的時候，在本黨領導在緊的武

裝暴動時候，而要參加臨時革命政府。而這種參加，是不可允許的？奪取政權，是為階級的社會民主黨所不能接受的『庸俗的若勒斯主義 (Vulgar Yaurésisme)』！

我們試看馬丁諾夫一派見解的人的推論。他們告訴我們說，在臨時革命政府中，社會民主黨將奪得政權在手；但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他不想實現我們的最大限度黨綱即實現社會革命，他就不應該奪得政權。在企圖奪取政權之下，他必然現在就要失敗。他只有自取恥辱。他祇有失敗在反動手裏。因此，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不可允許的。

這種推論的根據是由于將民權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將為共和鬥爭（其中包含我們一切最小限度黨綱）和為社會主義的鬥爭（認為這該的）如果現立即實現他的社會主義的目的（即社會民主黨確實祇能自取恥辱）。但是，社會民主黨恰好就是反對社會革命黨派的（這種含混的籠統的思想的）恰好因此，他時時堅持說現在的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恰好因此，他要求將民權的最小限度黨綱從社會主義的最大限度黨綱中分離出來。在革命中跟着羣衆自發性走的這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可以忘記了所有這些，但整個的黨是不會忘記的。並且這種錯誤意見的人是屈服於羣衆自發性面前的。他們以為事實將迫逼得社會民主黨不但不違反自己的意志而且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如果這樣是對的，那麼我們的黨綱就是不對的。『就是不能適應實際的進行』可也屈服于自發性的試驗好懷疑這個，懷疑我們的黨綱的真確性。他們的這種懷疑（懷疑的心理）我在上幾期本報已經分析過，這是一點也沒有根據的。我們的黨綱是對的，事實的進行恰好證實了他的真確性。事實愈進行，真確性愈顯露。事實的進行恰好『強迫着我們承認為爭得共和國，而拼命奮鬥是無條件的必要的。實際

上也恰好使我們的力量，政治活動的無產階級的力量，用在這一方面來。事變的進行也恰好使我們在民權革命之下獲得了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中同盟的羣衆；——他們的真正的要求，恰好正是要實現我們的最小限度政綱；以爲有太快的過渡到最小限度政綱的恐慌，那簡直是笑話。

但他方面，恰好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全盟者又引起社會民主黨中某一派的新的恐慌，即對於「庸俗的若勒斯主義」的恐慌，社會民主黨參加資產階級政府是被亞姆斯德丹會議的決議案所禁止，這乃是若勒斯主義，即是說不自覺的叛賣無產階級的利益，轉變無產階級爲資產階級的尾巴，以資產階級的社會無關緊要的微小的權利等腐化無產階級。

這一種恐慌同樣也是錯謬的。這是證明，把這樣恐慌的人記得很好的議決案，但不明白其意義，——記得一些反若勒斯主義的文辭，而不細想其內容，因此應用起來是文不對題的。——他們所知道的，祇是國際革命社會民主黨最近教訓的文字，而非其精神。誰要用辯護法庭物論的觀點來估量若勒斯主義，誰就應分別主觀的動機和客觀的條件條件。主觀上若勒斯黨救護共和國，因此與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聯盟。這個經驗的客觀條件，乃在法蘭西共和國已經成爲事實，且並無任何嚴重危險恐嚇了地。——工人階級有獨立的政治組織發展的完全可能，但並未充分享用這種可能；這一部份正因爲受他們的領袖的議會位置太多的影響。——事實上，在工人階級面前，客觀上已經擺出更社會主義革命任務；米勒蘭乃以微小的社會改良去欺騙無產階級。左派

現在拿俄國來說。主觀上「像自前進派」欲以有爾什維爾派「向前進」是此派的機關報所「譯者」思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堅持要建立共和國，因爲要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去聯盟，客觀條件

件是與法國有天淵之別的。客觀上，歷史的事變進行，正提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任務於俄國無產階級面前。（我們以共和國三字代表這種革命的一切內容），這種任務同樣也提出於全體民衆即全體小資產階級和農民民衆面前的；沒有經過這種革命，則爲社會主義的革命的獨立的階級組織沒有何種廣大發展的可能。

我們已經知道這些客觀條件的差別了，而那些忘記了這些差別的人，因爲看見幾句話或幾個字眼相同，便以爲主觀的動機也是一致的——我們對於這些人應有何種感想呢？

若勒斯在法國已然掩飾其爭取共和國鬥爭之主觀目的，而屈服於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之下，因此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應該放棄爲爭取共和國之嚴重的鬥爭！——新火花報派一定會達到這種結論的。

事實上爲爭取共和國的鬥爭，無產階級如果不與小資產階級民衆聯盟，不明顯是不可能的嗎？沒有革命的直農獨裁，這種鬥爭不明顯是一點也沒有成功的希望的嗎？我們在全面所駁斥的一種意見思慕主要的缺點之一，就在他的刻板性，他的呆滯性，就在他忘記了革命時期的條件。爭取共和國的鬥爭，同時放棄了革命的民衆獨裁，這就等於奧山(Oyama——日俄戰爭時日軍的長官)準備古魯巴特金(Kuropatkin)在奉天作戰，而先決定不到奉天去一樣。如果我們的民衆工農和農民，要『共同打擊』封建制度，那麼我們也應該共同澈底的推翻他，共同制他的死命。共同打破其必有的復辟的企圖。以爲免除可能的誤會起見，我們再申說一次，我們所說的共和國，不僅指他的統治形式，而是我們最小的黨綱的德謨克拉西的總稱。和祇有真正學生式的明瞭歷史，才會以爲事情是沒有『突變』的，彷彿是邏輯的變衡的遵循一條直線上昇的。似乎開始是贊助自由派大資產階級，求專制制度求得些讓步，其次贊助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求得民權共和國，最後

才爲無產階級之社會主義革命。這種情形，大體上是對的。在長久的時間裏以世紀來計算，是對的（譬如在法國是從一八一九年到一八七〇年以前）但若按照這種情形定出計劃爲革命時代自己行動的標準，則那具有極愚笨的人才會做出這種事。如果俄國的專制制度，至今還不知頒佈憲法來解決自己的困難，則他將來不僅是動搖，而且事實上被推翻下。那麼顯然，一切走向前面的階級將各自盡巨大的革命力量，以保持這種勝利品。這樣的保持勝利品，不是別的，正是工農的革命專政！我們現在所得勝利物愈多，我們將來保持這種勝利品愈加盡力，則必然的未來的反動就愈少發生，這個反動的時間就容易渡過，跟着我們走的無產階級戰士的任務就愈容易完成。

這裏有一種人，他們在鬥爭以前，就拿尺度來計算將來的微少的勝利品，但尙未到專制制度推翻以前，甚至尙在一月九日以前，他們就恐嚇工人階級說，革命的民權專政是可怖的！這些人還自稱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呢！

他們說，參加革命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這乃是說承認資產階級制度，承認監獄警察失業貧困私產賈淫制度之存在。這種論據，祇有無政府主義者，祇有民粹派，才說得出來的。社會民主黨不放棄爭取政治自由的，不贊這種自由是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社會民主黨是以歷史觀點來看資產階級制度的。從前有夫爾貨依巴赫（Feuerbach）、說畢希納爾（Buehner）、伏希特（Fichte）和莫勒旭德（Moleschott）的唯物論嗎？他答覆說：我承認唯物論在其對於過去的關係，而不在其對於未來的關係。社會民主黨之承認資產階級制度也是如此。他無論何時都坦白的說他對於專制農奴的資產階級制度，寧可承認共和民主的資產階級制度。但他『承認』資產階級共和國承認他是階級統治的最後形式，承認他是較能促進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的，並不是

承認他是監獄警察私產賣淫，而爲廣大的自由的鬥爭反對這些制度。此一自然，我們絕不肯這樣的說：我們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不致使社會民主黨發生任何危險。沒有并不能夠有六種鬥爭形式一種政治狀況不能引起危險的。如果沒有革命的階級的準備，如果沒有立足在科學的整個人生觀，計也那麼，參加罷工也是危險的（因爲可以變成經濟主義派），參加議會鬥爭也是危險的（因爲可以變成議會的蠢才），組織鄉村自由派的德謨克拉西也是危險的（因爲可以變成鄉村黨），歐凱城，葛爾蕭的教義和樂樂（Anlard）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小冊子也是危險的，因爲可以變成馬丁講去論至德專制的小冊子。

當然，如果社會民主黨忘記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差異，雖然他演說了十分鐘，如果他在不得當的時機以不得當的責任心去稱述一篇關於小資產階級政黨編會不稱于我們的機謀，如果他雖然希望他編會該了他的目的，而忘記了領導無產階級階級自覺及其獨立政治組織之發展之必要（在一切政治狀態，在一切政治轉變的關頭），而在此條件之下，任何政治行動都是同等程度危險的。祇要簡單的觀察一下，大家就可以明白，引證這種可能的危險到革命的社會民主黨最近之任務目前之環境來，究竟有正多少的根據。我們不說自己，不說『前朝』關於此問題的諸多申明和解釋，重述巴澤爾來我們讀過與爾夫斯（Parvus）的書說就好像尼爾夫斯說到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而特別指出我們無論何時所不應廢止的條件，我們同奮鬥，分別而無不混合組織，看同輩者猶如看敵人一樣會。關於這方面，我們價不願詳細的說，在前幾期陸續說過，即專于提問，請白里格和同輩，這是不想對社會民主黨真正的政治危險？目前還是在蘇水德執派所說的那裏，說我們倒不是主張革命民權獨裁的思想，而是屬於吉

主義和拘滯精神，這種精神散佈在無產階級政黨中間，表現於種種色色的組織過程論，武裝過程論等。試拿『火花報』新近的區別臨時革命政府和工農革命民權獨裁的企圖來看，這種企圖豈不就是拘滯的類鎖哲學者的模型嗎？企圖分析這種區別的人，能夠說出很好聽的話，但是絕對不能夠思想。臨時革命政府和工農革命民權獨裁這二者中間的關係，實在差不多就像法律的形式和階級的內容二者中間的關係一樣。誰說到了「臨時革命政府」，誰就明白這是歐洲封建的國家法律方面的，明白政府的發生不是由於法律而是由於革命，明白政府的臨時性，與將來的建國會議有連帶關係。不管其形式如何，不管其發生如何，不管其條件如何，無論如何，臨時革命政府顯然不能夠不處在某種階級之上。祇要知道這些淺顯的事實，就可以看出臨時革命政府不是別的，祇是工農的革命獨裁。所以『火花報』所指出的區別只有拉着黨向後退，向着無內容的字句議論，而離開了蘇俄革命中階級利益具體分析的任務。

或者拿『火花報』另一種推論來看，『火花報』藉着教訓口吻批評『臨時革命政府萬歲！』的口號說：『將「臨時革命政府」和「萬歲」聯在一起，這是污瀆了自己的嘴。』這豈不是講空話嗎？他們說要推翻專制制度，同又時怕擁護臨時革命政府的口號污瀆自己，奇怪的，就是他們倒不怕擁護共和國的口號污瀆他們：政府必然要成為共和國，而從來沒有一個社會民主黨人懷疑於這個政府的資產階級性。擁護臨時革命政府和擁護德謨克拉西共和國，這中間有何區別呢？社會民主黨，最革命的階級的領導者，豈是像貧血的和患赫斯德里症的老處女，熱烈的主張無花果葉的必要一樣，說：擁護不言而喻的資產階級的民權政府是可以的，直接擁護臨時革命民權政府是不可以的嗎？

發生一種情形：彼得堡工人暴動勝利了。專制制度推翻了。臨時革命政府宣佈了。武裝的工人歡呼：臨時革命政府萬歲！新火花報派員站在旁邊，提高他們的純潔的眼眸，顫動他們臨時的心靈，說：「我！昨降服我！但我們不像這些窮漢，使我們不拿這種污語來污損我們的嘴。」

對一同志們說：不是，萬分的不是！應該以最英勇的態度不顧一切障礙而去為革命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參加共和國的革命。不怕這種參加來污損我們。不要誇張這樣參加的危險，這種危險，我們有組織的無產階級是能夠避免的。幾個月的工農革命所成就的，比政治上停滯所奉行的遲鈍的幾十年所成就的，還要多。如果，俄國工人階級，在一月九日之後，於政治的奴隸制度條件之下，能夠動員百萬以上的無產者的集體的堅定的有耐性的進攻，——那麼，在民權革命專政條件之下，我們將動員幾千萬的城市和鄉村的貧民，我們將把俄國政治革命變為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

譯自一九〇五年三月三十日的第十四期『前進報』——

馬克思底農業理論與實施

布夸若斯夫著述

可 濁譯

現時我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個主要的事實，這個引起了一般人注意的事實，就是集體農莊運動底勃發。

現在集體農莊運動底特點，就是加入集體農莊的不像從前一樣，以前只有各別的貧農集團，現在加入集體農莊的還有大批的中農。這就是說，集體農莊運動，由勞動農民個別的集團與個別的階層底運動，一變而為千百萬農民基本羣衆底運動了。由此可以說明一件很重要的事實：即集體農莊運動帶着强有力的日漸高漲的，反富農的性質，這個運動在道路上掃除了富農底反抗，擊破了富農，在鄉村中為廣大的社會主義建設開闢了一條道路。

但是，如果我們有根據來誇揚社會主義建設底實際上的進步，那末論到一般經濟方面，尤其是農村經濟方面，我們理論上的工作的進步就不能這樣講了。而且應該承認，我們的理論上的思想沒有趕上實際的進步，實際的進步與理論的發展兩者之間有些隔離。但是理論工作不但需要趕上實際而且要超過她，要武裝我們為社會主義底勝利而奮鬥的實行家。

關於理論的意義這裡不必多講，你們都很知道的。大家都知道，理論如果是真正的理論，牠會給實行家指示方針，指明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有把握，使他們相信我們事業底勝利。所以這些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上都有——而且不能不有——重大的意義。我們的缺陷就在

於我們恰恰在這方面，在經濟問題底理論的研究方面，表現得不健全。在我們的社會政治生活上關於經濟問題何以還流行着各種布爾喬亞的與小布爾喬亞的理論呢？這些理論與理論家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有收到應有的打擊呢？Marx—Leninism的政治經濟底許多基本論據都是反布爾喬亞的與小布爾喬亞的理論底極道地的防毒劑，何以會被人遺棄，而不在刊物上通俗化起來，爲什麼不把牠擺在第一個地位上去呢？不站在Marx, Lenin的理論基礎上來與布爾喬亞的理論作不調和的鬥爭，就不能完全戰勝階級的敵人，這一點難道還不容易了解嗎？

新的實際情形產生了新的辦法來對付過渡時代的經濟問題。新經濟政策問題，階級問題，建設的速度問題，工農聯合問題黨的政策問題等等，現在都要從新的意義上來講了。要不落在實際之後，現在馬上就要用新環境的觀點來把這一切問題加以一番研究。不如此就不能征服那些淆亂實行家頭腦的布爾喬亞的理論，不如此就不能剷除那些成見很深的理論。因爲只有在理論上與布爾喬亞的成見作鬥爭，才能鞏固Marx—Leninism底地位。

讓我來說明幾個名爲理論的布爾喬亞的成見，說明他們對於我們建設上的幾個主要問題的解釋是毫無根據的。

(一) 『平衡』論(The Theory of "Equilibrium")

你們當然知道在××黨員內還流行着所謂國民經濟的各種成分底『平衡』論。這種理論當然與Marxism毫無相同的地方。然而這個理論還有許多右派營壘中的同志拿來作宣傳。依這種理論講來，我們首先就有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這是一個箱子。此外我們又有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也可以叫做資本主義的成分——這是另一個箱子。這兩個箱子各有各的軌道，和平地向前行駛，彼此不相接觸。依幾何學講！平行線是永不相交的。然而這種高明理論底發明家却認爲這兩

條平行線有一天總會交合起起；牠們一相交合，社會主義就出現了。在這中間，這個理論忘記了在這所謂『箱子』後面站着各個階級。這些『箱子』底運動是在慘酷的階級鬥爭，拚死命的鬥爭，以『誰勝誰敗』爲原則的鬥爭底條件之下進行着的。

很明白的，這一個理論與 Leninism 毫無相同之點。這個理論客觀上的目的是要保持個體農民經濟底地位，拿『新的』理論的武器去武裝富農分子，來做反集體農莊的鬥爭而降低集體農莊底地位。然而這種理論至今還流行於我們的出版界，牠還沒有從我們的理論家方面受到打擊，更不用說至命的打擊。這一種怪現象底存在，除了我們理論思想的落後之外還有什麼別的緣故呢？

然而，只要打開 Marxism 底寶庫，取出複生產的理論來與各成分『平衡』的理論對照一下，就可以使後一個理論消滅得無影無蹤。實際上，馬克思的複生產理論告訴我們，沒有逐年的積累，現代社會是不能發展的，而沒有逐年推廣的複生產，積累就不可能。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大規模的集中的社會主義工業是依馬克思的擴大複生產的理論而發展的，因爲牠本身是逐年增長，於牠自己的積累，牠是大踏步地前進着。但是我們的國民經濟並不單是我們的大工業。反之，在我們的國民經濟中還是小農經濟佔優勢。是否可以說我們的小農經濟也是依照擴大複生產的原則而發展的？不是的，我們不能這樣說。我們的小農經濟整個的講起來不但不能每年實現擴大複生產，而且不常有實現簡單複生產的可能。這種小農經濟既不能擴大複生產，又在我們的國民經濟上佔着優勢，我們有這種農村經濟的基礎，是否能夠加速地繼續推進我們社會化的工業？這是行的。蘇維埃政權與社會主義的建設是否可以在一個很長或不很長的期間內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在最巨大的，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底基礎之上及在最散

漫的與將後的小商品的農民經濟相基礎之去呢？這是不行的。假如在這樣的困難容許下面，整個的國民經濟都要完全斷絕，那末出路又在兩頭呢？出路在於擴大農村經濟，使他能夠積累，能夠擴大再生產，並由此改造國民經濟底農業基礎。但是怎樣把牠擴大起來呢？要擴大牠有兩條道路。有資本主義的道路，就是在農村內扶植資本主義來擴大農村經濟。這條道路是會使農民貧弱，使農業上資本主義企業發展起來。這條道路是我們所要排斥的，因為它與蘇維埃經濟是不相容的。另外又有一條道路，就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是在農業上扶植集體農莊與蘇維埃的國立農莊，這條道路是能使小農經濟合併為大規模的集體農莊，用技術與科學武裝起來，把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份子排除出去。我們擁護第二條道路。道路只有一條，不取第一條便取第二條道路，不是後退——走向資本主義，即是前進——走向社會主義。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而且是不能有的。『平衡』論就是找第三條道路的企圖。正因為他打算走第三條（不存在的）道路，所以他是烏托邦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所以，只要把馬克思的復生產的理論拿來同各種成份『平衡』的理論對照一下，就可以使後一個理論沒有存在的餘地了。

何以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農業學家不幹這件事呢？什麼人需要滑稽可笑的『平衡』論橫行於我們的出版界，而馬克思主義的復生產的理論到反而拋在腦後呢？

(二) 社會主義建設的『自動』論

(The Theory of "Spontaneity")

現在再來講政治經濟上的第二種成見，第二種布爾喬亞式的理論。這就是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自動』論。這個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但是他却被右派營壘中我們的同志們所熱心提倡。

一個理論的發明家大概是這樣說法：我們曾經有過資本主義的工業曾經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而鄉村曾經跟在資本主義的城市後面而自然地自動地行走，依照資本主義城市底模型而自行改造。在資本主義之下無不這樣，在蘇維埃經濟之下又何嘗不可以這樣？鄉村的小農經濟又何嘗不可以自動的辦法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跑，依照社會主義城市底模型而自然改造呢？這個理論底發明家根據這一點斷定鄉村可以用自動的辦法而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行走。這裏就要發生問題：我們是否值得為組織集體農莊和國營農莊而操心費力，我們是否值得斷于拆戈？假使鄉村本來就可以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跑？這一個理論底客觀的目的又是把新的武器交給鄉村資本主義份子來反對集體農莊。這個理論底反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是毫無疑義的。我們底理論家居然沒有工夫來擊破這種謬論，讓他淆亂我們實行家庭頭腦，你想奇怪不奇怪？

社會主義城市對於小農經濟的領導作用是偉大而不可限量的，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工業對於農村經濟的改造作用也就在於這一點。但是，這個要素是否足以使小農的鄉村在社會主義建設上跟着城市跑呢？不，這是不足夠的。在資本主義之下，鄉村之所以自然地跟着城市跑，是因為城市底資本主義經濟與農民底小商品經濟在基本上是同類的經濟。固然，小農商品經濟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但是在基本上他與資本主義經濟是同類的，因為它是以生產工具的私有權為基礎的。當Lenin評論布哈林所著的『過渡時代底經濟』一書時，Lenin說『農民底商品資本主義的傾向』與『普羅列塔利亞底社會主義傾向』對立，這是萬分正確的(註)。正因為此，所以『小生產非常地，每月無時自然與然地，而且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界布爾喬亞』(Lenin)。是否可以說小商品的農民經濟基本上是與城市中社會主義的生產同

類呢？如果作不脫離 Marxism，顯然是不能這樣說的。要不然，Lenin就不會說『我們還是生活在小農的國家內，在俄國的資本主義比Communism有更鞏固的經濟基礎』。因此，要使小農鄉村跟着社會主義的城市跑，最重要的，是必需在鄉村中建立如集體農莊與國立農莊那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底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底基礎，能夠在社會主義的城市底領導之下率領農民的基本羣衆。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反 Marxism的『自動』論，直到現在還沒有從我們的農學理論家方面受到應有的打擊，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註)着重符號『……』是Lenin標上的。(布夸若斯夫註)情形是很明顯的，社會主義建設上的『自動』論，是反Marxism的。社會主義的城市應當率領小農的鄉村，在鄉村中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立農莊，把鄉村改成為新的，社會主義形勢。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The Theory of the "Stability" of petty Peasant Husbandry)

再講到政治經濟學上的第三個謬論，即小農經濟『穩固』論。大家都知道，布爾喬亞的政治經濟反對Marxism論大經濟勝過小經濟的有名的理論，依他們看來這個理論只在工業上有效，却不能夠應用到農村經濟上去，達微特(David)和黑爾茨(Herts)這班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宣傳這種理論，企圖『根據』下述的事實：小農能堅持，善忍耐，只要保得尺寸之地什麼困苦都能忍受；因為如此，所以在農業方面小農經濟與大經濟鬥爭時表現牠的穩固性。我們不難知道，這樣的『穩固』比任何不穩固都要壞些。不難知道，這種反Marxism的理論只有一個目的：頌揚並鞏固資本主義的制度。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就容易擊破它。但是現在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於我們的實際已貢獻我們新的論証來反對這種理論，但是我們的理論家不知怎樣竟不肯或不能

利用這種新的武器來反對工人階級底敵人。這裡所講的實際是推翻土地私有權底實際，土地國有底實際，實行解放小農使不再像奴隸一般束縛在自己的尺寸地土地上，由此更促進拋走上集體化的軌道的實際

在西歐各國，過去，現在以及將來什麼東西把小農束縛在他的小商品經濟之上呢？首先而且主要的就是他有那塊尺寸土地，就是那個土地私有權。他多年積累一點錢，爲的就是要買一小塊土地，買了土地之後，自然不願放棄牠，寧可忍受一切窮困，寧可粗野的生活，死守着這一小塊土地——他的個人經濟基礎。是否可以說這種要素也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之下繼續發生作用嗎？不，這樣說不行。因爲我們沒有土地私有權。正因爲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權，所以我們這裏也不像西歐那樣，把農民像奴隸一般的束縛在土地上。這種情況不能不促進小農經濟走上集體農莊的軌道。在我們國家內，在土地國有的條件之下，鄉村中的大經濟，鄉村中的集體農莊所以能夠如此容易表現牠勝過小農經濟，也就由於這個緣故。蘇維埃的土地法消滅了絕對地租（Absolute rent）（註一），取消土地私有，規定土地國有，牠的偉大的革命意義也就在這些地方。但是由此我們就有新的論証來反駁布爾喬亞的學者所謂小農經濟在牠與大經濟鬥爭中的穩固性。何以我們的理論家（農業學家）在他們反對一切布爾喬亞的理論時，不充分利用這種新的論據呢？

同時，我們實行土地國有所根據的理論前提，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三卷，他的著名的剩餘價值論和 Lenin 的有名的土地問題的著作，都是理論思想底極豐富的寶庫。我所指的是一般的地租的理論，特別是絕對地租的理論。現在大家都知道，這些著作中的理論顯然都被我們鄉村與城市中社會主義建設底實際所証實了。所不瞭解的，只是却也諾夫（Chayanov）式的『蘇維埃』經濟學底反科學家的理論何

以會橫行於我們的出版界，而馬克思與恩格斯論地租的理論反不通俗化，反不提到首要的地位上去而拋在腦後呢？

你們總應記得恩格斯論『農民問題』的有名的小冊子。你們當然還記得恩格斯怎樣謹慎地講到小農轉上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的軌道的問題，讓我從他那書上引出一段相當的話來吧

『我們堅決地站在小農方面，我們盡可能地去改善他的生活，去幫助他進到合作經濟，如果他有了這種決心的話。如果他還不能夠平這種決心，我們就給他以盡可能的較多的時間，讓他去坐在自己那一小塊土地上去思量一番』（着重符號是著者加上的）。

你們看，恩格斯對於個體的農民經濟走上集體軌道的問題何等謹慎。恩格斯這種表面上似乎是過分的謹慎，到底怎樣來解釋呢？他的出發點何在呢？很明顯的，他的出發點是土地私有權底存在，就是農民曾有一小塊土地而不肯輕易放手的事實。西歐的農民就是這樣。凡有土地私有權的資本主義國家底農民都是這樣。當然這裏需要格外謹慎。是否可以說我們蘇聯也有這種情況？不，不能這樣說。因為我們這裏沒有土地私有制以致於把農民束縛在個體經濟上，因為我們這裏是土地國有，所以容易使個體農民走上集體的軌道。我們最近的集體農莊運動之所以比較容易發展而且迅速發展，這也是原因之一。

所遺恨的，就是我們農業學理論家，還沒有打算十分明顯地揭露我們的農民狀況與西歐農民狀況底分別。而這步工作不但對於我們蘇維埃的工作人員而且對於各國××黨員都有極偉大的意義。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否應該從普羅列塔利亞奪取政權的那天起就在土地國有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抑或不必要在這基礎上，這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內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並不是一個沒有什麼關係的問題。

我在不久以前的一篇論文中（偉大轉變的一年）發揮了一些論據，

證明農業上大經濟對於小經濟的優越；當時所指的是大規模的國家農莊，很明顯的，一切這些論據也完全適用於集體農莊，因為集體農莊也是大規模的經濟單位。我所指的不單是發達的有機器基礎的集體農莊，同時也是指那些初級的依賴農民器具的，所謂手工作坊式的集體農莊。我講的是現時在整個集體化的區域內所建立，只依靠農民生產工具底簡單適合的那些初級集體農莊。例如舊洞河區河帕拉區底集體農莊。這種集體農莊就技術上看來（機器少，耕耘發動機少），似乎和小農經濟差不多。其實農民底工具簡單且適合在集體農莊內對其功效是為我們底實行家所夢想不到的。功效在什麼地方呢？功效就在一進為集體農莊就使耕耘面積推廣到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以至於百分之五十。這種本驚破腦袋的事功效是怎樣來的呢？這是因為農民在個體勞動的條件之下力量薄弱；一旦把工具合併起來。統計於集體經濟內便變成極大的力量。因為農民能夠耕耘在個體勞動的條件下難於耕耘的荒地和曠地；因為農民可以把曠地拿到自己手裏來；因為一切荒地，小塊的土地，地畝的境界等等都有使用底可能。

耕耘荒地與曠地的問題對於我們的農村經濟有偉大的意義。你們知道，從前俄羅斯革命運動底樞紐就是土地問題。你們知道，土地運動一個目的就是要消滅土地缺少的現象。以前有許多人以為土地缺乏是絕對的，這就是說再也沒有更多的空地可以耕耘的了。事實上究竟是怎樣呢？現在大家都知道，蘇聯底空地曾有幾千萬海克托（註二）。但是農民要用自己的一點可憐的工具來耕耘這麼多的土地是沒有任何的可能。正因為他們沒有耕耘荒地和曠地的可能，所以大家都往『鬆地』上鑽，都眼巴巴地望着以前屬於地主的土地，都要想那些在個體勞動之下用農民自己的農具耕耘便利的土地。這就是『土地缺乏』底根源。所以，我們的糧食托辣斯現在可以使用兩千萬海克托的空地，這

些土地是農民所不要的，是個體勞動之下，小農器其所不能耕耘的。而集體農莊運動（在牠的各階段上，無論在初期或盛期），有了耕耘發動機（Tractors）的時候，牠的意義都在乎農民現在得到了使用荒地和曠地的可能。農民一進為集體勞動，耕耘面積就大大的推廣，其原因就在這裏。集體農莊勝過個體農民經濟，牠的一個基礎，也就在這裏。在整個集體化的農業區內，有機器棧與耕耘機隊來幫助初期的集體農莊，集體農莊自己又可以採辦耕耘機和康拜因機（Combines），因此集體農莊比較個體農莊為優越，更其顯然無疑了。

（譯者註一）『絕對地租』就是農產品的市場價值高出於其生產價格的那個差額，那個差額祇有在土地私有的條件之下是存在着的，是為地主所得的。所以土地私有權消滅之後，絕對地租也就沒有了。

（註二）海克托（Hectores）係俄國田畝的單位。

（未完）

統治階級的說教者

樂 人

——「現代思潮」商店的開幕——

一 新張之禧

當大革命到來的前夜，在政治上，舊的勢力必定做着最殘酷的壓迫，對新勢力採取積極的進攻。在思想上，其代理人則做着麻醉的工作，制止新勢力的發展，設法減少新勢力的力量。所謂「學者」，所謂「專家」，就是擔當了後者的任務。

現代中國的學者，是負着兩重的使命：一方他們是帝國主義的代辯者，一方他們是資產階級的說教者。他們是雙層使命的代理人，他們信仰帝國主義的鼻息，他們聽從統治階級的命令；也可以說他們是倆個人——帝國主義同中國統治階級——的共同財產。

大公報「現代思潮商店」的開幕，就是掛了這個招牌而開幕的。今當日貨被排，洋貨銷暢之秋，我們應該替他們慶祝「新張之禧」。

二 開一個新時代

「現代思潮商店」開幕了，但是「現代思潮商店」銷售的是什麼貨色呢？他們的貨色是：『西洋人的思想，西洋人的靈魂；西洋人的哲學！』（大公報九月四日現代思潮發刊詞），或者叫做『新道德』。

貨品訂好了，又怎樣的陳設，怎樣的銷售法呢？我們來看「現代思潮商店」經理人們銷售的方法。

「現代思潮商店」經理們的銷售的根本政策，就是要「開一個新

時代」。因為現在市況不佳，購買力弱，不得不謀「一條可走的路」（現代思潮發刊詞）。我們現在來看這個「開一個新時代」的「一條可走的路」。

『開一個新時代』（大公報十月二日現代思潮第五期之短評）的主要口號是什麼呢？是『從被動轉到自動』，『從追隨轉到批判』。究竟這指的又是什麼呢？讓我們來看：

『二十年來，青年一切活動，我可以用一個字道破，這個字就是「被動」』，這句話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回答他。『是的，全是被動的。你採用語體文，是被動；你的干涉政治，是被動；你講各樣的社會主義，是被動；一直到現在你祇拚命講打球，甚至你現在祇拚命戀愛，更甚至你現在祇拚命去講墮落，去毀壞自己的前程，全是被動！』？

現代思潮經理又告訴我們，「被動」倒不怪我們青年，是因為有領袖的原故。經理們認為：凡是領袖者都是自動的，做羣衆的都是被動的。我們看他說：『那末既是一種運動，當然要有領袖，要有指揮者；但有領袖就必有隨從，有指揮者，就必有搖旗吶喊的小卒。而這些隨從，這些小卒，却正是被動者。』，把什麼運動的羣衆都看做了是被動者，而祇有一二領袖是自動者，這就算做「西洋思想的精精」麼？我試問工農羣衆對地主資產階級的革命，都是被動的麼？中國民衆的抗日，打倒帝國主義，都是被動的麼？「現代思潮商店」經理們告訴我們的意義乃是：不要「被動的」打倒帝國主義，而要「自動的」擁護帝國主義；這不是經理的直接義思，而是暗中的義思。抑青年人「被動」歟？抑「現代思潮商店」的經理「被動」歟？

現代思潮的「編者」對於被動和自動就根本不明白。他不知道「人是唱戲的又是看戲的」，「教育者同時又被教育」，他把明白的問

問題混雜起來，把具體的問題弄抽象，這是因為「不要等他人來引渡」，而來「叫我引渡」（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去）！

這就是「現代思潮商店」所謂「開一個新時代」的「一條可走的銷路」！

三 全國動員與哲學的人們

『全國動員與哲學的人們』（張東蓀作，大公報十月十六日現代思潮第七期）這一篇文章，究竟說了一些什麼？好似一篇不得了的大文，而有頭無尾，除了提出了蘇格拉底的三次戰役，拉斯克莫珊萊的戰死而外，究竟「全國動員」，「我們研究抽象的最高理論的人如何動員」呢？所謂「最高的理論」，究竟是什麼理論呢？他祇是標着一個「最高的理論」，而又沒有說出，不得其可而終。

四 「還願」與救國

『「還願」與救國』（大公報十月二十三日現代思潮第八期，編者）究竟說的是「最忠實的話」：我們看他說：『學校裏的學生，當聽發到日本出兵佔瀋陽的時候，幾乎氣得眼全紅了。於是立刻開會，起了許多組織。然後就實際工作起來：向民衆宣傳日兵的無人道；調查仇貨；再繼以遊行示威——日本人若真能看見這樣的民氣，也許不待別國的干涉，就要自行退兵了。』接着他又說：『可敬服的青年，不客氣的說，我們這種態度是錯的。我不反對有人因國難而興奮……我反對那有力的興奮。』青年諸君！現代思潮商店的經理，就是告訴我們的反日運動都是錯的，祇有擁護日本帝國主義是對的！我要問：發起許多組織，向民衆宣傳，實際工作，這都是「浪費的興奮」麼？我們認為青年這種興奮不但不是浪費，而是最可寶貴的，最有價值的；中國的解放也就靠青年們這點興奮，用青年的熱血創造出光明。「現代思潮商店」的經理們告訴我們，應該不對帝國主義「還願」，應

該向帝國主義祈求，不應該「興奮」，應該「冷靜」！這與政治上代理人們的「鎮靜」「不抵抗」，同出一轍。

五 再論全國動員與哲學的人們

『再論全國動員與哲學的人們』（馮友蘭作現代思潮第八期）同張東蓀是一樣的，不過說了一些空話而已。他說中國是中了八股文章的毒，這是不錯的，但是中國怎樣的受了這個毒呢？他則沒有說出。他祇說：『八股文章流毒太深……此以八股來，彼以八股往。直到日本佔了東北，全國上下議論紛紛。要人們的文電講演，都是冠冕堂皇！他們祇是做八股文章。』而馮友蘭先生做的是什麼八股文章呢？馮友蘭則做的是「新八股」。

馮先生八股的中股，是要從根本上覺悟；『遇事從思想研究的習慣』。日本打進了中國屋子裏，中國的學者還在用着思想，等打到他自己的頭上，他還說，「先別打我，等我想一想怎樣對付你」，他們叫做這個方法，謂之「蘇格拉底的教育方法」！他們的意義，是要青年再受一次麻醉，受一次新八股的燻染；新八股，舊八股，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馮友蘭比張東蓀究竟聰明一些，廣告做的漂亮，而是同出一宗的。他們盡力把具體的事抽象化起來。明明白白的反日運動在積極發展，民衆日見覺悟，他們一定要說：『從根本上覺悟』，『遇事從思想研究』（馮友蘭），『注重於抽象的理論』，『個人的心理改造』（張東蓀見火把第十五期），把具體的事實盡量化做爲「概念」，再由概念則化爲無有。青年諸君！這完全是愚民的政策！唯心論者（張東蓀）和實在論者（馮友蘭；按馮思想屬實在論 Realism，與張東蓀思想稍不同）都不過是帝國豢養下的「學者」，「最高理論」（好貨品！）的經理人；他們同是一丘之貉！

六 攻下了「孔家店」之後

『攻下了「孔家店」之後』(現代思潮第八期，編者)以後，樹立起來的，仍然是一個「孔家店」。

「現代思潮」的編者，指示給我們：『十年前攻下了「孔家店」以後，永也沒有聽到有樹立新屋之呼聲』，我們要『在「孔家店」的地基之上，重建一個合乎「時」(孔子聖之時者也！——樂人)，『地』(地靈人傑！——樂人)的新屋。』這個新屋，就是一個「新孔家店」。

我們看這家新開張的「新孔家店」的招牌是什麼呢？「新孔家店」的新招牌，「用一字道破之」，即是『新道德』。我們再看「新孔家店」老板所做的新廣告又是什麼。

「新孔家店」的老板說：『那一個人離開了道德？那一個社會離得開道德？那一個民族離得道德？我請問如果道德沒有了，還有甚麼世界！』他好似說道德人人不可缺少的，人人都需購置一份的。究竟一個人離不開什麼道德？一個社會離不開什麼道德？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道德呢？需要道德，就是「新孔家店」的「新道德」麼？「新孔家店」老板說，「新道德」我們是，唯一無二，獨家經理，購買「新道德」的請到「新孔家店」來；但是「新孔家店」的老板銷售「新道德」，而不需要「新道德」，他們需要的則是「孔方兄」(大洋)呀！

再看一看，他們的「新道德」是什麼。第一個好點是「忠」，堅固而耐用。「新孔家店」的老板對我們說：『「忠」能全拋棄麼？我們做事應該不忠麼？我們對國家應該不忠麼？我們做什麼都該不忠麼？』『沒這回事！永遠沒這回事!!』！我們可以替他說明白吧，就是奴才敢對主子不忠麼？被壓迫者敢對壓迫者不忠麼？再往下聽：『君忽讓臣死，臣不敢不死』，這才是『忠的精髓，忠之真詮，忠之本義』

，却真真是天經（真肉麻呀！），是地義，是永不能更改，永不能變換的！』？誠然不錯，孔二先生主「忠誠」，少孔二先生主「仁愛」，「新孔家店」的老板，真能算繼承「舊孔家店」的遺教！這也真可謂「天下議論紛紛」（馮友蘭語），而斯文尙未亡也！

我們再看「新孔家店」的老板給我對於「忠」的解釋和用法。他說：『地位高的有高的忠法，地位低的有低的忠法。關係密的，有密的忠，關係遠的，有遠的忠法。有關係就該忠於那關係。若打算將低位提高，遠關係弄密，是各有其各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這真算老手知道的鬼道多罷了；把做官僚的拍馬的手段，居然算做「現代思潮」！

所謂『打倒了「孔家店」之後』，『我們舊有的中心道德沒有了，而新的中心道德却至沒有產生出來！』真的『沒有產生出來！』麼？早產生出來了！「舊孔家店」關門，「新孔家店」開張了！

最後這位店主對我們說：『國家的不強，政治的腐敗，不是因為官吏壞；倒是官吏的壞，却因為人民的壞。』這怎樣的邏輯出來的？怎樣的「忠」！所謂『利害是我們自己的利害，不是幾個官僚的利害』，真算會說話！我們來看，所謂南北和議（寧粵和會），是南北的民衆的「利害關係」麼？還是南北官僚的「利害關係」呢？「現代思潮」的哲學先生們休矣吧！你們不過是統治階級的說教者而已！

七^〇 樹立一個新道德

『樹立一個新道德』（張抱橫，大公報十月三十日現代思潮第九期），是因為『極深刻地覺得，中國沒有了中心道德』的原故而成立的。

「現代思潮」的先生告訴我們說：『救國先救民，救民須先「還魂」。』，我們再看一看「現代思潮」的「還魂」術。

抱橫君在『樹立一個新道德』主義之下，首先提出了一個基本的

口號，就是：『以「活着即超生活」爲基本的口號，』。因爲什麼原故要取這個口號呢？就是因爲中國人把『歐美人的（即資產階級的！——樂人）基本精神沒有抓到』，這是「現代思潮」同人衷心耿耿的！

抱橫君說：『現在我們急於要說的就是，今日的中國，需要一個甚麼樣的道德？』，抱橫君提示了兩點：

第一，向上衝。抱橫君在叙說向上衝的精神以前，先痛罵中國的暮氣，隨着說：『國亡了不要緊，就怕民族亡了！你看高麗被日本滅了。但不祇高麗國滅了，高麗民族在大體上也可以說亡了。』，接着再說：『而印度呢？雖然也被英國統轄起來，但是因爲近來出了極有的民衆領袖甘地，又出了大詩人太谷爾，民族却沒有亡！』，高麗的民族，還沒亡麼？高麗的民族，在大體上還沒亡麼？我們看高麗民族是整個亡掉了，高麗民族有一點獨立的自由麼？就是高麗人沒都死掉就是了！在抱橫君看來印度是最可效法了，中國趕快做印度吧！所謂印度雖就被英國統轄起來，民族却沒有亡，這是中國最好的出路了！印度民族沒亡麼？我試問印度民族獨立的在那裏？印度民族的獨立早失掉，而做了英國的附庸 *Dominain* 了！啊！原來印度出了一位革命領袖甘地，一位大詩人太谷爾，革命領袖甘地詩人太谷爾，他們是否之把印度民族獨立起來？甘地，太谷爾不但不是印度民族獨立的領袖，而是出賣印度民族獨立的領袖，他們把整個民衆的希望送給大英帝國我們看甘地參加圓桌會議，甘心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太谷爾天天歌頌英國的功勞，叫印度民族忍耐，這就叫做民族沒有亡！

抱橫君又以爲中國自救的辦法，唯一『祇有採用西洋道德哲學』。西洋的道德哲學究竟什麼是麼呢？抱橫君即首先指出了『向上幹的精神』來。『幹！幹！幹幹幹！』，向那裏幹呢？抱橫君告訴我們幹，

是「沒有事的時候，瞪着眼四外去找事做。沒事也祇好瞪眼！——樂天」，「拿着小事却在「吱唔吶喊」地當大事做。沒事也祇好「吱唔吶喊」去入樂天」，這就是張君的所謂西洋的道德哲學的精神！

抱橫君又提出了盧騷，弗祿太爾，這些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家來，還是找多數人信仰，多數人佩服的。抱橫君提出了這些大人物的意義，就是叫你再無可饒舌。但是我們要問，這些人物——盧騷，弗祿太爾——是什麼時代的人物呢？我們是什麼時代的人？盧騷，弗祿太爾是資本主義初期的人物，是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人物，現在我們是在資本主義及落期的時代，俄國大革命之後，兩下對比，相差不知幾何！歷史已經早過去了！

抱橫君又開始原諒起西洋人來了。看他說：「我們先不要罵外人怎樣蠻橫，怎樣不說理，我們且先看一看像這樣的民族，有在二十世紀的舞台上充一鵲腳色的理由嗎？配在充天花君之下，錦繡的大地山河之上享受人生樂事麼？」這就是說外國人並不蠻橫，上海的慘案，重慶，萬縣，南京的慘案，那個能怪外國人，外國人是深懂「西洋的道德哲學」的，中國人無奈都不懂！中國配算個民族？配能享受人生樂事嗎？！真能算做個忠誠的說教者！

第五，求知識。除了抱橫君的「精神方面根本的改造」，「有了同情心，有了知識，有了精神之後」，又得充足知識。知識是與財力，權力，我們明白，這些「學著」都是統治階級的說教者。他們是負着生人的使命而來，而來麻醉我們民衆的。他們努力於阻止新勢力的發展，減少新勢力的膨脹，他們在處處散佈麻醉的毒劑。我們要揭穿他們的黑暗！

十一月五日

日本民族文學之概況及其民族性

傅 仲 濤
緒 言

在此舉國與奮力一致抗日之時，不去利用我們有限的業餘喚醒民衆，以作背城一戰之準備，而去研究於現局無所補救之文學，固然是極無聊之舉動，況更進而談論什麼日本民族文學，未免有附庸風雅之嫌。

然而文學在民族之社會的意識生活中，常爲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對於民族之文化水準的提高，甚至站在領導的地位。我們知道文學爲組織民族之社會的意識最良而且最有效的工具。在民族意識未有燦爛的表現以前，不能看民族的燦爛的發展。反之，欲求民族有燦爛的發展，民族文學之建立，實爲迫不容緩之要圖。譬如 Dante, Shakespeare, Goethe, Hugo, Tolstoj 等文人之出現，未嘗不是義、英、德、法、俄等國燦爛的發展之前驅。

故吾國如欲與政甘居於國際會議之地位，甚至於殖民地賦已甚不然，則文學工具之利用，實亦喚醒並團結國族意識以求解放之要道。我國不諳德、英、法、美之詩、面、演、話，以響敵，然至少於喚醒並團結國族意識，其有極大之作用。況如外患之來，既非甘居於殖民地，則患之退去，亦非朝夕所能見功。當此外患災運之時，應急編演話、劇、小說，然對於民族解放並振興之計畫，亦須加以深時。苟且知憂國而徒憂其，則我民族是無根本解放之望。良本亦遠涉流於敵，其政治經濟的侵略，卒亦不能自擇。豈不深感對於任何書籍，雖非足以顯揚於人，而在其文字中

然利用文學來喚醒並團結民族意識，以作民族運動之炬火，實為根本之方略。

偉大的民族文學之建立，固須有俟於偉大的天才作家，然過去文學之整理，外國文學之研究，亦未嘗非建立民族文學重要工作之一。故文學之研究雖似迂闊不洽時情，然要亦迫不容緩之工作。吾嘗考日本明治維新之史乘，能以二三十年短促之歲月，收絕大之成功，固有其政治經濟之背景，然一般文人能於兵馬般盛之時，致力於國學之整理和西洋文學之吸收，以產生健全的民族文學，未嘗不贊許彼邦人士遇事之積極誠懇，而嘆息吾國人士遇事之弛靡怠惰，國之盛衰，誠非偶然！

日本帝國主義者對華之侵略，為凡有血氣者所痛恨，而須亟謀所以抗之之方。然抗日之方，固以武力為準，在以武力抵抗之前其對日之一切徹底的研究，亦不可缺。試觀日帝國主義者謀我之亟，不僅限於軍事政治以及經濟，其對華之一切研究，無不詳悉盡致，往往有過於吾人之自知。如鹽谷溫之中國文學之著書，往往可作吾人之參考。回顧吾人之對日研究，無論任何方面，均甚屬於茫昧。即如我國之留日學生，至今何止數萬，真正專門研究日本文學者，全國則僅二三人而已。即此一二人之日本文學研究者，對於日本文學之理解，亦極有限，其致力於啓發國人對於日人之理解者，則不多見。以吾人如是茫昧之對日的智識，欲求解放吾民族於日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豈不甚難。故關於日本之各方面的研究，斷非親日通敵，實為抗日之基本工作之一。於各種對日研究之中，日本文學之研究則為了解日本之民族性及其意識生活之重要工作。試現國內各大學之有日本文學者，僅有北京大學之東方文學組，其餘各大學之日本文學僅是一種選修科。其實日本文學在國人心目之中向無此種觀念，甚至以為日本文學是中國文

學中之分派，寧不可笑。

固然中國文學對於日本舊文學有絕大的影響，而日本文學有其獨立性則毫無疑義。到了明治維新以後，受了西洋文學的影響，產生所謂日本新文學，於漢文學的影響益少。漢文學與西洋文學於日本文學雖俱有決定的影響，然猶不失其獨立性。日人嘗自負其善於模倣，而同時善於將外來物同化爲和製品，殆非虛語。惟其善於模倣而善於同化，故能自強不息。與吾國人之故步自封，數千年來毫無進展者，適立於反對地位。故日本文學之研究不僅可以了解日本之民族性，且可作吾人之鏡鑑。

(一)

日本文學在明治維新以前，在思想上與中國文學可說得屬於同一種類，然日本語本身是一種膠著語 Ggglutniative，與孤立語 Isolating 的中國語根本不同，故所構成的文學在形式上技巧上俱有根本的差異。

日本沒有獨立的文字，今日所用的字母是由漢字變化而來，這是事實。在漢字傳入日本之前，就有其神話式的民族文學，譬如原始的「古事記」，就是日本最古的以口傳口的神話文學。到了紀元三世紀中葉倭女王卑彌呼入貢於魏，漢字始傳入日本。紀元二八五年王仁獻「論語」「千字文」於日本，中國文學始傳入日本。是後原始的日本語受着中國文學的影響，在語彙上語法上俱起了許多的變化，到了奈良朝（七〇八——七八〇）之末葉，將此外來要素整理，產生表現思想的一定的方式。如紀元七一二年太安麻呂所編的「古事紀」，就是奈良朝早期的作品。在這以前，已經把漢字當做音符使用，以表現日本固有之思想感情。「古事記」就是用漢字所記載的日本神話，裏面漢文的影響固是很多，然其根幹仍爲日本的神話文學。

在推古天皇時代(五九三——六二八)，中國文學極其繁盛，漢文學的影響亦大。有許多古文竟完全是漢文，即如聖德太子所作的「憲法十七條」裏面，引用了許多「論語」、「千字文」、「管子」、「中庸」、「孟子」、「古文選」等書的成句。奈良朝晚期所作的「萬葉集」中大部分的和歌，在表現上民族文學的技巧雖達於完成的境界，而其所謂的長歌反歌全是模仿中國的賦及反辭的體裁。和歌在奈良時代盛行時，當時所謂國語文學只有和歌一種，其他的散文，可說多是漢文。不過在此應該注意的，就是漢字已變為一種音符的符号，用這種真名可以比較自由表現其固有的思想了。更進一步說，由生吞活剝的漢字漢文，產生了代表當時固有的民族意識的初期民族文學。

到了桓武天皇時代(七九四——八〇六)，文化亦漸漸次提高，文字亦用漸廣，由真名漸漸達而為假名，思想之表現益發自由，形成燦爛優美的平安朝文學。當時除優美的和歌以外，更產生物語體日記體的散文文學。日本民族文學至此有了空前的發展，後世一切日本固有的民族文學無不以此時代的文學為根基。如此時代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和泉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記」，綯基孝名「土佐日記」俱皆以假名所寫的散文小說，其流麗瀟灑永為後世之模範，而漢文學的影響亦漸趨稀少。然而當時的文學全出於公卿貴族之手，一般平民則仍是無學的狀態。因此這些文學的用語全是上層階級的用語，與下層階級的用語大相懸殊。兼之因用語的固定，和尊重古典文獻的結果，文學遂成為貴族的，因襲的，傳統的，口語與文讀至此遂分離。而此種文言文學只成為貴族的消遣品，當時的民衆級最難從理解。

其源氏物語亦言書，本筆密寫，規模宏長，誠為日本民族文學史之第一奇書。關於作者雖有種種傳說，然亦推定為紫式部所作。紫式部乃藤原為時之女，諱為藤原為時，其母為藤原為時之妻，其母為藤原為時之妻，其母為藤原為時之妻，其母為藤原為時之妻。

宗之一心三觀之血脈，故此書有史記的影響和佛教的影響。此書共五十四帖。分前後篇。前篇以光源氏爲主人公，配以紮上等多數才媛，描寫光源氏之得意生活。後篇則是以光源氏之子童大將爲主人公，描寫其失意之狀況。以瑰麗暢達之彩筆，描寫平安朝時代（約當於宋真宗朝）的宮庭貴族間自由奔放之戀愛生活，其優美婉曲，鮮有其比。此書主旨在表面上似乎是言情的，然而作者對於文學之主張似有褒貶善惡，啓悟禪機之意。

其他如「紫式部日記」，「和泉式部日記」，「蜻蛉日記」俱是燦爛優美之文學，日本語文之特色至此可謂發揮殆盡。而平安朝之民族文學遂成爲日本民族文學中之金字塔。可是這些物語日記類的文學多數出之於女子之手，這是一件特異的事。原來當時的公卿貴族表示風雅博學的方法，就是完全作漢文漢詩，或是吟詠他們的和歌，用省略的假名去作白話體的日記或物語，這是學養不足的婦女的工作，以士大夫的身分去作這些事，在當時是可笑的事。所以當時的男子必須要「登高能賦」其和歌，方可列入士君子之林。每逢九點的宴會必有歌會，以點綴其風雅，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在紀貫之等奉勅所選的「古今和歌集」裏面找出很多的例子。今日所傳的「八代和歌集」就是當時和歌文學的金字塔，在數量上較之「萬葉集」是有空前的發展；至於質的方面，却變爲優美，沒有「萬葉集」的雄渾的氣概。

二)

在民族文學史上與平安朝並稱的，要算江戶時代。江戶文學中最有特色的要算元祿文學。

在奈良時代平安朝時代，政治中心在貴族手裏，貴族遂爲文化之中心。到了後鳥羽天皇建元三年（一一九二年）源賴朝建幕府於鎌倉之時，一切政權均落於封建幕府之手，武士階級遂爲社會生活之中心

，於是武人跋扈，互相攻伐，一般文學乃呈停頓狀態。其間雖有「吾妻鏡」「大鏡」「增鏡」等歷史小說，然比之平安朝的作品究有不及。兼之從來的標準語起了複雜的變化。除了方言俗語混入文學用語中以外，還有許多的漢語佛語雜入，於是是一般文學在鎌倉時代吉野時代室町時代四百年間乃入於黑暗的狀態。

到了德川家康於後陽成天皇慶長八年（一六〇三年）建幕府於江戶之後，分權的封建政治乃成爲集權的封建政治。自此以後文學脫離黑暗的狀態，乃漸趨於復興，是爲日本文學之復興。

江戶文學約以慶長八年至寶歷元年（一六〇三——一七五一年）爲前期，由寶歷二年至慶應三年（一七五二——一八六七年）爲後期。在前期的前半，一般古書的出版及古典文學的註釋盛行，學問漸漸普及於一般社會，於是有歷史文學佛教文學及以教訓爲主旨的唐草紙和中國文學的翻譯本盛行於世。在前期的後半，則有浮世草紙，淨琉璃，俳句等特有的江戶文學之產生，如井原西鶴（一六四——一六九三年）的浮世草紙，近松門左衛門（一六五二——一七二四年）的淨琉璃，松尾芭蕉（一六四三——一六九四年）的俳句俱爲一代之傑，於是形成燦爛的民族文學史上的元祿文學。其後雖有近松的門人竹田出雲，西鶴的研究者八文字屋自笑。芭蕉的門人寶井其角等，只足繼承前人的餘烈，並無如何的發展。前期的文學富於創意，所以氣魄雄厚；後期的作品比較的纖巧，而富於學養，因此往往陷于抄襲的術學的編纂的。進一步講，後期的文學反是古典的，前期的却有浪漫的色彩。

在後期文學中之足以注意的，就是戲作文學的勃興。在考察此種文學之先，必須闡明其政治經濟以及風俗的背景。德川幕府到了將軍家重（一七四五——一七五九年）之時，漸就衰微。兼以家重柔弱多病，委政事於權臣，政治漸弛。到了將軍家治（一七六〇——一七八

六年)之時，權臣田沼意次父子專權，於是賄賂公行，風俗漸陷于頹廢的狀態，上下遂習于奢侈遊惰。到了寶曆十二年(一七六二年)以後，幕府的財政漸漸出入不敷，不得不多方剝削農民，以致農民暴動時起。兼以水旱地震噴火等天災頻行，幕府統治乃開始動搖。地方藩鎮多不奉命，在幕府內部執政者亦多不學無術之徒。儒生遂等於藝人，從來的正道遂視爲無用之物，甚有主張廢之之人。於是歌舞伎戲劇日盛，花街柳巷互競妖艷。不但纨绔公子以浮華相尚，即如旗本之武士亦以嫖精自命爲榮，富商巨賈的闊綽遂爲武士欽羨之的。甚至有自罵武士風度爲粗鹵，而學商人柔弱之風。

代表這種風俗的文學，就是黃表紙，狂歌，川柳，洒落本等戲作文學。所謂黃表紙是一種以繪畫爲主體的滑稽小說，狂歌則是一種滑稽和歌，川柳則是滑稽短詩，洒落本則是以描寫花柳界生活爲主的滑稽小說。洒落本中往往濫引梵文或漢音，描寫釋迦，孔子，天照大神(日本之主神)共嫖李白之妓院等事，引用中庸大學之成句，以暴露妓院生活之內幕，極其滑稽談謔之致。至於其中思想則極淺薄，適以表示作者之玩世不恭。

江戶文學之種類派別雖多，其特色則可以樂天的現世的一語包括之。此種樂天的現世之特色，一方面爲德川幕府的政策所養成，他方面却受了理智的現世的儒教的感化。至於佛教對於文學的影響，僅止於膚淺的因果應報說。缺乏深刻的思想，這不但是江戶文學如此，即明治文學大正文學亦無不如此。他們對於不滿的現世之諷刺，只是膚淺的諷刺，口頭的不滿，其內心對於現世固無何等的不滿。如明誠堂喜三二的黃表紙，大田蜀山人之狂歌俱是膚淺的滑稽，誇示自己的學識，將一切世事滑稽化。

江戶文學其次的特色就是勸善懲惡主義。戲作文學在將軍家齊的

時代（一七八七——一八三六年），受了當局的嚴重的取締，乃不得不藉勸懲的美名，以粉飾其淫污的描寫。遂至非有勸懲的效用，不得稱為小說。曲亭馬琴的小說就是這勸懲主義的一個代表。江戶小說自標榜勸懲以來，遂趨重於事件的複雜奇妙的變化，忽略了個性的描寫。其觀察是階級的團體的，忘却了個人的特質。其描寫常是理想的，非現實的，偏重於事件奇異的變化，流於遊戲滑稽。這些特色不僅是江戶文學如此，明治初期的作家如假名垣魯文，坪內逍遙，甚至於幸田露伴，尾崎紅葉亦無不如此。

（三）

自嘉永六年四月（一八五三年）美國的海軍提督培利 Perry 率其軍艦來到日本浦賀要求通商以來，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乃益益破產，從來的島國經濟頓失其平衡，於是政治上由尊王攘夷運動，急轉而為開國倒幕運動。為近代資本主義所侵畧之日本，此時欲免滅亡之慘，只有照着資本主義的形像，建立一統一的民族國家，是謂之明治維新。明治維新是一種政治上的改革，所以封建勢力大部分保留着。此種保留着的封建勢力，對於當時資本主義的改革發生了絕大的阻礙，遂使改革後之新社會走向封建與資本混合的道路。反映這種社會環境的明治新文學，於是亦非純資本主義的主義，而是東西合璧的特有文學。

明治新文學一般可分為四期，以明治元年至十九年為第一期，明治二十年至二十七年為第二期，明治二十八年至三十七年為第三期，明治三十八年至四十五年為第四期。

在第一期的前半，即明治元年至十年，是為承繼德川文學的遺風的時代。這時代的作家如條野傳平，假名垣魯文，古河默阿彌等，檢直是舊時代的殘餘份子，其作品及思想俱屬於封建的範疇。這時代的人們

第三期 日本民族文學之概況及其

，雖竭力建立資本主義的文化，然對於此種文尙欠充
排除陳腐的封建思想，對於舊文化，特別是德川文學尙有
。一般人們俱忙於物質的建設，尙無餘力顧慮到文化，特別
方面來。此時從事於文學者，只有些舊時代的戲作文學家，不
拾前人的餘唾，以維持他們奄奄一息的露命，其作品素質之陋
待言。故後人稱此時代爲文學之黑暗時代，自是評得其當。到了第一
期的後半，即明治十年至十九年，因受西南戰役的影響，封建勢力的
反抗受了根本的挫折，資本主義的勢力得以漸趨於穩固，而資本主義
的政治思想遂如潮水一般地流入日本。然中江兆民一派的民權論既不
見容於開明的封建勢力，俾士麥的國權思想遂由開明封建的代表者伊
藤博文扶植於日本。而成爲一種反映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此時一般
人士的注意力幾全集於政治的討論，關於政治理論的鬥爭極爲激烈。於
是魯文默阿彌一流的舊文學不能維持其社會的存在，政治文學翻譯文
學遂起而代之。此種文學在藝術的觀點上看來，固無甚價值，然爲此
時代政治運動之副產物，實爲反映此時代的要求的作品，新文學且從
此播下根苗，故文學史上亦有其相當的位置。

自明治十八年四月，坪內逍遙發表其小說論「小說神髓」以後，
明治文學遂斷然轉入第二期，明治新文學遂於此時產生。歐化的潮流
至十八年乃達於頂點，此後國權思想遂支配一般人士的心理，以前以自
由民權呼號於國民之自由黨漸變爲擁護開明專制之地主黨，封建餘孽
於是在開明專制的政治底下，得着法律的保護。一般人士漸以生吞活
剝的歐化爲可恥，開始尋找陳舊的靈魂。在此復古的潮流底下，乃有
元祿文學底復活和歷史小說的勃興，新俳句的流行。此時文壇的支配
勢力，雖爲二葉亭四迷，幸田露伴，坪內逍遙等的寫實主義，然而此種寫
實主義受着復古思潮的影響，遂亦非純粹的舶來品，而具有東西合璧

文學在其初期，雖竭力模倣歐美，然而民族的特質亦
得同適成其為特種的民族文學。

（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明治二十六年前後，因國內市場之窄狹
的貧弱，於是達到了最初的停頓。日本資本主義者為克服這
，必須向外，特別向西方的中國及朝鮮，尋找其殖民地，因而
暴發了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在中日戰爭的時代，為
國權思想所浸潤的忠君愛國的詩人，如須藤南翠、湖處子、外山山山等，
首先沸騰其熱血，悲慘的戰爭乃成為他們描寫吟詠的對象，不辭勞苦
，以文學為鼓動一般國民好戰的武器。此種戰爭文學本身固無如何的
價值，然亦為吾人研究日人的易感性和統治階級所培養的國權思想之
功績的材料，更進而可以了解文學之素質，實是唯一的宣傳鼓動的武
器。中日戰爭不但產生了戰爭文學，牠對於日本的資本主義的進展有
了決定的影響，同樣對於第三期的明治新文學亦有決定的影響。中日
戰爭前日方之勝利，第一給日人以無限的勇氣和無限的希望，第二使
日人益發信賴其開明專制的政體，使國權思想和軍國主義深入一般國
民的心理，使一般國民了解對中國的侵略為維持其國家的存在的要圖。
這次勝利對於文學的影響，第一是打開三十多年來沈滯的狀態，
而走向另一段階的發展，第二因國權思想的浸潤，增加一般文人尊重
國文國語的思想，離開剽竊西洋文學的曠界，有以文學宣揚國威的企
圖。在這時代已由概念的寫實主義，一變而為泉鏡花的觀念小說，桶
日三葉女士的心理小說和廣津柳浪的悲慘小說，於是明治文學在質上
量上都俱有了光榮的發展，至於評論界中，還有時代精神論、日本主義
、美的生活論等的鼓吹，於文學創作常有矯正和批判的影響。中日戰
爭後，中日戰爭之日方的勝利，雖取得台灣朝鮮為其殖民地，然日本新
造的資本主義在海外的發展，仍須受先進各資本主義者的排斥。如

以戰後的產業無計劃的發展，海外市場終屬有限，故不出十年，日本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遂不得不宣告停頓。為打破這個停頓，不得不於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五年）與俄國宣戰，奪取所謂的關東州，雄飛於滿蒙廣大的天地。日俄戰爭之日方勝利，第一使日本產業資本主義有發展至帝國主義的趨勢，第二使封建地主開始資本化，因而資本制的社會意識乃成爲一個健全的指導精神，第三使日本伍於先進大國之間，因而以亞洲主人公自命，乃有與白種人並駕而趨，爭霸於國際帝國主義之趨勢。這種影響深入於一般文人的心裏，促成文學界劃期的發展。明治文學乃經過三十餘年過渡時期，達到資本主義文學的正軌。於是歐洲文學的世紀末思潮，頹廢思想，象徵主義，自然主義，懷疑主義等思潮明瞭地表現於這時期的作品，並置除以前的舶來思潮以外，更形成日本特殊的俳諧主義的文學一派。總之，戰後文學的勢力乃得被世界文學名家所輕視之日本文學，乃能取得相當的位置。

(四) 品評的實際意義與批評

關於日本民族文學之敘述，暫止於明治文學，至於大正文學與文學等則以後換個題目再講。現在我們可以歸納到表現藝術學與民族性的問題了。

日本語既爲一種膠着語，故其文學一般的特質，恍惚如深淵來源，源源不絕地流動，清淺潺湲。此種清淺潺湲的要素固亦爲其民族的特色之一。然民族性之構成，與其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經濟之組織則有內在的聯絡。關於其政治經濟之歷史的社會的研究，溢本論文範圍以外，現在僅就表現於文學中的民族性來討論。

我們知道民族性決非固定不變的，有何先驗的超物質的存在的，却是隨着物質的條件也變化而同時變化。日本民族性也是同樣。所以在奈良時代和平安朝時代，中國文學和孔教的影響很大，表現於文學

上的民族性，是狠溫柔誠樸的，與中國古代的民族性却差不了多少。到了鎌倉時代以後，明治以前，約六百七十六年間爲武人執政的時期，武人殺伐殘忍好戰的特性，遂成爲民族性之一。我們可以在日本的舊劇裏面，差不多可以在每篇找出戰爭殺伐殘忍的台面。這種殘忍性不但在舊劇舊文學中可以發見，不但可以在新劇新文學中可以找出許多殺人自殺的例子，即如平日的報紙中我們常時發見慘酷的犯罪。

在好的一方面，這種武人的氣質，則表現爲剛勇果敢真摯，勇於表現，因此器局窄狹，亦成爲民族性之一。

此種武人的氣質傳入鎌倉晚期的商人，遂成爲剽悍的半賊半商的元明時代的倭寇。此種倭寇即是當時一種武力與商業結合的海外侵略的貿易，於是商人階級漸次在日本社會上成爲一大勢力，同時商人孜孜營利的氣質遂亦成爲日本民族性。此種氣質我們可以在日人對於一切產業的努力中發見，八文字屋自笑的「諸商人世帶氣質」，即爲專於描寫這種氣質的作品。

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固有其政治經濟之背景，然上述兩種氣質亦爲其上層階級的特性，造成其侵略的內在的必然性之因素。至於其農民與工人因爲從無左右政治的力量，故農工的氣質至今很少表現於文學或文獻史料之中，只可在實際社會中，發見他們的誠樸熱烈的特質。不過我們應該知道，日本的農工至今仍在上層階級的壓迫底下呻吟，固有一部分爲帝國主義者所迷惑，用來做侵略的工具，其農工階級之本身則無何侵略的特性之可言。反之呻吟於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的工農，對於被壓迫的同胞是有勇敢的熱烈的幫助。關於這點，日本帝國主義的報紙多略而不報，我們徵之於上次山東出兵時，有許多反對山東出兵之工農被捕，可以料想這次事件日本的工農亦取反對態度，是可斷言。

故此次抗日，以日本民族全體為對象，是絕大的錯誤，我們是應該把他們分開，取拒上聯下的方略。我們應該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半殖民地民族的仇人，同時是他們國內的工農的殘殺者。我們應該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其民族全體固不應有何敵視。

勝利的明天

冰 凌

空氣一天一天的緊張，人心惶惶，充滿了恐怖底神色。你把我瞪了一眼，我把你瞪了一眼，個個都在驚慌底凝視着，只知大難將臨，都在捕風捉影，不知大難何日來臨，來自何方。有一次，無意中有一個人，在街上惶惶地向前叫了一聲『快些回家啊！』的跑過去，驚得各街各市的人都以為大亂到了，風聲鶴唳，爭先恐後的把街門和窗戶板都關鎖起來。等了半天，偷偷的探聽過甚麼都沒有了，才捏了一把冷汗，慢慢地把門打開來。

「山雨欲來風滿樓。」適足以描畫出當時城中底景象。

謠言一天一天地緊迫，森波等為確定應付環境底方法，在昨晚底緊急會議之後，他一面打算着，擡起精神整理行裝，行裝底全部都是些用符號或秘密底通信法寫的人家看不出而自己明白的工作計劃和報告。

在一個晨曦底清晨，小鳥們剛醒過來，在樓前樓後底樹枝上跳躍，歌唱，他把昨夜預備好了的皮包檢閱了一下，正要走出他們底廬所，經過寂靜底街巷出城跑往碼頭去的時候，向隔壁的泉叫了一聲：

——快些起來呵，工作加緊一點。最遲兩天就要回來，我走了，你今早一定要把廣，平等叫來，加緊的準備呵！

他在向轉車到C省城的S市進程中底小火輪上默想着：

——變當然變的，恐怕沒有這麼早吧？總計劃應該迅速地決定，

早日使我們知道的，現在如何，爲甚麼還不明白地給我們知道呢？

他爲躲避同船者驚疑的眼睛，跑至船底窗口，向河流兩旁底田野間探望。

青蔥底田野間，疏散地站立了幾個雄壯底農夫，正用他們粗笨的羊臂一起一落的工作着。如鋼鐵般堅強底肉體，久經鍛鍊底赭紅色底皮膚，處處都是力底表現，顯示他們底偉大。田隴上底水牛「吁」底叫了一聲，重復低下頭去。水牛背上的牧童，唱起嘹亮底山歌送到他底耳邊。從他底幻想裏，好像聽到勝利之歌，感覺突然興奮了一下。慢慢地，他又注視到田野後邊左角底樹林中漏出的幾間泥屋上去了。在煖含有濃厚深意的蔚藍天空，間或慢慢地移動着如綿羊般底浮雲在和底陽光之下，反映出異常精彩，籠罩住這幅宏偉，像正在活動着底農村。農村後面連綿底山脈也要活躍了。像緊緊地懷抱着農村而蠕動着。在以前，沒有由思想底轉變而努力行動之前，他或寫出很好的詩句，但現在，他並不覺得有甚麼詩意詩境了，他只知道這是偉大底鬥爭底出發點。他想到瑞或新也許正在那裏參加區農會或鄉農會開會或演說吧，他高興極了，他覺得勝利的明天瞬間即至。他興奮，他熱血沸騰，一切都在他底眼前顯示着偉大。

那是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事。

「N H分裂」的聲浪一天一天的上漲，個個都在分化，衝突，混亂，擾攘的緊壓空氣之中。曾經號稱的革命同志，有的是反動了，有的在觀望，動搖，另有革命的一羣呢，早已堅決地深入工農羣衆的隊伍中了。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讓歷史家去把它記載吧，我相信凡是近代的中國人，沒有不知道這次革命進程中巨大的事變發生的原因和經過的，各不相同的，只其解釋不同而已。

管他媽的，讓我來單述T縣森波等那一羣的事蹟吧。

T縣是在C省省會偏東的南面不遠，只要兩點鐘的火車便可以到達的，在C省省會附近，T縣是很重要的，差不多沒有一次政變，T縣不居於一個重要的地位。扼住全省咽喉的虎門寨，就在C江出口的T縣的地方。T縣的一動一靜，不但能影響C省城發巨大的動搖，它一封鎖，能令C省城感受着嚴重的打擊。因此，在一方「清黨」，一方在高叫「反對軍事獨裁」的嚴重局面之中，各方之對C縣，都在極力的注意自不待言的了。

N H兩方衝突的火線快要接觸了，在將衝突而仍未衝突之前，革命策源地，北伐後方的C省，它的左右袒實能轉移N H兩方的形勢。那時，老奸巨滑的C省軍事領袖，表面上還抱着超然的態度而觀望風色，可是，下層的活動就不同了，完全在「N H分裂」聲浪的漩渦中一步一步跑上鬥爭底路程，那時，為軍人派收買，鼓動的人們，天天造謠，說「C黨指揮農軍襲取C省城了」希望C省底軍事領袖制裁「反對軍事獨裁」的活動。而「反對軍事獨裁」的人呢，那時還欲用其他底方法使C省底軍事領袖底軍事領袖表示很好的態度，以免作無為的犧牲。的確，那時C省的軍事領袖，表面上，有服從H市中央的傾向。因此，他們除勢力的準備，造成濃厚的革命空氣外，個個都是坦然的，不顧一切的謠言。

森波等，在T城，除開了幾次民衆大會，發出「反對軍事獨裁」，擁護H市中央，等口號，貼貼標語，散散傳單，和跑至農村和工人羣衆中檢閱了一次鬥爭底力量外，還沒有作具體的，行動底準備。

風聲一天一天地緊急，時局一日一日的變化中，他們注意了，他們不得不注意鬥爭底行動。

在郵電困難，一日千變底緊急關頭，除開了一次幹部會議，作了

一次一般底決議後，他趕快的要跑往C省城一趟，看看省中底情形如何，這時應準備到那一步工作。換句話說，省中底軍事領袖還有希望沒有，我們還去不去希望他，應該不應該立即轉入行動底時期。

他從T城搭小火輪跑至S車站，在S車站底候車室中，月台上，人還是照樣地擠擁着，忙碌着，但帶着幾分惶恐底神氣，面面相覷，不過爲着其他的事不能不跑至車站裏來罷了。恐怕人叢中底一部，還是時局轉變中底忙碌者。

他穿着一身破舊的黑嗶嘰學生服，戴了一頂鴨嘴式的便帽，瘦長底身材，黃而尖底臉，那雙凹進去而發射出尖銳而靈活底光芒底眼睛，一看過去就知道是一位刻苦而有毅力，勇敢而富有經驗底青年，照他底臉孔看起來已有二十二三歲了，其實，他還不到二十歲的樣子，踏了一雙破舊底革履，在候車室裏站立了一回，買了一張三等車票，拿着手提包，跑到月台上來。在月台上環視了一周，別的沒有甚麼，車站上較以前多添了幾個維持治安和檢查旅客的兵士站立着了。那些兵士懶然的垂着頭站立着，有時把頭用力地抬起來望了一下的樣子，好像甚麼也沒有。假若那裏不是還站立了一個掛皮帶的人，他們早就坐在地上，倚着槍柄打瞌睡了。

在候車室外，向東遠遠地眺望了一回，黑色的瓦，濃綠底樹枝，一縷一縷底青烟向空中滾動着，這是S市，他底靈魂所在底S市呵。在一陣底出神之後，搖了搖頭，用堅決的意志壓抑着，希望往C省城的火車快來。愈來得快，愈走得快，愈減輕他纏綿悵惘的留戀。他的確知道不應該生出這種戀戀的念頭，他犧牲一切都可以，何況暫時的，這一點點？他希望火車到來，快些載他離開此地。他焦急了，他趕到C省城還有很重大底使命呵！

他失望的跑回候車室的長凳上坐下，他想起在S市立高等小學

教書的雲英，她圓圓底臉，不肥不瘦，不高不矮的身材，短短的頭髮，櫻紅的小嘴，尖尖底鼻官，嘹亮底喉音，講起話來帶起靈活的神態，一絲一毫，一點一點地都在他底意識中活現着。他底心有些迷惑了，人就好像站立在她底面前。

可是他啊，他底身體在此刻始終不能讓他跑至她底面前，他絕不能擔誤他底工作與愛人親密一下。並且，在來S車站以前，雖然是槍悴間，但他決定不讓她知道他此時要經過此地，免至擾亂自己底心緒。假若她跑至車站裏來，見一面反爲不好。但到現在，他後悔，他有些怨意了。

「——跑來這裏見一面不是很好的嗎？不但不防碍工作，定然能增加我不少鬥爭底勇氣。她是我底靈魂，我是她底軀殼，軀殼失掉了靈魂是不能行動底呵！我能見她一面，不是更能努力麼？更有勇氣麼？一定的，一定的，一定更爲努力，更有勇氣！爲甚麼我不早日設法通知她呢？爲甚麼我來到這裏以後也不打個電話給她呢？啊啊，我太不該，我太不該，她知道也要罵我底啊！現在來不及了，那有甚麼法呢？那又有甚麼法呢？」

在他沉醉，迷糊底意識中，他正在反覆地責問自己「見了一面不是一樣麼？見她幹甚麼！」的時候，「瓜！瓜瓜！」的遠遠地這來了幾聲，漸漸地聽出隆隆的聲響，人在騷動着，車站的鈴不斷地響着，桂C省城底火車入站了。他如同夢中醒過來一般，抖起精神，跑至月台上等待去了。

火車在Y車站停了大概有半點多鐘了，車上的職員，車站的職員不斷地，驚慌的來回地跑着，還沒有開車底消息，車上的人一個個把頭往車窗外探聽了一下縮回來，私私的在談論些甚麼。距C省城已不遠了，只有三站，爲甚麼還不開車呢？等到下車的人探聽回來說，

前面的電線已被割斷，車站的人已跑清了，才知道現在還未能開車的原因。

——軍教場開大會，工人搗亂！

——軍隊包圍省農會。

——鐵路工人與軍隊發生衝突，前面還隱約地聽見槍聲呢。

斷片的消息繼續傳來。

森波在車上向車上的軍人，車下的鐵路工人，與及車上車下的人羣注意了一下，裝着無意地摸摸身邊帶着的皮包，再跑下車站詳細地探聽了一回。他知道事有些不妙了，無論誰先動手。軍隊先動手當然更加不妙，就是工人先發動吧，一樣是不妙的，因為到現在他們還不知道發動底日期，在甚麼樣的總計劃之下去發動。就是發動也是迫於不得已的，零碎的，不是有計劃的總動員。不是有計劃的總動員是會失敗的啊！無論如何是衝突了，破裂了，C省的軍事領袖是沒有希望的了，不但沒有希望，一定是反動，反動了，假若他不反動，現在是不會發生衝突的，反動派有甚麼力量呢，假若政府不反動，這是推想而預料及的。雖然如此，但他還不能即時跑回縣城去，因為他還不了解全省的局面，省城的空氣，他們的工作策略如何。回去發動，盲動一下是不行的，他還是要趕到C省城去。他要跑到C省城去的心不但不能因此而停止，更加急切了，一分鐘一分鐘的急切，遲一分鐘就是遲一分鐘的啊。他對火車之不能開行，不是如普通旅客與有失望而已。他簡直是焦急，憤恨！但又有甚麼法呢。「前面的電線已斷，車站的人逃跑一空。」

不一會，車頭轉向後面開來，哦，向後轉，火車也向後轉了。

開倒車！在火車飛也似的往後開的時候，他並沒有想去找尋甚麼，也沒有心去鑑賞車外的景物，失望，焦急，憤恨，不安定的心情

使他無意中往別的車廂中走動着，因為他下車時車上的坐位已給別人佔了。在第二個車廂中，他遇見了在軍隊中當連長的同志曾唯，他底軍隊是駐紮在S市外的車站附近的。那時曾唯正在低首沉思，不知在想些甚麼，他站住，恐怕看錯了。睜大了深坑似的眼睛，仔細看了一下之後。

——曾同……老曾，你也要到C省城去麼？

曾唯提起頭來把他望了一下。

——是的，你也要往省城去麼？爲甚麼上車的時候我沒有看見你呢？

站起來，讓森波坐在他的旁邊。

——車不能走了，討厭得很！

——那你回T城去麼？

——不，看明天早上怎麼樣。

——明天早上還是沒有車怎麼辦呢？

——搭船轉去，船總不至於沒有吧，你呢？

——我回到營部裏再說，恐怕明天還是沒有車的。

——跟我一塊到S市好麼？

——不，我先要回營部裏去。你在甚麼地方呢？我找你。

——市立高等小學校，晚上你到那裏吧。……喂，你一定去，我一定等你。

火車回到了站，天色已近黃昏了。

晚上十二點了，才把S市負責的洪舉，工人運動的周剛，市部農運的梁劍升來，曾維與排長程飛也來了，雲英是S市學生運動與婦女運動負責的，他們圍坐在雲英的房裏談話，就算是S市臨時緊急會議

了。

會議雖沒有甚麼儀式，東歪西倒的坐着，但房裏的空氣異常緊張，大家都集中森波的說話，同時，森波也很注意他們底工作報告。個個都眉飛色舞地緊握着拳頭，只雲英一人顯露着異樣的沉默。

——鬥爭底時候到了，你們注意啊！

森波很鄭重的說了這句之後，隨即要他們各人個別的負責報告。他們報告過後，把不重要的擺開，集中在鬥爭時應有底準備去了。

——梁劍！民團的動作是要十分注意的。現在雖不能立刻把他們繳械，因為省城遠沒有命令到來，但是不能不注意底啊，最好，暗中派人去監視着他們，光是自家底準備是不行的。……市內的民團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會唯與程飛等同志們要負責，同時周剛也要加緊注意到工人自衛隊那方面來，時機到了市內民團的槍械要拿到工人自衛隊手中。……唔，會唯，若團長營長是反動的，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他們一個個都關鎖起來，必要的時候，把他們槍斃了都可以，不用遲疑的下級軍官和士兵的工作作得好是不成問題的，反動的當然還是把他們槍斃！……雲英，太太小姐們底工作可以少作一點，現在不要作了，多注意女工那方面去吧，交通的工作是要女同志去作較妥當些，你要注意到能作這種工作的人，……老周，搬運工會不是在民團局旁邊麼？那裏要特別的準備，最好你到那裏住。

早晨起來，大概因為昨天晚上睡眠不足的原故吧，雲英活潑底臉孔停滯了，沉默的坐在向南的窗戶旁邊，窗外底運動場還是寂然無聲，因為太早了，小學生們還沒有上課。森波坐在床邊底椅子上，剛才把他帶在身邊的皮包內的計劃和報告書，有意無意地一片一片的撕毀了，焚化了，望着雲英，好像在思索些甚麼，等待着甚麼似的。

——你今天還是要去？不走不行麼？

還是雲英先開口，打破這一般的沉默。

——是的。

他們繼續的沉默着，好似沒有甚麼話可說。實在的，說甚麼呢？溫柔而纏綿的愛戀與憤恨激昂的心情的衝突，填塞了他倆的心腔。憤恨！冷然。將來？陣陣的酸楚與悲痛。這時的心情，非愛人的偎依所能安慰得了的了，覺得說甚麼話也是徒然的。

——等將來吧，等到勝利的明天吧，明天是我們勝利的，最後的勝利終屬於我們。

他只能拿這句話以自慰，但不能拿出來向雲英說，說出來恐怕反會引起她底傷感。

——當然是我們勝利的！

很有把握似的想到這裏。他覺得滿足了一些，瞬間露出半面底笑痕。

——會！有一個勤務兵送了一封信來，他寫了個回條給那位勤務兵拿走之後，看見信裏是這樣寫着：

森波！

火車有了，八點半開。快來吧，我在車站上等你。

會唯。

看看棹子上面的時鐘只是七點，距開車的時候還早，他來回地在房裏走着，突然，緊握拳頭，向空中揮動了一下，

——他媽的，這些狗東西，不幹是不行的，還是軍閥！

再沉默了一會之後，雲英向森波提議！

——森！我們到市外的田隴上走走吧，那裏離車站近一點。

他們踏出了學校的門口，已碰見一兩個小學生來校上課，街上來

往的行人已很多了。他們一步一步跑過幾條熱鬧的街市，一直往市外車站附近的田隴上走來。雲英站在森波底旁邊，直望着東邊疏散底園林上反映着日出的光輝出神。

——甚麼時候回來呢？

雲英突然向森波這樣問起來。

——明後天準回來。

——森波很堅決的回答她。

這是雲英最擔心，而躊躇了半天底疑問。說了之後，用尖銳底目光叮望着森波，渴望着滿意底答覆。

——不一定。T城是要去的，大概也要到這裡來。

——到這裏來不是一樣底工作麼，這裏是很重要底啊，C K鐵路底中心點。

——雲英盡力地解釋着，希望森波能與她在一個地方。尤其是鬥爭底巨浪澎湃之時，她不願離開他一刻。勝利了固然很好，萬一失敗，離開了就更覺危險了。不管勝利和失敗，到那時，她往那裏去找我呢？她整天的思索，整天的沉默就爲着這一點。衝鋒隔陣的危險工作，她意識至已不可避免的了，她不能勸他不要去幹，就是勸他也是徒然的，她只能希望她能常與她在一塊而已，無論出生入死。

——是的，但 T城也是很重要的。

——他們負責不是一樣麼？森，我希望你在這裏！

她又像發怒，又像懇切的哀求了。

——到那時候再說吧，我也是願意和你在一塊的。不過，不過我們底工作不能由我個人去決定的啊，你是知道的。

——不過，不過我願意和你在這裏。

她底眼睛微微地帶些濕潤了。

——英，你放心，我是願意在這裏的，……

他要給她一個暫時的安慰，一步一步移至她底面前，模糊中與她作了一次深長的接吻。

他看見雲英的手表，已是八點二十分了，不得不鬆開手，急速的跑向S車站去了。

妥協是妥協不了的，妥協就是反革命。

姑息是姑息不了的，姑息就是失敗的途徑。

當資產階級反叛的時候，絕不能顧全聯合戰線的破裂，顧全了是上了資產階級的大當。

我們不能靠人，只有自己靠自己，要高舉我們的旗幟，直接鬥爭。

一切的一切，日形緊張了，號稱革命的C省，赤色的c省，自從反動了，白色恐怖已開始了以後，省農會，工人代表會，一切一切民衆的組織，革命的集團均封閉了。檢查，捉人，槍斃的事實繼續不斷的出現了，就這樣給他鎮壓下去麼？誰也不能相信，誰也不能相信會有這般容易！一鎮壓，革命的怒濤立刻會湧起來的，客觀的事實是如此，反動派要實行屠殺，開始白色恐怖的時候，未嘗不知c省民衆革命力量底偉大，是可懼怕的，很費躊躇的。

軍警密佈的省城與各縣市中，反對白色恐怖的傳單如雪片紛飛的從空中降下，無論軍警搜查的如何嚴密，晚間或白晝一樣的繼續出現了，農軍攻城，工人暴動，軍隊譁變的消息一天來的急似一天。的確，工人起來，軍隊譁變的事實，已在幾個地方發現了，各縣市鄉村如怒濤湧的武裝鬥爭已不斷的發生而開展了，有錢的逃往租界，沒有錢的摩拳擦掌，全省都在風雲密佈的緊壓空氣之中。外國的軍艦也借保衛外僑爲名，一隻隻開進河內，逼近省城示威。

在雷雨交響的一天下午，森波從 C 省城秘密轉回離 T 城十餘里的大洲鄉。十幾個鄉村的犁頭旗幟已滿插在大洲鄉附近的山頂上，數千農軍已握守住往 T 城道發的各要道口，連鄉中的小孩子和婦女們都在忙碌着運送子彈和食物了。

大洲鄉的形勢在 T 縣中，是個很重要的所在。村前三里許，乃來往 T 城與 S 市的河流的中心，駐紮了百餘名農軍便足以阻止了 T S 輪船的來往，斷絕了 T 城與 S 市的聯絡；左邊山脈連綿，乃進 T 城底要道，可攻可守；右邊比鄰的鄉村，都在犁旗之下的更不足慮了，因此，這次鬥爭的大本營他們就決定了設在大洲鄉中區農會會址的大宗祠裏面。

前面臨着魚塘，後面被一帶果林圍抱着的大宗祠門口，兩邊貼着「革命先鋒隊」，「農民大本營」的兩條橫有一尺多，長約五尺餘的紅色標語，好像以前祠堂門的一付對子是的。森波，新，瑞，錦華叔等都坐在裏面，正圍住一張長棹子在那裏談論。祠堂內的大堂後面才是祠堂的祖宗的神主牌的所在，故大堂內面除高高掛着以前原有的「文魁」等那一類的木橫額，和一些新貼的標語外，正中還掛了三個像片，兩個是外國人，一個中國人。

——喂，究竟立刻出發還是等到夜深呢？他們把進攻的計劃決定之後，便談到這些問題來了。

——晚間吧，我看晚上便宜些。

——人已齊了，下這樣大的雨正好，比晚上還要好些，現在去吧。

有人很堅決的這樣主張。

——那就這樣決定好了。何必遲疑呢？

——現在出發是不成問題的，不過，S 市那方面要你去一次。

錦華叔急轉直下的向森波這樣說，回過頭來向新與瑞：

——你兩人誰擔任攻南城與北城呢？東城那一路我去擔任較妥當些。

——我擔任南城吧，老瑞，你擔任攻北城好了。

——好吧。

他們就這樣決定了，出發了，一會，在大雨滂沱中，各山各谷都飛溢着前進底歌聲，痛快淋漓，不可一世的氣慨，充滿了全宇宙，勇猛不可抵當的偉大的羣衆的力量呵！

走上前去呵，

曙光在前，

同志們奮鬥！

用我們的刺刀和槍砲

打開自己的路。

勇敢上前穩着脚步，

要高舉我們的旗幟，

我們是工人和農民的先鋒隊呵！

我們的熱血已經沸騰，

作個最後的戰爭。

殺盡那些強盜狗命，

就要有犧牲精神。

快快……

……

1930.7, 2.2

附在尾巴：

這是一九二七年四月間C省的一個事實；那時機會主義還籠罩着革命的面幕。作者即以自身的閱歷與經驗寫成的紀實。
原標題爲『一九二七年的四月』，我未徵得同意，擅把它改爲『勝利的明天』，因爲勝利的明天，正是我們現在的經驗與教訓。

晚秋西原道上寄葆章

胡卡遠

村火微明滅，周原實浩渺。輕車正盤薄，俯仰天空小。
清波逐行人，寒林沒歸鳥。忽顧西山月，娟娟出松篠；羣峯
含夕照，樹樹炊烟繞，誰云是蕭索，我道秋偏好。

廿一月二十二日賦於一樓

街頭漂泊的人

原名——The Man On The Kerb

Alfred Sutro 著 仲剛譯

——獨 幕 劇——

人——鄒紹甫

瑪莉——其妻

時——現代

地——他們的家庭

景——(一個窪下的窟室，除了幾張破亂的椅子，一條鋪在地上的體無完膚的草褥子和一個舊箱外，別無陳設。幾個帶鋸子的罐子缸子或一把壺漫無秩序的散放在舊箱上。靠近一只空的架子，還可以發現幾個破衣袋子。四壁未曾塗過什麼顏色，但是可以看見不少黑赭色的花紋；顯然是雨水滲透後而留下的痕跡。台的後面——靠近門有一窗，可以望見外街。窗上的玻璃，有兩塊是用報紙糊上的。一個小女孩正睡在地下的草褥上，身上覆着一件舊的女棉襖。她母親——瑪莉半臥在她的身邊，口裏不斷地低唱着催眠之歌。瑪莉仍然很年青——從前一定是非常美麗的，但是她的兩頰向裏窪了兩個凹窩。一對含情的眼睛却被兩個黑深的圈兒圍住了。她的面孔是慘白而無血色的，她的衣服是襤褸不堪的，但反而呈現着一種傷感的清潔和眩耀。室內惟一的光線是從窗外高道邊上的路燈射進來的。

鄒紹甫從窗走過，然後入室。一週身沒有一件完整的衣服，要不是他臉上起了許多不自然的縐紋和那消瘦的容顏；他一定是個很壯美的少年。他蹣跚而入，被迫而奔走於街頭以致凍僵了的四肢，呈露了劇烈的疲勞。他在門口搖了搖他自己，從他身上掉下不少的雨珠來。

瑪莉試準了小孩是熟睡了以後，很熱烈的跑到鄒的面前；但當她查覺了她丈夫的愁悶和失望，她的頭不覺的垂下去了。

莉：(渴望的)什麼也沒有！？紹甫！

鄒：什麼也沒有！一文錢都沒有！什麼都沒有！(瑪莉轉過去，抑制她的悲泣。)一點東西都沒討着，同昨天一樣——比昨天更壞，昨天還帶回幾個銅子。你怎麼樣？

莉：一位太太給曼莉一些吃的。

鄒：(感激的)祝福她老人家！

莉：吾帶了她到一個闊家的廚房，紹甫。

鄒：她得到很多麼？謝謝上帝！你呢？

莉：曼莉替吾藏了一塊大饅頭。

鄒：這位太太亦沒有給你什麼嗎？

莉：只於一頓教訓：她說不該在這麼一個壞天氣帶了小孩子出來。

鄒：(苦笑，當他坐在椅子上。)哈哈！他們的教訓永遠是來得這樣快……不是嗎？他們說，『不該求於人，吾的朋友，在街上是向來不周濟乞丐的！』『請你看看吾』，吾對其中的一個說，『摸摸吾的胳膊，拍拍吾的胸膛，吾告訴你，吾要餓死了！吾的妻兒亦要在家裏餓死了！！』『在街上是向來不周濟乞丐的！』哼！

莉：(放她的手在他肩上)噢，紹甫，你很濕呢！

鄒：大雨落了三個多鐘頭呢。天哪！冷呀！吾們不能弄點火麼？瑪莉

。

瑪：用什麼來弄？紹甫。

鄒：（向周圍看了一下，忽然立起。拿起一個靠着牆極破的椅子，將椅腿折了下來。）用這個——『美麗堅實的器具——當他們賣給你的時候是這樣廣告的。（一面折掉椅腿，一面說（想一想當吾們是人的時候，吾們費多少錢爲這惡魔！花了比牠實價多幾十倍的錢！回想一下，這般窮鬼——像吾們似的這般窮鬼，用血汗換出來的東西。再看看這般妖怪——這般吃吾們肉喝吾們血的妖怪，他們賣這些東西填肥了他們的肚子。現在你（指破椅）從什麼妖怪那裏來的還給吾滾回什麼地方去吧！至少吾們可以溫暖一會。（他將木腿填入火爐）有紙麼？瑪莉。

莉：（從箱上拿了一張舊報紙）這裏，紹甫。

鄒：好，這就可以幫助把火點起來了。（他看了看報紙，然後很小心地放在木塊下面。）日日新聞，這可以告訴世界吾們是如何快樂的一個民族！多麼矯傲屬於一個世界上終日被太陽照耀着的帝國！吾今天晚上要把 Gibraltar 賣了，來買些臘腸同麥牙汁土豆。如果有人替吾找一個一星期一鎊的書記，吾就把印度送給俄國去。有一根火柴嗎？瑪莉。

莉：（站在他旁，給他一根火柴。）噢！紹甫，小心！吾們只剩下兩根了！

鄒：吾要小心的。等一下。吾看看煙斗裏還剩下一點烟葉不？（他從衣袋拿出烟斗）一個警察通知吾離開官道的時候，給了吾一些烟。他說，『不要乞討，有烟斗嗎？好，這裏有些烟草。』吾還以爲他要給吾錢呢，但這是吾一天裏所聽見第一句的慈善話！（嘆

莉：自然她願把房錢趕快地給她，她們亦是窮得很呢！但是她說她不會把吾們轟出去的。昨天吾到她女兒那裏去，她女兒作洋火盒子。你知道嗎？吾不相信爲什麼吾們不能試一下，一天可以賺一先令呢！

鄒：一先令一天！好哇！（他的烟將熄，他作最後的一吸。看烟斗裏確是沒有烟了，把烟斗放在桌上，嘆了一口氣）那麼，吾們亦來做洋火盒子吧。吾今天早晨又到 Vestry 去了，看能不能得一個掃地的差事；但是已經有三十多個候補的名字了。吾曾經試了試砍木頭，但是吹到第三下吾就咳嗽了。吾的內部受傷了，不定是在那裏。世界上所有的工作吾都試過了，居然還有其他的！不許吾在街上乞憐，不准吾向大人們求救，高貴的大人們！一先令一天，一個人能賺那麼多嗎？噢，瑪莉，那吾們一星期能有十四先令的進款了。讓吾們來做！

莉：但不會真有一先令，紹甫。你還要自己找膠水，木張，零頭……並且在沒有能賺錢以前，自然還要花上幾個禮拜去學習怎樣做。

鄒：（阻喪的）還要這樣嗎？那幾個禮拜吾們怎麼辦呢？（他佔起伸腰）好！一個堂堂英國的公民，能用三國文字通信，會寫雙款線簿記，有十二年的經驗；但是他唯一的報酬是餓死！（他再伸腰，強烈感情的）上帝！我願意作一個非洲人！

莉：（緩步向鄒）紹甫！

鄒：什麼？

莉：吾們曾經很奮鬥，不是嗎！

鄒：奮鬥！有那件工作是吾們不願意做？有什麼事情吾們曾經卑視過，或者加以白眼？有什麼機會是吾們看着把他錯過了嗎？

莉：（躊躇的走近鄒，把她的一隻手放在他膀臂上。）紹甫！

鄒：(抬頭注視她)什麼？(莉畏怯的站着，眼望下看。)好，說出來呀！瑪莉：

莉：(她走到草褥，從下面取出一個大而肥的時髦錢袋，遞與他。)是這，紹甫。

(注視)一個錢袋！

莉：是。

鄒：你——

莉：找着的。

鄒：(看她)找着的？

莉：(不自然的)是的。在一種很奇怪的情形之下找着的。

鄒：怎樣一種情形？

莉：當落雨的時候，紹甫，吾走進車站避雨去了。吾站在一個書攤旁邊，指給曼莉看那些畫報，有一個闊太太買了一張報，把她的錢袋拿出來了，就是這個。當她給完了錢，因為她要提她的裙子，就把錢袋放在那書架邊上了。然後來了一個人同她說話；吾想是她的一個朋友。周圍有很多人站着，吾亦不知道怎麼的，吾就抱着曼莉走出大街來了。

鄒：拿了這個錢袋！

莉：(點頭)

鄒：沒有人跟着你嗎？

莉：沒有。吾抱着曼着是不能跑的。

鄒：什麼原因叫你這樣做的呢？

莉：吾亦不知道。總有些原因叫吾這樣做。她把錢袋就放在吾的手邊，吾無心的拿到手裏以後才曉得的。然後吾就走到街上來了。

鄒：裏邊有多少錢？

莉：吾還沒有看呢，紹甫。

鄒：還沒有看？

莉：沒有。吾不敢。

鄒：吾料想不到會有這種事，瑪莉。

莉：吾們必須做些工作。在吾們能做洋火盒子賺錢以前，吾們要學習幾個禮拜才成呢！你一個月以來沒有吃過飽飯啦；吾亦沒有！如果那裏有錢，你可以買些衣服；吾亦買些。吾真需要！那位太太丟了這個不算什麼。她很闊呢！她的外衣是真紫貂的；並且沒有人可以找着吾們。錢是沒有特別標記的。吾想那裏面一定裝着不少的錢，牠很重哩！

鄒：（機械的用手稱稱錢袋）是的，很重。

莉：（熱烈的）打開牠！紹甫。

鄒：（再轉向她）爲什麼不打呢？

莉：吾想吾還是等一下的好。吾想或者有什麼「好運」會來的，或者一個有心的人在街上攔住了你，便同你一塊回來，看見吾們，看見曼莉，看見吾們這般可憐；就說啦，『嘿，這裏有錢，吾可以叫你們再不依靠旁人啦。』那時候吾們就把這錢袋送回去不要了。紹甫。

鄒：（仍然機械的秤着）是的。

莉：吾們不能這樣活下去！吾們能嗎？你將又要同昨天一樣的咳嗽一晚上，他們昨天送給你們的藥亦不好。如果你有衣服，你或者可以得到一種工作或說不定。你知道你這樣飢餓是不容易找着事的。

鄒：他們笑吾？

莉：（看了看她自己）吾實在沒有臉在街上走。

鄒：吾知道，雖然吾是慣了的，但是……唉！還有孩子呢！讓吾們看看她。

莉：小心不要把她弄醒了！紹甫！

鄒：有火，很煖的。

莉：她要餓的！

鄒：你不是說她吃了東西了嗎

莉：那是在三點鐘。小孩子不能同吾們比，她們要一定時候吃東西的。每晚他都要餓醒了，但是吾沒有東西給他吃——因為這個吾才拿了這錢袋。

鄒：（仍然機械的握着錢袋，注視牠。）是的，爲什麼不呢？

莉：吾們可以給這個小寶貝買些煖的衣服，好的食物。

鄒：（屏息）一個賊的女兒！（用手遮着臉）

莉：紹甫……

鄒：（意識衝突）不妙，是吧！唉！真是沒有辦法。可是誰又在乎呢！這套搗戲已經耍了三個月了。吾們更醜陋了，更褻褻了，更饑餓了。沒有一個人憐憫。他們就會對你講，『躲開官道。』哼！讓吾們看看錢袋是什麼。

莉：（熱烈的）對了，對了。

鄒：（抬頭，將要開）噢，一個警察從門前走過！

莉：（不耐煩）不要緊的。

鄒：（轉向錢袋）生平第一次見了警察叫吾嚇怕。（他手摸到錢袋口鎖時，稍停。忽然受劇烈激刺，飛步到門，開之，跑到街上去。

莉：（絕望的喊叫）紹甫……（她投身在草褥上，嗚咽起來；但不致鬧醒曼莉。片刻，鄒進，垂頭，一脚在前一脚在後地站着。

莉：（仍哭，但自禁。）你爲什麼那樣做。

鄒：吾不知道。

莉：你把牠給了警察？

鄒：（點頭）

莉：你告訴他什麼？

鄒：告訴他是你找到的。

莉：在那裏？

鄒：車站。你拿了來，因爲吾們快餓死了。吾們並不會打開牠……

吾們住在這裏——這間地窖。

莉：（抽答）吾想他要自己留起來的。

鄒：（苦楚的）或許。

（靜默片刻，她不哭了。忽然她掌着膀肘站起來。）

莉：你這傻瓜！你這傻瓜！

鄒：（辯駁）瑪莉！

莉：你那愚蠢的誠實，你得了他們什麼好處！或是吾！

鄒：（再垂下頭）是爲了孩子，你要知道——要她作一個賊的女兒……

莉：比作一對無賴乞丐的女兒還要不如嗎？

鄒：（屏息）吾想無論如何是不如。

莉：你願意叫她餓死？

鄒：（絕望的）吾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聽見了他走路的聲音。

莉：你怕嗎？

鄒：吾不願意把你送到監獄裏去。

莉：（哭泣）吾不久就要被送到墳墓裏去了，裝在一個施捨的棺材裏。

鄒：（突然立起）不然，吾們還是往那裏去吧！

到貧民工廠裏去？

鄒：到貧民工廠裏去？

鄒：爲什麼不呢？早晚吾們是要走這條路的。

莉：那吾們是要被分離的！

鄒：至少你同孩子可以有飯吃。

莉：那要分離吾們！吾愛你，紹甫！吾那可憐的紹甫！吾愛你！（她蹣跚向他，拿他的手。）

鄒：（他握她手，擁抱之。）你饒恕吾，爲我送回了那個錢袋。

莉：（倒她頭於鄒肩上）饒恕你？你是對的！是凍餒饑餓逼迫的吾發了狂！你是對的。

鄒：（爲強烈的感情激動，突然跳開，瑪莉退後。）吾不對！吾是一個廢物！一個罪人！一個卑鄙無恥的呆子！

莉：（驚恐的）紹甫……

鄒：吾有錢在那裏——錢在手裏——是你這樣急用的錢的價是吾唯一的愛人——吾受了創傷靈魂的安慰者！可以喂飽了孩子的錢——吾的錢——屬於吾的錢，但是吾還給他了；因爲吾這愚蠢的誠實。吾誠實有什麼好處？有什麼用？吾不過還是一個將要餓死的人！

莉：（跟隨着他，放手在他肩上。）噫……紹甫！你鬧醒了孩子！

鄒：（轉過，無精打采的注視着她，作悔後的想象。）吾們可以買衣服，可以得到一個工作，吾們或許可以離開這間地窖，吾們或者明天能出去買東西——到商店裏去——吾們能有精美的食物，溫暖的煤火……

莉：不要這樣，有什麼用？誰知道呢，亦許會降福給吾們的。你告訴警察吾們住在那裏麼？

鄒：降福！今天晚上把吾的肺血都吐淨了！吾明天一早還是跑到大街

上——從左走到右——從右走到左；在這牆角站會，在那牆角蹲會，偷查人家的臉色——看人家到商店裏去或辦公處去，都是舒適，飽煖……難道我們就這樣活下去——直到末日嗎？

莉：（站非常近鄒，幾乎是耳語。）為什麼不就現在斃？

鄒：（驚訝的望着他）末日？

莉：這世上還有我們的活路嗎？

鄒：如果我要拿了那些錢——

莉：現在太晚了。並且吾貧高興你沒有拿！是的，吾真快樂！吾們可以干干净净的到上帝面前。吾們可以告訴他吾們不曾偷盜，亦未曾做過任何他所不願意吾們做的事情；並且吾們告訴他吾們死因為人類不許吾們生存。

鄒：（戰慄）不……不！吾們要忍耐！瑪莉！不要說那話！

莉：（深慮的）你也曾想過這些嗎？

鄒：想這些？不！瑪莉，不要！已經夠傷心的了，當吾在晚上倒在牀裏想明天，這些事總要發現的。

莉：什麼？吾們這世上還有朋友？

鄒：吾可以遇見一些吾們的故知。

莉：你也不是沒有遇見過。他們一向是拒絕的！

鄒：（情感的）吾沒有作過什麼錯事呵！餓不渴；與奉餽錢。吾沒有法子想，吾只於是一個書記，不能做繁重的工作。吾的肺太軟弱！吾同旁人一樣有妻子尚小孩，而吾們最大的乞求，不過是只於允許吾們在世上活着。

莉：（辯駁）讓吾們放棄了吧，紹甫！一塊走！你可以不咳嗽的睡了。睡吧！什麼都完了！上帝會比人世慈善的！

鄒：不，瑪莉！不要……

莉：紹甫，吾不能受了！不能了！不只吾自己還有曼莉！紹甫，吾太苦惱了！當曼莉在早晨哭着喊着向吾要早點吃的時候，吾的心都要裂了。吾實在不能忍受了！親愛的紹甫！從此以後吾們不要再有早晨吧！

鄒：（完全克服）噢，瑪莉，瑪莉！

莉：這不是你的錯，親愛的。你已經盡了你的職了。——他們不給你工作不是你的錯——你已經努力奮鬥了。並且沒有男人比你對吾更好的丈夫。吾愛你，親愛的紹甫！讓吾們做吧，讓吾們尋找末日吧，並且帶着曼莉同吾們一塊。

鄒：（站起）瑪莉，明天吾要偷東西去！

莉：他們要你送到監獄裏去！再說，上帝亦要加怒於你哪！現在吾們可以到那裏去而無愧，讓吾們——親愛的紹甫……，讓吾們去——吾倦極了。

鄒：不！

莉：（悲慟的）你不嗎？

鄒：（固執的）不！吾們到貧民工廠去。

莉：你看見他們在工廠裏，是不是？

鄒：是的。

莉：你看見他們站在窗口凝視着宇宙嗎？但是他們要把你從吾懷裏搶了去！……

鄒：那亦較強於——

莉：（倔強的）吾不！紹甫。吾相信吾是你的好妻子，曼莉的好母親，吾愛你，雖然吾的一點破爛的衣服都典當空了，可是吾寧可死亦不願意去工廠而同你分離。

鄒：（高呼）不！吾一定逼他們給吾錢。如果必須死，亦不是吾的妻

子和小孩。明天吾要帶回錢和食物！明天！！（小孩哭了。鄒停止喊鬧，注視小孩。莉急趨中褲，安慰她。）

莉：哦哦…小乖乖…哦哦…還不到天亮呢，不是吃早點的時候。再睡吧，乖乖。是的，爸爸已經回來了。不，親愛的，你現在不能餓的，真的，想想那些好吃的餅干，睡吧，曼莉！乖乖，你冷嗎？（她脫下她破爛的披肩，給她圍上。）好啦，好啦，現在你不冷了，睡去！曼莉。

（哭聲息了，瑪莉撫拍着他。）

鄒：（向前撞來，一聲怪叫。）上帝！噢，給吾們面包！上帝！

（幕）

Alfred Sutro，一個英國醫生的兒子，曾經作過買辦的差事和製造事業。他到三十歲的時候才起始改行寫戲。如同“The walls of Jericho”和“The Builders of Bridges”等等，都是他的傑作。他最善於描寫，但從來不用深奧的隱晦的文辭，和不普通的事體。

在這一篇短小簡單的獨幕劇中藉一對窮苦的乞丐夫婦，用短蕪而簡潔的對話，描畫出無產階級淒涼，悲苦，子獨凍餒的生活。同時反映出聳肩闊步的資本家對無產階級的輕蔑，欺凌和壓榨。

這齣戲並不是作者的幻想，而是實生活的描繪；自然這是一齣接近人生的戲劇。在較舒適，較溫暖，較高貴的生活中安逸的過活着的吾們，應該讀一讀這齣戲，使吾們不要忘記了，在吾們所住的世界上海還有在骯髒，卑濕，幽黯——的六窟中苟活的人類！

——譯者

涵 潮

—和 泰—

風塵真可以算得 P 城的特產，『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一點也不錯。我們終日在塵土飛揚中呼吸着等待坐客，『坐車嗎？拉去吧？先生！』只要是衣服不十分襤褸的來往人，我們都照例地發問。有的抬頭看看你，似乎是想坐車，但我們拉攏近前的時候他又不言語了。有的裝作充耳不聞的樣子，簡直看也不看你一眼。我們敢怒而不敢言。夏天的時候，烈日當空，車把都炙得火熱，自頭至腳，通體流汗，衣服都可以擰出水來，灰塵雜着臭氣，一陣陣衝進你的鼻孔，氣也透不過來，但你也不得不拖着坐客捨命地飛跑。然而這還算是幸運，因為拖到地點總可以得幾張角票或幾個銅板。有時在火熱的太陽底下乾巴巴地曬了一個整天，一個人也不理你一聲，半個銅板也拿不到，晚上回到家裏，小孩子餓得亂哭亂叫，女人也千殺的萬殺的地叫罵，沒有一個會給我們一些溫和的安慰。這使得你暴怒而且殘忍，女人小孩都依次地飽以老拳。但不管你怎樣窮苦，車行的每天一角五分的車租是要繳的，遲兩天便要收掉你的車，這個生活的唯一憑據也會丟掉。生活的窘迫，使得我們脾氣異常的暴躁，車夫與車夫相打是很常見的事，一點小事都可以使我們拚命地鬧架，因為誰都想找機會發洩一下。我們一天不和人相打，老婆孩子便算遭了殃，晚上回到家裏便他拿們當作洩怒的機器，直到孩子殺豬也似地叫喊，老婆也哭嚷着救命才歇手。晚上睡覺的時候便有臭虫蚊子來和你作對，並不能因為你沒有吃飯，臭虫和蚊子便也停止了牠的工作，牠總一樣地照顧你，只要

你的皮膚裏還有着一滴熱血。冬天則無管怎樣的天寒你也不得不在街頭佇立，襤褸的舊袍因爲穿着太久了的原故，已經失掉保持體溫的效用。砭人肌骨的朔風像利刃一樣地刺入你的臉面，穿透你的胸膛。有時要偷偷地偎到某家店舖門廂的旁邊避避風，店裏的老板便立刻會走出來罵你幾聲『混蛋』趕開你，你不能得到任何人些微的同情。這時唯一的希望自然是能拖着坐客轟馳，一方可以掙得幾個角子，再則也可以借以取暖。但在這種凜冽的天氣，行人稀少，誰個理你？好容易有字幾個行人，一陣電車鈴聲便把這僅有的幾個行人也都吸收了進去。我們半天等不到一個坐客，電車却終日地載滿了坐客風馳電掣的往來飛駛。尤其電車價值的低廉，我們的黃包車價自然不得不隨着低落。偶而有一個坐客，頂少也有十幾個車夫爭奪。都試以最低的價格爭得坐客，這樣黃包車價便益發低落。你一天頂多只可以得到五六張角票，車租準定算要去一角五分，其餘僅有三四張角票，女人孩子便都要在這裏邊吃飯。你有時在街上穿行，電車絕不會爲一個車夫而停止他的行駛，稍一遲緩，車子被電撞壞了，這電車不算有罪而你自己却要吃警察幾根皮帶，黃包車行也要你賠償他的損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們沒有一個不刺骨地痛恨着電車，誰都想把電車司機生的腦蓋敲成粉碎！.....

這一天晚上，我們得到了一個秘密的通知，說是明天要打壞所有的電車。這報信人便是劉三，他是最要好的一個朋友，他比我機伶得多，也許比任何人都機伶。爲人也最好，他常常幫助我，我幾次向他借錢用，他都沒有慳吝過，也從不會向我討還。他從來不會和人撕打過，總是一副喜皮笑臉的面孔。我很喜歡他敬愛他，但我實在不能衡量他的智慧有多少，我只可以想到他是在我們這一羣車夫中是最聰明的一個。

『打破所有的電車？多麼痛快的事啊！……但我們怎麼能夠呢？』這個突然的消息，使我異常地驚訝。

『蠢貨！我們共總有幾萬人呢，以前都吃虧不能團結，我們要真正聯合起來，P城我們都可以洗掉，說什麼幾輛電車呢？』劉三帶着譏笑的口吻說。

劉三在我們的黑而污穢的房子裏吸了一枝紙烟，他告訴我們許多事情，他告訴我們有錢的人在春夏秋冬裏過着怎樣快活的生活，富人怎樣想方法把窮人弄得更窮。……

聯合，的確是最聰明的辦法，人多起來，我們什麼都不怕，我們以前只知道撕鬪相打或對做着輕鄙的鬼臉；現在才知道我們都是利害相同的兄弟，是一條戰線上的朋友。

當晚我們每人都得到一條短棒，我想到明天用短棒敲碎司機生的腦殼的情景，我心底感到一陣異乎尋常的輕快。

『記住了！明天晚七點一齊動手！』

劉三走後他這句叮囑的話還一直在我的耳中斤斤作響。

『得！得！得……得！得！得！』

更夫的刁斗聲一陣睡由遠而近，我知道時間已經三更，但依舊奮得沒有一點睡意。

『時候不早了，還不睡嗎？』妻俯首在如豆的煤油燈下替我縫補已經有了許多補綻的汗褂，聽得刁斗聲已過三更，她忍不住在催促着我了。她極溫和地說着，是我近來很少聽到的溫柔的話語。

啊！妻啊！記得我們才結婚的時候是如何地相愛呢？那時我們還在鄉下作農，每天晚飯前你總要到隴頭去接我，我們攜手回家，終日勞苦，晚上我們却有很好的安息，我們相互地安慰着，你常常使我感到幸福的快感而忘却日間的苦楚，生活的窘迫把我們逼到P市。但通

都大市，更不是窮人的樂土，有錢的人多，他們吸收錢的方法也更多，窮人却只有越窮。窘迫，困難漸漸使得我們很容易生氣，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難窘迫下來，妻和孩子也便都變成我的洩怒的機器了！我們少年時候的愛情溫慰都被『窘迫』擠走了！富人不但佔有了人間共有的財產同時也佔有了人間共有的溫柔和慈愛！我們的溫柔和慈愛是完全被『窮』埋沒了！蠢貨！你有拳頭爲什麼不對着你敵人的下巴却回來對着自己的妻子？你們也在抱怨我的殘酷吧？

我想到近來對他們的殘酷，無量的慚愧和懊悔，像有千軍萬馬在我心頭惡狠狠地踐踏。我用力擁抱着她。

我們重溫一下少年時候的舊愛！

她滿含着兩眼清淚，我在十分難受的當中感到一種將釋重負的快慰。……

次日：

我們都依舊拖好車在街頭佇立着，但誰都沒心招徠坐客，每人臉上都浮着一種興奮的紅潮，大家都希望着那時刻的到來：我們簡直不敢相信這能成事實。我們沒有任何遠大的目的，只是要發洩一下。繞城疾飛的電車依舊吸收着或吐出成羣的坐客。這奪去我們飯碗的怪物有時也會碎在我們的腳下，該是多麼痛快的事呀，也許有人說我們太殘忍了，但溫和與仁愛不是我們窮人的道義啊！什麼互助，和平，禮貌，一些美名的道德，完全被有錢的紳士們佔有了，我們用不到這些假面。我們從沒有從別人得到什麼同情憐憫和幫助，我們只從社會上得到冷臉的喝罵，饑餓，以及無情的皮帶。

震耳的鈴聲整齊地響着，電車飛馳過去的時候，司機生依然向我們作着不屑的鬼臉，我們也照樣回敬一個卑鄙的冷笑。自己腦蓋快碎的時候還向人家做着得意的鬼臉：多麼可憐的孩子啊！

劉三從街上穿過了，他一方面向我們點頭示意，一方面不停地跨着急促而興奮的大步。

時間真不容易過去，你要有什麼等待，它偏和你作對。我們渴望着那痛快的時刻的到臨而它却益發緩緩地移動，簡直比小腳婦人的步履還討厭人！.....

.....

一輪夕陽漸漸由白色而微黃而金碧，終於漫放的紅光灑遍了大地。沿馬路的電燈也發放着昏紅的光輝，時間是黃昏了。我們每個人都已經把黃包車拖回家裏，只潛攜了短棒成羣地在街頭鑽聚着。心在胸中突突地跳躍，我們都摩拳擦掌等待着一聲動員的命令。警察也有的前來問訊或驅逐，我們只向他作鬼臉不作一聲，他看着我們人多和兇兇的面色，便不敢再從腰裏解開他的皮帶。『將要發生什麼不妥當的事吧？』也許他心裏有這樣一點影響。

一陣奇怪的呼哨，十字街頭早鑽聚着數百黃包車夫。警察真聰明，早已跑得精光。風馳電掣的電車在離我們數十步的地方便早行停止了，我們追奔過去，司機生已經逃得無影無踪，這真是一件恨事！有些人已經飛奔着去追尋。

華啦！華啦！華啦！.....

一陣亂響，電車的玻窓早已被我們打得粉碎，路旁一壘一壘的預備着鋪路的磚條，都成爲我們絕好的武器，可恨堅厚的車壁我們竟打它不動，電機也都穿着厚重的鐵甲，要不是有這些重大的石塊，我們幾乎不能動它分毫。我們那有餘裕去一條條地拆謝呢？我們開始尋着別一輛電車。也還有人對着堅厚的車箱作着盡力的抨擊，意若不碎不止。劉三也在我們這一隊裏，他是我們的領袖，他指揮着我們去打別一輛。

別一輛，別一輛，……每輛的司機生都已聞風遠揚，我們只能敲擊着這一輛一輛的空車。

蕪啦！……蕪啦啦！

一陣破碎的響聲都給我們心頭一種躍動的愉快。

『打啊！打啊！盡全力地打啊！』

我們盡着自己喉嚨所能的力量呼喊，壓在胸中的積年的憤怒都隨着這喊聲吐放出來！

行人都木雞似的在店舖的廊下擁擠着，誰都不敢聲響。有時我們故意地敲碎了店門的幾塊玻璃，裏面却是死一樣地寂靜，再沒誰敢出來罵我們一聲『混蛋』。真的，誰不當心自己的腦殼呢？老板只要大膽地出來叫喚一聲，我們便立刻請他代替司機生的職務。

突……突……突……

睜着兩隻怪眼的汽車轟馳過來，弄驚着人的吼聲，還指望我們躲路，我們迎上去喝一聲『站住！』，汽車便立刻停止着了。

『上那兒去！』我們用着威喝的聲調詢問。

『上……上……上西城去。』司機的抖擻着了。

『不準去！』我們益發兇兇了。

從汽車爬出來一位裝作解事樣子的紳士。

『我到西城去有一些緊要的公事，你們各位這裏是怎麼回事？』紳士問。

『不可以去！』

『那怎麼辦呢？』

『混蛋！你從那裏出來還照樣從那裏回去！』哈哈！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喝罵一個紳士！我們大家舉着短棒以手作勢。

『是……是……是……』原來紳士們也會害怕，他顫顫抖抖地鑽

回汽車裏面。

『混帳東西！』我又狠狠地罵了一句。

他並沒敢答話。汽車回頭向着相反的方向轟馳着。劉三這回可我們從西城打到南城，又從南城打到東城，應該都有像我們一樣地去隊隊地襲包圍夫在向着六個個電車奮擊，到處都可以聽見破聲聲雜着喧囂的喊聲。的確，誰不想痛痛快快地發洩一下呢？

轉過一輛又走一輛，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毀壞了多少輛電車，我自己打得滿身是汗，差不多像從水裏才搭出來的水瓜。聽說只打壞兩三個司機生，可惜一個也不會揮到我們手裏。街上的行人漸漸地稀少了，我們依舊東西轟馳着打，誰都不知道應當到什麼時候停止。

我們這羣烏合之衆的領袖劉三這回並不時時跟住我們，他常常跑來跑去地串連着去些消息。

血濺剎車忽然聽見一陣刺耳的呼哨，我們都漸漸地停止了發聲注視着他，等待他的新命令。

黑漆漆我們已經打完所有的電車，聽說「黑漆漆」部已經派軍隊來剿捕，我們的武器——木短棒，自然敵不住他們的機關槍。大家立刻紛紛出逃避為星。越快越好！

狄……狄……狄……打……打……

我們已經聽見號角聲，我們開始在驚惶養了。

忽然一排軍隊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了，刀光與燈光掩映，耀人眼目，拖鎗作勢，和臨大敵。我們便立刻擁退下乘。

吧！吧！……吧！……

去對鎗聲響，機關槍已經在與鎗掃射中我們掙命地鑽竄，互相踐踏着，我們已經顧不得許多。我們很想衝擊回去，但我們唯一的武器是木短棒啊！怎能和機關槍抵敵呢？

『分頭向各個胡同裏逃避啊？』劉三力竭聲嘶地叫喊着。

這提醒了我們，是的，兵士當然不像我們道路的純熟，胡同曲折也可以避着機關鎗的射擊，這樣我們可以很容易地逃回家裏去。我們開始分向各方面的小胡同裏奔避，劉三却和我一路。我們急促地穿着一盞燈光也沒有的小巷，我已迷惘至迷失了方向，我只跟蹤着劉三走一步深一脚。淺一脚。

轟擊的聲漸漸的遙遠而模糊了，我們的脚步也漸漸地放慢下來，我們已經拋棄了我們的武器。

『喂，怎麼樣？』劉三迂緩地問我。

『好啊！』只有興奮，我並不會感到多少恐懼。

『好啊！』玩命玩！劉三的話語中夾着一些非惡意的冷笑。

我們已經不知道繞了多少灣子走了多少路程，在許願小巷的盡頭處劉三踏進了卅家烏黑的小門，我一點也看不清楚什麼，只好意識地跟蹤着他走進去，我想這大概就是他的住家。

劉三摸索着火柴，點起一隻微光如豆的油燈，現出與所四壁漆黑的污穢屋間裏的家具很簡單——木板床，矮櫃，小棹子，洋鐵鍋，……毫無秩序地陳列着。他自謀自吃，並沒家小的帶累，這使我很羨慕地。

『可惜我們這一隊連一個司機生或售票員也沒有碰到！』我喘着氣說。

『你在我這裏住一夜好了。』他沒回答我的問話却反問着我。

『好的。』我答應了他。

當我舉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並且失迷了方向的我，已經是無法走得開去。

他把牀鋪讓我，他自己只裹着一條破舊的氈子在地下去睡。蘇娜度

興奮並且過於使用氣力之後，我們都感着異常地疲乏，誰也不願意多說話，我們都在滿足的愉快中睡着了。我胸口似乎解除了一件歷年的積壓，所有一切可以使我的腦神經脹痛的問題都在滿足的快感中逃走了。我第一次知道睡眠的愉快和甜蜜。

次晨：

得！得！得！……

一陣敲門的聲音把我們從睡夢中驚醒了。劉三披着衣服跑了出去，我也起身整理着衣服。隨着劉三撞進來幾個警察。

『您有什麼事？』劉三和顏悅色地問。

『你還在做夢嗎？』巡警用着威嚇的聲音說。

『是的，我剛才睡醒呢。』劉三向巡警調皮。

『混蛋！』巡警老爺益發利害起來了。

『混蛋』昨天晚上我不是正用着這樣地話語喝罵一個紳士嗎？現在我們還依舊是個車夫啊！『車夫』下賤的東西，誰都可以這樣地喝罵你！我們的武力那裏去了？我們的羣衆那裏去了？……

『昨天夜裏你們究竟打過多少電車，要請你到公安局去說明一下，我知道你們完全是被動的，這裏邊只有少數的××黨在指揮着，不過總須要你們到公安局去說明一下，決不加害你們。』一個巡長和氣地說。

『什麼？打電車？先生誠心在和我開玩笑吧！不瞞先生說，我昨天晚上整和這位朋友打了一夜牌紐。』劉三一面說着一面從被頭底下拉出來一袋子牌紐指示着。真是機伶鬼！

『哼！還賭博！壞蛋！』巡長冷笑着和週圍巡視，當然他不會找到什麼痕跡，短棒是早弄丟了。

他們並沒有詳細追究，賭博在平時頂少也要吃幾根皮帶，但在這

轟動全市的大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便顧不得許多了。

劉三送他們出去之後回頭向我冷笑着說：『看看誰混蛋？』我也不禁笑了。

後來聽說鎗斃了十幾個人，但我們却輕輕地避過了這涵潮。

1931, 9, 10, 重寫於燕大適齋

註：『牌紐』是北方的一種特別賭具，以竹爲之，刻有數目點畫，以數目多者爲負，下級社會多有之。

教 堂

漱

看；那屋尖聳立着
 半空的高樓——
 黑衣的獄囚，羣衆
 在歡笑，在夢寐。

黃銅的門是監牢的鐵柱，
 上帝的會嚴束死了獄囚的心。
 死灰色的牆，憑在憑吊，
 那些心已麻木的愚者！

聽那一聲聲的晚禱呼聲
 是失望的嘆息，是祈禱的輕音
 鐘是在緩緩，連續的敲！
 那一下不敲碎了祈禱者的心！

于大風天主堂

張資平戀愛小說概觀 (續)

黃煥文

他的小說的內容，若是把它仔細研究起來，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值得我們注意的。現在試把它的中間幾點重要的意思，特別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點，就是他寫小說是正當五四運動初期。其時男女青年，雖被解放出來，可是殘餘的封建思想，仍舊是在支配着他們。所以有此時代背景的關係，反映到他的文學上，變成一種專門描寫「殘餘的封建思想的小資產階級的人物」的文學。這是在他的小說中，隨處都可以看出，尤其是男主人公比女主人公要懦弱得多。常常是女性爲主動的，逼着男性進行。最顯著的例：長篇小說，如苔莉裏的克敏；短篇小說，如歡喜陀與馬桶裏的阿漢，性的屈服者裏的吉軒，梅蘭之春裏的叔父，雙曲線與漸近線裏的均松，和最後的幸福裏的黃廣助等，這都是一批最足代表男性卑怯的人物，受着宗法社會一切的束縛而不能掙扎擺脫。女性中雖亦有卑怯者，如最後的幸福裏的阿英，但是這總是很少發現的。百十個中還找不着一兩個人出來，結果總是女性要比男性勇敢的多。如公債委員裏的阿歡，晒蘇灘畔的月夜裏的女主人，不平衡的偶力裏的汪夫人，蔻拉梭裏的靜嫻，密約裏的「她」，歡喜陀與馬桶裏的昭筠，這都是婦女解放運動時期中最足代表的人物。

○此是他的小說內容，仍含有一種殘餘的封建思想的成分在內。

第二點，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他的思想仍舊是頑固的。專門偏重於解決性慾的問題。假使有一男子發現了他的愛人不是一個處女

，那麼這樣，就要減少他對於他的愛人的戀愛，同時女性亦要對男性表示一種懺悔，恨沒有把處女之寶留給與他。像這樣一類的意思在他的小說中，所佔的成分很多。最好的幾個顯明的例，如：

『她已經替人生了女兒的了，看破些吧！縱令自己所希望的能夠收效，也已遲了，她沒有原來的價值了。』（不平衡的偶力）

『不能窺破她的最內部的秘密！不能享有她的處女之美！這是我生涯中第一個失敗，也是第一種精神的痛苦！』他想到這一點，恨起他的丈夫來了。

『他奪了我的情人！他替我享有她的真美！他叫我的情人替他生了十個女孩兒！——他雖不認識她的丈夫，但他的憤恨還是集積到她的丈夫身上去。』（不平衡的偶力）

『他就他從前所知的處女時代的馨兒和眼前的她比較，覺得處女時代的馨兒，完全是他平日所幻想的天仙，塵世上決沒有這樣美好的女子。這是他意料中事——馨兒完全失掉了她的處女美，是他意料中的事。他最傷心的，也是她失掉了他的處女美這件事。』（性的屈服者）

『我要求你給我的是你的處女之寶！你這身體是屬給我的了。我決不讓我以外的男人享有你的處女之寶！』（飛絮）

『一恨你，真恨你！他拚命的毆。毆了後又和她親吻。』

『一恨我什麼事？她流着淚問。』

『一恨你不是個處女了！』

『一她——她聽見了這一句，臉色灰暗的凝視他。她像受了不少的驚恐。她像聽見他給她一個比死刑還要殘酷的一種宣告。』

『——你的處女美怎樣先給他奪去了呢？他再恨恨的騎在她身上亂搥她的臀部 and 痛捏她的腿。』

『一對不住你了！真的對不住你了！要我做什麼事我都可以替你做！你的任何種的要求我都可以容納。祇有這一件是我無力挽回的。望你恕了我吧。』苦莉痛哭起來了。

『祇要你是個處女時，就拒絕我的要求，我也還是愛你的。他望着她的憔悴的姿態愈想加以蹂躪。』（苦莉）

『我今天才知道處女的真價！我今天才知道處女是個寶貴的東西！失掉了處女的特徵的女人是不值錢的了！』性的屈服者。這都是他對於戀愛的一種認識，以為僅僅的兩性發生了肉的關係的，還不能算是達到了目的，必定要享有處女之寶，然後才算是真正達到了目的，解決了性慾的問題。像這一類的思想，在他的小說中，真可謂之滿篇累牘；現在不過大概舉出幾個例子出來罷了。由此可見他對於女性的賞鑒和判斷。

第三點，他特別賣力之處，也即是他的戀愛小說一種普遍性所在的地方。什麼叫做普遍性呢？就是他寫小說，每篇的結果，不是戀愛沒有成功，（如聖誕節前夜雙曲線與漸近線）就是成功了後復遭失敗。（如公債委員梅嶺之春等）很少有寫兩性的戀愛最後達到了完滿的目的。即是有達到了目的，也須中間經過了多少的週折，好像作者專門存了一種挑撥的意思在中，不讓他們有了圓滿的結果。所以特地寫的非常熱鬧，（如飛絮）沒有一下戀愛就成了事的。使人看到好笑。像這一種所謂戀愛，純為通俗的客觀的描寫，除了一種破壞性外，好像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寫得使人生動，這也未免筆法太呆板了。把男女兩性的生活描寫過於可憐！終沒有給人生一種的安慰！

第四點，他的小說還有一點最易使人注意的地方，即是兩性方面都有一種厭故喜新的態度。男性既然如此，而女性亦是一樣。當兩性未曾接觸以先，不知感覺到異性的皮肉有多麼的溫柔和香氣，身體面

親有多麼可敬愛的地方！時時刻刻總欲得一嘗個滋味，方以為快。誰知道剛一接觸，就如陰陽電成了中和，兩性的吸力，完全失掉。又重新再含蓄着吸力向第三者進攻。照這樣的一種戀愛，你來你好，他來他好，接觸一個，丟開一個，始終沒有一個鐘情到底的人，這簡直是一種淫亂的現象，何能談得上純潔的戀愛。最顯着的例，如最後的幸福的阿葉，她即是一個厭故喜新的代表。這是他的戀愛小說，最易使人感覺到犯了一種「無情」的毛病。

還有一點，雖是於他描寫戀愛無關係，但亦不能不說於他的思想上就一點沒有影響。這個就是他的一種宗教觀念。在他的全部小說中，隨處都可以找得出來這一種的色彩。所以有人批評他的創作說他與張資平的小說，是反抗基督教的一種怪物。可是我對於這種批評始終不敢有所贊同。我的意思，也是如錢杏邨先生批評的一樣。就我們把他的創作拿來一看，暴露基督教的罪惡的地方，固然是很多；如沖積期化石愛之進點梅嶺之春。但是順着基督教的思想而表示他的意思的地方，亦復不少。如公儀委員約檀河之水雙曲線與漸近線。不獨是如此，並且進一步他並與基督教握手，絕端贊成基督教是一種純粹的宗教。如：

「是的，我來說句公道話吧。反對偽善的教徒是應該的。反對宗教本身就不好了。反對基督教那種宗教更不必，因為我們中國還有比基督教更壞的宗教呢。我們若反對宗教，非先排除自己國中的更壞的宗教不可。你有不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他們有信仰的自由。你不該侵犯他們的信仰的自由！我覺得基督教的教義在各種宗教中，總算是比較純正的，比較好的。我們喜歡讀托爾斯泰和陀斯采夫等文豪的作品的人，就不該反對基督教。」

(錢杏邨)

由此數點看來，張資平先生他既不是純粹反對基督教的人，又不是純粹贊成基督教的人。不過我想或許因他自己本身親自受過基督教的洗禮，或從教會學校裏出來的，腦筋中深印了一種宗教的觀念；所以當捉筆的時候，隨便無定見的寫了些出來，不是站在那一地位而說話的。

上面所說的，是指內容方面而言，現在再就他的作法方面去討論：

他的作法，也同他的內容一樣，每篇描寫的方法，都是相同。看過了他的小說的人，以後讀到了他的小說，不看著者姓名，就會知道是他寫的。

他的描寫的方法，大概不外乎起首先述結果，然後再轉回頭說到以前的事情，一直挨着次序慢慢地直說下去。如約檀河之水愛的焦點梅嶺之春聖誕節前夜……等，都是從最後面倒叙到前面。也有不是這樣寫法的，就是先把這篇一件重要的事，先叙出來，然後再轉回來逐漸地慢慢解釋下去。如雙曲線與漸近線不平衡的偶力……等，都是這樣的寫法。全篇的筆法固然是這樣倒寫，就是每篇的中間，亦是常常用的補叙和夾叙的方法。很少一件事從頭到尾直叙出來。如寇拉梭的第四節到第六節，與最後的幸福三十頁到三二頁，一一二頁到一二二頁，都是用的補叙的筆法。如沖積期化石，約伯之淚，最後的幸福一五〇——一五二頁，都是用的夾叙的筆法。當然還有不少的地方與此同類，可是也不便把它統統舉出；祇好稍微指出幾個地方，使好明白他的作法大概的情形。

我們再注意他的字句一下，復發現他的用筆，喜用重疊字句。譬如一件事體，他不直述出來，要把它分作幾小段，用許多的同一樣的口氣陪襯起來，而來一樣一樣地說下去。現在從他的兩本書中舉出幾

個例子出來一看，就可以知道他是慣用這樣寫法的。如素描種種裏的七五頁的『H對她說，他能夠洗去她從前一切底恥辱。他又對她說，她能夠安慰她將來的悲寂。他又對她說，她能夠帶她回她亡父底故鄉去。他又對她說，他能像帶她離開日本列島一樣的，帶她離開她現在所處的精神底悲境。』同一書中的一〇七頁，『他對綾英說，像這樣的狀態——像兩個猴子打架，彼此不放手。在山頂上滾來滾去。終久要滾進山溪裏面去的狀態，他在日本住實在了日。他又對綾雲說，不如讓他回國去，去看看機會，也得看風駛船活動活動。他又對綾雲說……他又對綾雲說……他又對綾雲說……他又對綾雲說……』同是一個人說的話，連用上了許多的「他又對她說」，和「他又對綾雲說」的話來。又如在沖積期化石一書中，亦可以找出不少的例。如一〇六頁，『她漸漸由女兒口裏，曉得知縣老爺的確是嫡親哥哥，不過知縣的太太，不是女兒的嫡親姊姊旁……她又由女兒口裏，曉得知縣老爺的新府雖然寬大，她的女兒祇住一棟的一列房子裏大的一間……她又由女兒口裏……他又由女兒口裏……』同一書中一七六頁，『天厂來信說，他不是以抱孫之望阻鶴鳴的學業；也不是以兒媳承歡的俗見望鶴鳴早婚。天厂信裏又說，他雖不望鶴鳴早婚，但他望他能夠及身見鶴鳴定婚。天厂信裏又說……天厂信裏又說……天厂信裏又說……天厂信裏又說……天厂信裏又說……』又同一書中的一八四頁的『她對我說，她曾在東京住了三個月。她又對我說，她在電車裏，許多年輕的男子跑到她身邊，暗中摸索她的臂腕。她又對我說……她又對我說……』又同一書中的一九一頁，『他寂寞到極點了。他想覓一個能夠安慰他的人，能夠看護他的人，能夠勉勵他的人，能夠收藏他的靈魂的人。他願把曾經他母親愛撫過的，曾經他父親教養過的，曾經他數年來煅練着的身體付託這個人。』同是一個原人說的話，和同一件心裡

所做的事，用上了許多的「她又由女兒口裏」，「天厂信裏又說」，「她又對我說」，「能夠」，與「曾經」的話出來，由此可見他寫小說，總是一種老筆調。初看到一兩次，還覺得用筆靈敏，及看到了每篇都是一樣，未免不要令人嘔吐起來。這是我對於他的用筆的地方，不能不有一種的反感。

他的描寫與用筆的方法，雖然是如上面所說的這樣的單調，但是這雖是他的劣點，又就是他的優點。因為他能這樣曲折的將意思寫出，和不斷的表情，二者實在可以令人看到生趣。初讀他的小說的人，真不覺得有什麼呆板的地方，和什麼重複的字句。

自一九二八年以後，張資平先生是轉變了他的方向，去朝着那革命的一條路走。前後數年來所寫出來的作品，長篇如長途柘榴花青春愛力圈外靡爛跳躍的人們，短篇如在上海寒夜，都是充滿着表現一肚子裏的怨憤，時時在暴露社會上種種的黑暗，而表同情於被壓迫階級的。可是現當轉變之時，不獨沒有很長的時期的訓練，不能有很好的作品出現，並且因思想之錯誤，走入歧途，失掉藝術上一種真美，這不能我不為他歎息的。所以我希望張先生以後仍舊本着原來的精神和態度，努力前進，創造一種新的和美的文學，於藝術上另闢一境界，使中國文學前途，不致長久再這樣的烏烟瘴氣下去，這是我對於他的希望，亦即是我對於中國交壇上將來的一種新希望。

十九，五，十三，初稿。

十九，十二，二十，改作。

青年的進行曲

赫 赫 譯

偉大的公社，光明的火燄！
勞動者點燃，照耀世界；
這火燄在我們青年的胸中，
也爆發了烈火燦爛。
對前輩的偉大英雄，
無產階級生活的創造者，
和帶來光明的戰士——
都給以兄弟的禮贊！

在老年人是風暴，在我們——
漫漫長夜後的光明；
我們是工人和農民的青年，
前進，前進，前進，前進，前進！

當我們和着他們共同
高唱壯雄的勝利歌聲，
我們要從疲乏顫抖的手中，
取過紅旗傲然高擎；
現在可毫不猶豫驚恐，
堅決地進行澈底的鬥爭。
哈，描在我們的胸中，

是青年的生活，前程！

在老年人是風暴，在我們——
 漫漫長夜後的光明，
 我們是工人和農民的青年，
 前進，前進，前進，前進，前進！

——蘇聯之聲。

寄給 Ketsue

集 紅

啊，Ketsue，別了，永別了！
 我將拋棄了我的幻想，
 我將委身於奔流的江水，
 但終不能再迴視我的創傷！

忘了呀，這黯暗的征程，
 死了呀，這灼人的青春！
 我的靈魂將如飛沙般散進，
 我的軀骸，將如泥土般消崩！

Ketsue，當你面着豐林，
 看着飛舞的青燐，
 你切莫再記憶起我呀，
 我懺悔的眼淚正如黃葉般飛零！

Ketsue，你明白，落葉一般的生命，
一切的一切，都給我無謂的戲逗，
但是呀，親愛的，夢一般的前途，
也散滅了，消殞了，我已到了盡頭！

Ketsue，永遠地忘了我吧，
我將永遠地和你分離，
請你忘了吧，忘了吧，
我不過是流水上的枯葉一隻！

Ketsue，我感謝你的厚情，
教我，規我，慰我以熱誠，
但是現在我，我不再見你了，
愛的，我真無限地感激你的深恩！

就在今晚，親愛的，嚴冷，
黑暗，恐怖了大地的時分
這時我將解放我的靈魂！
呵，愛！你要繼續未竟事業努力前進！

Ketsue，永遠的分袂了，
分離了，不再見的分別，
但是記住，忘了我呀！
別使晶瑩的眼淚空滴！

1930，4，20在西牢死前。

滬游雜詩

(一)

屏黛

錢君靜園招飲於海上貴妃廳，慧綺明綺兩君在座，高論無忌，觥籌盡懽，宴罷相偕入大光明院，賞西樂大會，聆之神往，見之頤解！歸途，馭寒送兩君返曉莎渡路，慧君固稱明晨將之虎邱，赴「人月雙圓」佳會；予乃與靜園踟躕回寓，壁鐘敲滿，客懷愀然！把筆拈吟，聊以自遣，

歌管聞今夕，雙珠照綺筵，寒風吹客恨，海月妬人圓！別意猶堪惜，幽懷各自妍；貴妃空寂寞，天上更何年！
况此蒼涼日，風光不自持！拚開一樽酒，商略百篇詩；燿燿華燈永，瑤瑤寶瑟悲，寒宵苦言別，翹首望天涯。

嘉平月既望，慧君因約余懽晤於海上雪園，匆卒由蘇遄返，遽染小嗽！未由踐盟；寒夜聞之，孤懷彌苦！作此負荆。

萍踪此日仍爲累，仍譴詩人抱病回；踏遍梁園三百轉，雪花從此不須開。

華繁寂坐夜如年，風送閑愁短鬢前；脈脈此情何着處，海潮初退月初圓。

漫漫風雪苦相催，眼底流光去復來，碧海青天猶夜夜，百年心事獨遲回。

悔向塵寰交莫逆，文園同病孰堪憐；（慧君夙患頭暈，余生平亦最苦頭疾，亂世勞人，彌增悵嘆！）照峯花外勞回首，熱淚枯腸忍自煎！

湖濱詩稿

還

隋堤柳

中有詩情霸氣兼。波光澹澹影纖纖。枯條似歷風霜劫。嫩葉曾經雨露霑。春色不隨亡國盡。遠山猶把黛痕添。行人甯問當年事。只覓臨河舊酒帘。

過項王墓

百二河山次第收。江東霸業竟悠悠。頭顱寧止千金價。魂魄空留萬古愁。昔日自云山可拔。只今惟有水長流。中原逐鹿終何補。蓋世英雄賸一邱。

黃 葉

白雲深處北山陲。不向西風戀一枝。轉眼翠微已搖落。滿林綠意嘆離披。新霜古木前朝寺。孤壁寒燈獨夜詩。髡盡桑條枯盡柳。猶餘佳色在東籬。

已 涼

旅雁背斜暉。秋風入翠幃。野虫和月語。園葉帶霜飛。烟外蘆花白。籬旁豆莢肥。菡聲驚處處。萬戶急寒衣。

—本刊價目—

零售	每期	大洋二角五	郵費二分五
半年	四期	一元	郵費一角
全年	八期	二元	郵費二角

—廣告刊例—

等次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封底外面	二十元	十元	五元
優等	封底裏面	十元	五元	三元
普通	本文前後	五元	三元	

燕京月刊第八卷第三期

出版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編輯者 北平燕京大學學生會月刊部

發行者 北平燕京大學學生會月刊部

代售者 北平各大書店

印刷者 北平東亞印書局燈市口二號